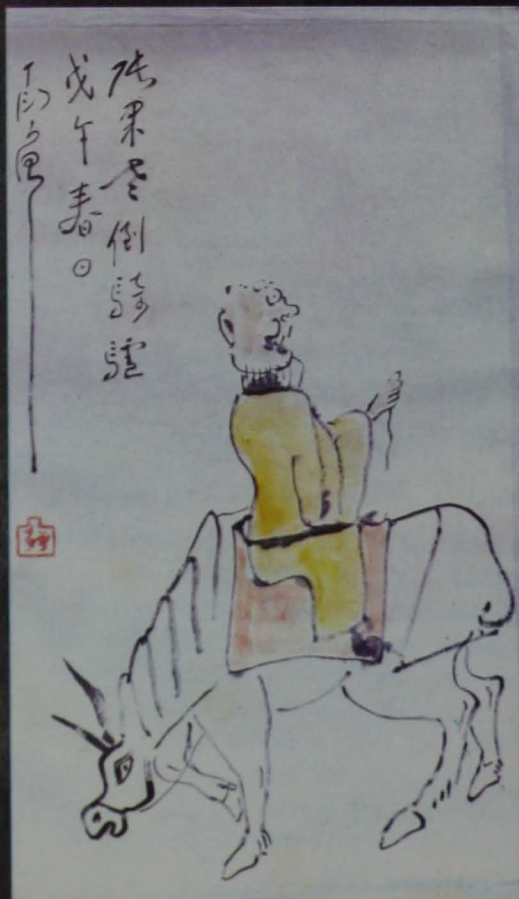


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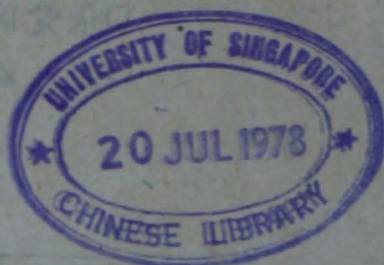


月號 305 期

bulanan chao foon julai 1978 kdn 0119/78 issn 0126-6608 \$1.00 senaskah

5201.53
3600

146198



蕉風月刊 305期 ● 一九七八年七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19/78 ISSN 0126-6608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o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375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8033

Ipe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el: 4660

\$1.00 senaskah 定價一元

編輯人 □ 悄 凌

□ 張愛倫

□ 沙 禽

封面

小黑專題

(丁衍庸水墨畫)

0

編輯室

論小黑的小說及其中心人物

小黑談小說

誤

22 11 04

小 葉 潘友來
黑 嘯 來

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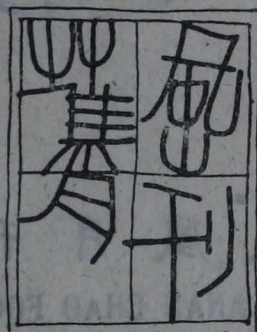
山鳥·鼠鹿·鱷魚

他的某一個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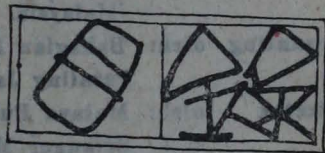
棕色世界

44 34 31

因 寧 張
摩 牧 瑞
兒 星



305 期



小黑菊小說集

當期小說評析

進香 58
食海的人 60
謝荒
夏麗赫 64
商晚筠
清漠

評「夏麗赫」

108
柳非卿

評介

文化沒落的餘音

112
游亞阜

翻譯

秘密奇蹟

38
凌高譯

風聲

118
編輯室

風訊

119
編輯室

潘友來

小黑談小說

蕉風
305期
1978
7

■創作畢竟是一條寂寞的路

小黑寫小說，獨樹一格，令人叫好。他說其實不敢接受這次專訪，是硬頂下來的。他更說自己不是舉足輕重的人，那更好，我們可以談得更自然。

緊急法令頒佈後的第三年，即一九五一年，小黑出生於吉打州的巴東色海，是家中長子。十六歲時，由於父親生意失敗的打擊，畸形的早熟在無意間包圍着他。甚至到今天，嚴峻的父親和善溺的祖母在小黑身上留着深刻的痕跡。

小黑清楚告訴我第一本自己買的書是徐速的「櫻子姑娘」。他一度沉溺於五四文學的古典通俗小說。一九六七年和新創刊的「純文學月刊」接觸以後，終於跳出那圈子走進現代，和「蕉風」呢，則是十四年的老友記了。

小黑說開始認真寫作是在完顏藉先生主編南洋商報的文藝版時，他感激完顏藉，雖然至今不相識。完顏藉曾經是一位最特出的編者，小黑說。

□：您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開始去寫第一篇小說的？當時是爲着要寫小說而構思，還是先有了某種內在激情，想以小說來表達它？

■：我想我的第一篇真正含有小說素質的作品應該是發表在一九七〇年九月號蕉風的「黑」。那時



候還在雙溪大年唸書。每個星期我回家的路上都要經過一幢園坵經理的漂亮洋樓。洋樓前面有一大片如茵的綠草也引起了我很多的聯想。那時我實在沉迷於創作，你知道，那種年齡充滿的盡是激情。我常想在這樣的一座洋樓裏，設使只有夫妻兩人，那種生活會多麼單調枯寂？那種洋樓遠處郊外，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而我們又習慣了文明，享盡文明，突然有一天電流中斷了，又會是怎樣紛亂呢？我是指心理上的。所以我寫下「黑」。黑也許是我喜愛的顏色吧。

□：是否這以後的創作都在這種情形下完成？

■：是的，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有一個意念要傳達才寫小說。

□：（小黑寫了不短時期的散文，可以這麼說——小黑是寫散文起家的。）個人覺得，您的初期小說帶有散文的影子。是不是您在散文不能滿足您的要求下才改寫小說的？

■：是的，除了你提起的「不能滿足自己」的原因以外，我的興趣慢慢轉向小說也因為我覺得散文已有很多人在寫，小說則不然，而且我以為小說比較能讓我表現自己。

□：你能舉例一兩篇在散文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下而改寫成小說的創作嗎？

■：七六年的「走江湖的夏老頭」和「畸形的菊花」都是，刊在商報。

□：對於寫小說，是否有給自己訂下一個「準繩」？

■：嗯——請問你「準繩」的意思是——？雖然多數朋友都說看不出我小說情節、人物的刻意安排，事實上我對我每一篇小說的要求都很高，所以常常為了一篇小說的細微情節符合情理與否而苦惱。多數時候都費了很多個晚上才不情不願的寫下來。所以我到今天也沒有一篇真正自己喜歡的小說。

□：家和親人是最容易影響一個寫作者的用情的。您是否也同樣受着這種感情筆尖的影響？我是指在題材的選擇和人物刻劃上。

■：我同意你的話。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有我溫文儒雅，但是經常受生意失敗打擊的父親和善溺子孫的祖母的影響。事實上我有些小說裏的片段皆是得自父親和祖母近乎傳奇的遭遇。

□：在那幾篇小說的人物有着他們的影子？

■：比如「父親」，刊在蕉風。還有「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墓」、「跳躍，還是在軌迹中」（學報）。

□：對這種「寫了出來」的情形，您對它會有什麼感受？會否多一層偏愛？

：覺得似乎是交代了些什麼，發表的時候會喜愛，但是，過了一些日子也就淡然了。人畢竟是要向前走的。

□：對於這種「流露」，有何看法？

：其實，這種流露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有極深的感受，才有那種要寫的衝動。不過，這究竟是不恰當的寫法。

□：您是否覺得寫作者的遭遇，在在影響着他的作品，甚至「創作慾」？

：唔——也許。我的每一篇作品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遭遇。

□：有人說，一個生活環境不好，或者一直處在失意貧困下的寫作者，就更能寫出好作品。您對這種說法有何意見？

：這也不見得。如果一個人窮得連兩餐都沒有辦法解決，連蚊子蒼蠅都沒有氣力趕走，還能夠寫出作品嗎？更不用說好作品了。然而，失意貧困到底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說法，有人三餐不缺却依然喊窮那也沒話好說。我覺得要緊的還是對名利心境要淡泊。

□：一個環境不好的寫作者，一旦生活改善了便放棄創作，這種情形我們看到不少。您對於這種事的看法如何？

：一個對文學創作真正有心的人，寫作環境的改善只有更方便於他的創作。要是說一個寫作者的生活環境改善，寫作的興趣便銳減，我以為那種興趣事實上不是叫興趣，只是一時的迷惑。若真的如此，還是趁早覺醒的好。創作畢竟是一條寂寞的路。

□：一位寫作者的成就，和他在求學時期和文學方面的接觸，是否有着極大關聯？

：一般上來說，是的。

□：談談您在求學過程中，對你寫小說所有的影響。

：我寫小說純粹是靠自己的摸索。有一陣子——初中的時候——我很喜歡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我早期的作品就多少有他們的影子存在。尤其是在文字訓練方面，獲益不少。年紀一大，看的書當然比較雜。

□：你的小說，取材偏重於「兩代間」，可有什麼特別用意？

：是嗎？我本身就活在三代之間，一定會有多少的感觸。用意倒沒有，只是一種激情下的作品，特別是寫我媽媽的。因為我媽媽英年早逝，留給我很多懷念。

□：能否舉例幾篇說明上述情形？或者談談您所表達的。

■：就拿「父親」裏的父親和我來說，文中的我是整天在奔波的的士司機，一天難得有停歇下來的時候。這是現代文明中一個繁忙又疲憊之人物。雖然和中國的親戚有血緣關係，但是他的根還是紮在這裏。父親則不全。父親和大伯有一條臍帶連在一起。所以父親一直想回鄉省親。對於他的故鄉他有着不可磨滅的懷念。只有在大伯死後，父親才能夠下定決心不再回去。文中的孫子會講 *meta*——警察，表示他和他的祖父甚至叔父又有另一層不同。

□：三代之間，到底是隔了不短時間，時間和背景都不同。

再來說談您小說中的男角。我們發現他（男主角）常是一個在面對傳統或道德觀念下的悲憫人物。相信這點是您有意安排的，能否針對這點談談？

■：你、我、他都是道德傳統下的孩子，大家都劇烈想突破這張網。究竟誰有這個能耐？而且我想人勞碌碌一生，到頭來只是一杯黃土一把白骨，你說是不是值得憐憫？我憐憫自己所以也憐憫我的小說人物。

□：您的小說人物不少以你、我、他來寫，您是否有意提醒讀者這個人物可能就是您，可能就是您，可能就是他？

■：是的，依你看我的小說人物是不是可能就是您、我或他呢？哈哈。

□：您的小說多少藏有自己的影子，是嗎？

■：是的。

□：那您是在一種不自覺——潛意識——的流入小說人物裏面，還是刻意這樣作的呢？

■：我想是刻意的，因為我只有在最清醒的一刻才寫作。比如說「困」，爲了加強夢魘的氣氛，我會經提起吳森和父親慘淡的生意，那些蠕動的蟲原是我自己的經驗。

□：但是我們知道，小說寫作者能抽身事外，清醒地，並且避免對小說人物的「正面攻擊」才算最成功。在這種情形下，您可有擺脫個人的影子？

■：我最近的幾篇小說都有這種嘗試。

□：您會不會很注重小說人物的刻劃？

■：會。

□：爲什麼？

□：事實上小說寫的就是環繞着人的事。有時候爲了突出那個主角人物的性格，就連他的姓名也是小心選擇的。

□：您寫小說，對小說的語言要求怎樣？

□：每一個小說人物都有他扮演的角色，語言當然要符合他的身份。小說人物取材自生活，但不是生活中人物的翻版，他們的語言是作者淨化後的貼切語言。

□：在您處理小說人物的「命運」時，您通常根據那幾點來「判決」他？

□：我想應該說，在我未寫下他們的命運時，我已經判決他們了，有時是根據情節的和諧發展需要。有時則依人物性格的必然趨勢。好像說「謀之外」本來處決那個女主角，後來反而是男主角。因爲我覺得處決男主角的話，會更增加小說的悲劇性。

□：您早期小說少有刻意安排的高潮情節，這與一般小說大不相同，您個人對這種表現手法是否有偏愛？

□：那種風格是我當時的偏好。

□：有原因使您選擇這種寫法吧？

□：當時我有一種創新的企圖。不過，近來又想嘗試比較傳統的寫法。我覺得能够多方面的嘗試是比較有意義的，所以並不想給自己製造一個囹圄。

□：您認爲目前自己的這個改變，會一直保持下去嗎？

□：人總是會變的，你說是不是？

□：從過去到現在的小說，希望您能舉出幾篇比較喜愛的來談談。

□：我每一篇都喜愛，那是在剛剛發表的時候。不過，過了一陣子之後，我每一篇都覺得不滿意。如果真的要舉例的話，我想在蕉風上發表過的作品中最初喜歡的是前面提到的「黑」。它是第一篇有小說模型的小說，所以鍾愛，而且「黑」多少展示我以後的路。還有就是「老人」，那時悄悄讓我在學報的四人專欄佔有一欄，所以寫了一陣子的短小說。

□：爲什麼對它喜愛？

□：我喜愛「老人」，因爲它是我的另一種風貌。另外較喜愛的是近期的創作，因爲我慶幸自己終

於進入另外一個階段了。

□：您覺得寫小說能從中得到什麼嗎？

■：能够得到的就在創作的過程中，寫的時候雖然辛苦，究竟是一種滿足。尤其是看見自己從一個階段走出來又走入另一個階段。一步一步的邁向自己的理想典型。

□：您寫小說可抱有一定的目的？例如灌輸或傳達某種思想或意識什麼的？

■：你大概不是說「載道」這回事吧？這是我最近討厭的。我只希望在傳達一句話的全時也能够娛樂我自己。我不會畫畫也不解彫塑，只好在文學上找尋藝術。不過，這終究是一種費心神的事。

□：您現職教員，是否對寫作環境和題材的發掘有幫助？

■：現在教員的待遇已改善許多，要寫作，時間和環境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在發掘題材方面有待自己的努力視察。你知道，我們接觸的是純潔的孩子，繁複的社會還在校園之外。而小說正該有其繁複面。

□：在所閱讀的文學書籍中，您曾否強烈地受過任何一位作家的影響？

■：我相信沒有，你說呢？我覺得就算是一位成功的作者，有長處也一定有短處，這是免不了的，也就犯不着心甘情願地接受他的影響了。正如大家知道的，影子下的生活始終是蒼白的，何不走自己的路呢？可能這也是我的悲哀吧。

□：對於本地小說，您是否非常要求它具有本地色彩，達到本國的「時空背景」？

■：是的。如果稍為觀察，從我們的先輩離鄉背井來到這一片異土，披荆斬棘歷盡千辛萬苦才在這裏建立起家園開始，我們的生活裏原來就充滿很濃厚的地方色彩，能够把這些色彩溶入小說中，也是一件很獨特的事。

□：您本身在這方面的努力成績如何？

■：你說呢？哈哈。

□：對於本地小說作者，您認為是否應該負起什麼使命？

■：在我來說，小說原是一種藝術，透過作者的眼光記載了一個地方一個時代的風貌，但是不應該也不能夠告訴我們該有什麼樣的變遷。

□：在結束我們這段訪談之前我想知道您對馬華文壇，在小說方面的地位和表現，有什麼看法？
■：令人失望。

葉嘯

論小黑的小說 及其中心人物

(一)

在馬華文壇寫現代小說的作者當中，小黑是少數能引人注目的名字之一。事實上他的小說創量並不多；而他却能在衆多小說作者羣中有超越突出的表現，奠下他在文壇上的地位，這至少說明了他的小說具有其攝人的特質在內。

小黑早期小說的結構是頗「彘扭」的，它們沒有應有的嚴密結構，主題鬆散，字數也長短不一。他寫過長達數千字沒有題目的「小說」（學生週報八一二期，一九七二年二月）；也寫過短得祇有三百字的小小說（如「老人」）。他甚至在作品裏用了不少近乎詩的意象和象徵，或者用散文的形式去寫「自己的畫像」，盡情抒洩個人的感受，全然沒有顧及他所要用的是什麼文體。實際上他早期的作品可以屬於任何類型：散文、小說、寓言或戲劇，沒有任何鮮明可資辨認的結構形式。

這時的小黑是尚未定型的，他在學生週報文藝版發表的作品，是他創作上的「啓蒙時期」，寫的也純粹是個人的平凡瑣事和感悟。由於個人主義的色彩太濃，所以學生週報時期的小黑是不成熟的。



然而，我們却不能忽略小黑當時作品的內容風貌，尤其當我們試圖探索小黑小說裏的中心人物時，早期作品裏的「他」，將有助於我們進入小黑小說中心人物的精神領域。或者，我們可以肯定地這麼指出：小黑作品的中心人物，無論在性格、精神、思想方面，都是依循作者生活的變遷及成長而演繹成的。祇要我們細心觀察，便不難發現小黑小說裏的地點或時間、人物或環境，不時地跟隨着作者而遷移變動。瞭解這一點，將使我們在探討他的作品時有很大的裨益。

我們不妨先看他在蕉風月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黑」。「黑」寫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假想：一對夫妻住在市郊，他們享用着電鍋電水壺電風扇電燈等一切文明。可是，有個晚上電流竟突然中斷。這當然是他們意料不及的。他們唯有找出那差不多被遺棄了的氣燈，笨拙地試圖把它點燃。對一個慣用了文明的現代人來說，就連點燃氣燈也是無知和艱難的。氣燈冒出的熊熊火燄，黑煙沖湧，把女主角嚇得尖聲尖叫！

她祇好慌張、焦慮地禱求「阿侵」（一個現代的原始青年）回來，讓他負起點燈的工作。我們必然明白，「阿侵」是不可能出現給予他們協助的。小黑之安排出這樣一個貌似原始的青年，以及「阿侵」這個名字，是有着象徵意味在內的。

男主角唯有繼續努力，欲圖抗拒黑的侵襲。但他終於失敗，頹然地讓「黑」開從遠從近迫進屋宇」，如一個赴赴的侵略者，佔據了整個大地，包括男主角的內心世界。

這種懼怕「黑」的恐懼心理，表示小黑對現代文明感到懷疑和憂慮。作者確已成功地透過小說表達了本身的意念。不過，小黑小說的中心人物，在「黑」裏的面目還是模糊的，也許，這祇是一個開始罷！接下來的「老人」，遂把我們引進了小黑小說世界的另一層領域，讓我們更接近了他的中心人物。

「老人」這篇短得祇有三百字的小說，是小黑早期的典型作品。小黑一開始就直接了當地告訴讀者，「老人」的鄉村是「古老」的，當然他的兒子也同樣在「古老」的鄉村長大。既是古老那必是傳統的；既是鄉村那必是保守的。因此當老人的兒子和香香還未結婚而有了孩子時，悲劇氣氛已開始感染着讀者。而老人和兒子扭打被殺後喊出的那句「我劈你，其實是要你還手殺我。我老了，我們是太老了。」帶着戲劇性的震撼力，確令人意外驚駭，遺音悽慘，不絕於耳。「老人」於此，已顯露出他是個傳統及保守觀念下的犧牲者。

小黑寫過「老人」後，他再交出的三篇小說：「一個單身漢和鎖」、「多麼無奈的月亮」和「墓」，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及探討的。這三篇小說的主角皆屬同一類型的懦弱人物，他們即使不是性無能者，也是具有病態且值得悲憫的。像「墓」中在母親的忌辰也要和妻子造愛的男主角，其實就是一個軟弱無比、典型的性無能者。他祇能對着赤裸的妻子偷偷手淫，他恐懼嘲弄和輕蔑，甚至曾經用小刀割腕自殺，却死不去！後來他改變態度，每個星期轉而向「車站旁邊那個皈依同教的印度人開的小攤子買兩盒避孕套」，然後才「踏着穩健脚步走出他那攤子」。這種行為在我們看來無疑是幼稚可笑的，然而男主角却是以這種自瀆精神來滿足自己。無形中，更加强了讀者對他的嘲虐。

表面上他對母親的去世無動於衷，語氣平淡：

「媽媽已經去世三四年，我怎麼還會記得呢？人死了，也算了。」

「我知道媽媽已經去世，所以我夢裏沒有過媽媽。」

「媽幾時去世的，我根本已經忘記。」

這種冷峻，實際上祇不過是用以掩飾內心的歉疚而已。小黑在小說將近結束時告訴讀者他在讀書時，常到「印度人的舊書攤找黃色小說看」，其實是別有用心，尤其到最後他說：「有一次我一邊看書，一邊在被窩裏摸索，適逢媽媽端了一杯 Miso 進來給我，我忙把手擦在被單上。我不知道媽媽有沒有發覺我的手是濕的。她只囑咐我早點睡，並沒有說什麼。自此以後，我既不能革除這個習慣，也不能不在恍惚間看見媽媽的監視。」和小說一開始的「我早上起來，手淫一次。想起了我的媽媽。媽媽已經死去，我每次做這件事，就會看見她在黑暗中監視我。我於是撇開頭；不去想她。」正好相互呼應，更使人感覺到他對母親逝世的悸痛和愧疚。瀰漫「墓」全篇的正是這種「小人物式」無聲的痛苦。從自己的性無能、妻子對着鋪砌花磚男人的肌肉出神，甚至母親的去世，他所能做的也祇是避開別人的輕蔑而已。這種自憐、自虐的精神薄弱低能症，也見諸小黑的其他小說。

「一個單身漢和鎖」的「我」是另一個性無能的傢伙。小說開始，小黑即用鑰匙和鎖來象徵

「性」，手法頗見成功：

「抽出鑰匙開門。但是抽得太快，竟穿到另一邊去。這真是一個荒唐的門。」

每次都要特別小心開它。要不然，鑰匙被絆住，轉不動了。或者，就像現在，直透鎖的那一邊。給它氣死了，也急死了。有時候我的脾氣好，還覺得真好玩。有時候，哼，索性讓它留在那裏，掉頭走開。不管是從外面回來要進屋裏小眠或者有事要出去，都全部取消。

就那樣等到我的守寡的房東太太發現了，把門弄開了；我才進去。或者出來。

或者我那個一直陪着她媽媽沒有出嫁的房東小姐好心的爲我打開它。

我的脾氣真的很不好。真糟糕的。

今天我的脾氣還算好。

我細心的把鑰匙抽出來，再插進去。」

一個「每一個月我都得在被窩底下摸索一會兒。弄得第二天早上總是疲倦的開車去教書」的單身漢，「已經三十三歲了，還未結婚」祇因爲他對「那種實質的簽合同式的註冊法或公開的宣佈法」的結婚感到極度厭惡。他認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總得要有一張公開性交的證書，才敢做那回事」是很荒唐的。

把結婚證書形容成「公開性交的證書」，可見他對「這個已經死了的社會制度」之反感。

所以他反對女朋友的媽媽提起這「醜陋」、「累贅」、「噁心」的事，他不想人生就是無聊的結婚生孩子，他認爲，這是很不可理喻的事情：

「窗外的芒果樹，年紀輕輕的，就生了好幾十個芒果。這個世界好像到處都有很會繁殖的東西似的。怎樣想都想不透。」

「人本來就像蒲公英。隨風飄蕩，落在哪裏就在哪裏紮根。發芽。再結另一朵蒲公英。再繁殖在另一塊土地上。」

麻煩死了。」

「做人已經很無可奈何了。還這樣優優的去生幾個小東西再生幾個再生……」
他企圖抗拒和反叛這種世俗，在矛盾和不願妥協的狀態之中，他竟和房東小姐在「沒有公開性交證書」的情形下造起愛來了。房東小姐起初被他這樣形容：

「瘦削的臉，都是紅紅的青春豆。她的頭還是那個雞窩，亂蓬蓬的。還是那一身攢過的睡衣褲。」

「那雙眼睛，似睜未睜的。眼鏡框已經發黃，有一邊鏡耳還是用樹膠圈縛結起來的。」

形象是瘦老且醜陋的，可是她第二次再度出現時，竟然充滿誘惑感：

「胸脯居然那麼白晰可愛」、「本來不很大的乳房，居然有一道頗深的乳溝」。這意味着貪婪的慾念經已向他侵襲：

「我突然發覺，她是這樣的性感！」

然而當「她眼睛微闔，口微張」的時刻，他却洩氣了：

「我還是十四五年前那樣的不用，洩氣得太早了。」

「那個微沾幾點水珠的鏡子裏的男人才回復了正常的神態。但是他的兩眼已經充滿惘然。」

房東小姐由始至終說過的兩句話：「原來你也並不是一個有什麼特出的人」、「你並沒有傷害我什麼，你不能」。對他的揶揄是極其尖刻的。

雖然她還是再一次地跟他上了樓梯，躺在他的床上。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能：

「我對着天花板的那一片空，發呆。羞愧無比。我失敗了。澈底的失敗了。」

最後兩句，是他「受辱」羞憤的叫喊，也是小黑其他小說裏卑微人物的內心吶喊。在小黑的小說世界，情境、命運及人物，都是被困縛着的。小說中的人物雖然盡力掙扎、抗拒、反叛、最

終還是被現實所挫敗。

比如「多麼無奈的月亮」的中學教員，過着的是刻板單調的教書生活，雖然倦死了，但七八年來，還是得每個早上「從妻的樓抱中溜出來，就趕出板島到半島上。吞下了粉筆灰，再由手指吐出一些數目在黑板上。」這樣的生活，也算是生活嗎？在無法（無能）改變現狀的情形下，他唯有無奈地自慰：

「其實，每個人所走的路容或有不同，還不都是朦朦朧朧中摸索。不能預料明天是什麼色彩。也在朦朦朧朧中庸庸碌碌的死去。」

生命，來了算了。去了，也算了。」

生命對他來說已是一件無可奈何的負荷，既卸不下，又不得不馱它。另一方面，妻子的生活亦一樣空洞：

「早上起來，他已經去教書了。她幫女兒穿好衣服，等學生巴士載她上幼稚園了，便上巴剎。雞鵝瓜的買些東西回來煮。而後就是摸那麼兩圈麻將。兩點多他要回來了，才回樓上等他。那麼簡單得不能簡單。腸子也肥了。」

甚至連性生活，也顯示出「橫豎都是倦死了，誰還有那份熱情」的厭倦心理，即使偶而的溫存，即將要忘掉那無奈的月亮時，「月亮」却不忘記他。「晚上它會再出來。照在他的小樓的床上。」這又是多麼的無奈呢。當他準備忘掉重複呆板的生活時，單調蒼白的生活卻不會隨之而去，像那月亮一樣，它依然高掛，雖然「病態」，雖然「無奈」，但他仍要如斯平庸地生活下去。既是無法衝破厭世的繃，他仍註定成為另一個殘陋、悲哀的人物。

小黑在描摹以上三篇小說的中心人物時，極盡了嘲弄的能事，他甚至一再地以性無能來強調他們的脆弱，並透過「墓」裏的妻子、「一個單身漢和鎖」的房東小姐、「多麼無奈的月亮」的月亮意象，以及一些猥瑣的動作（手淫），加以揶揄，他也許認為，面對巨大無可抗拒的現實勢力時，人的尊嚴和努力將輕易崩潰，因而顯得迷惘、無助。在作者的刻意譏諷之下，悲劇力量往往增強不少。

小黑自小生長在北馬的一個鄉村（巴東色海），所以在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帶着濃厚的鄉村色彩，形象是保守、樸實的。小黑寫他身邊所熟悉的人與物，大多數是自己所敬愛的祖母、父親或母親……寫他們的生活、掙扎、努力、歡笑和眼淚……這些特質在「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裏表現得最多，在本篇裏，小黑用了不少的文字去描繪喜于溺愛兒孫的祖母，充滿憐憫愛心。藉着祖母那把髒兮兮長年不洗的頭髮，所呈現出來的形象是相當晶瑩突出的。不過，由於本篇的枝節太雜，敘述多於演出，作者祇一味以平鋪直叙的手法，說出一連串的童年往事，以及一些現在的所見所聞和內心感受，情節未做安排，過程缺乏變化，致使小說的骨幹被破壞不少。因此，「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充其量祇是一篇真摯感人的散文，却不是一篇成功的小說。

小黑會把祖母的感情形容作「脆弱得像蝦餅」，所以在接下來的「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他惟恐傷害到這份「脆弱得像蝦餅」的感情，不想讓祖母知道她記憶中的兒子已經不復人間，故而把她送到道堂去，再隱瞞她說，父親的病已好了，不止吃飯，還吃魚吃肉呢。（「但是那都是祭品。祭拜爸爸的。」）

他不禁喃喃自問，編造了這殘酷的謊言，「是罪惡麼？」、「是善行嗎？」我們不難想像他痛心疾首的悲楚，要喊却喊不出！小黑寫「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與「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時，感情是完全真實地投入的，筆調雖不盡相同——一個輕鬆，一個低沉。但是同樣可以感受到那股倫理情懷，及其孝道精神。甚至發展到「父親」及「困」，小黑仍然是本持着濃郁的愛心，去關懷父母及其家人。

「父親」裏年輕的的士司機，住在廉價組屋，過的是庸碌的駕駛生活，整天奔波漂泊不定。年老的父親和他同住了一個月，就嚷着要回老家去了。因為，他對城市的生活感到偏促，住又住在半空中，「脚都沾不到一點泥土，有什麼好？」

父親與兒子各懷有自己的憧憬：兒子希望賺多點錢湊足買一輛「馬賽地」的「的士」；而父親則滿懷鄉思想回大陸省親一趟，更冀望有一畝地，一間大屋。兩代之間的理想各異，間接中已顯露出這之間的隔離。畢竟，時空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兒子的角色反映出一般市井小民的疲憊生活。他們不敢多作奢想，雖然有時會「幌幌的憧憬未來的屋子」，但那畢竟是「遐思」而已。而父親十一、二歲從大陸飄洋過海到這裏，披荆斬棘歷盡坎坷後，他所追求的是一間大屋子，結結實實的建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是年老者眼中的碩果，亦是他們努力幹活後換來的結實成果，因此，這種冀求在他們來說並不算非份之想。

小黑寫父親懷鄉，像雁一樣，到一定的時候，掙扎着也要回去。似乎意在喚起年輕的一代對鄉土之情的感懷。「沒有鄉土情就是我們這一代的特徵嗎？」以及小說最後一句：「脚也沾不到一點泥土，有什麼意思？」，另涵機智，值得尋味。

「父親」過後的「困」，是「墓」的意象延續。因母親去世而深覺悲慟悸痛的夢魘，仍然像鬼魅一般，不時地侵擾着小黑。這篇充滿象徵意味的小說，比過去數篇都具結構。小黑以廁所裏的一個破洞來象徵無可逆抗的——命運。吳森的母親就是喪生在這個洞裏。雖然他臨終的時候囑咐，一定要把這個洞填好，可是吳森最後還是失敗了！

事實上吳森在買屋時就看到這個破洞。但他想：「舊屋子嘛，牆上的漆斑剝脫落，地上破一二個洞，又有什麼稀奇呢？」所以，也就沒去管它了。經紀人摩根也曾「意味深長」的對吳森說：「先生，那個洞，你最好補一補，不要讓它再擴大下去」但吳森並不受告勸。他搬了進去，仍然忙忙碌碌的過日子，生活「似乎很充實又很渾噩，連個目標也沒有」。

結果，那個地洞進進出出無數的蟑螂和蟾蜍。「偷偷的從洞裏爬出來，馬上又再縮回去只有拳頭般大的地洞」，在吳森的印象中，他逝世了的父親就像這些蟑螂和蟾蜍，自卑弱小，因生意一蹶不振，周轉不靈而投井自殺。

當小黑在文中敘述父親生前經營的店舖，由於生意慘淡，臭魚賣不出去，蒼蠅與幼虫在陰濕的草蓆袋繁殖。蠕蠕竄動的幼虫與密密麻麻的蒼蠅嗡嗡而飛，所營造的意象是污濁且嘔心的。

「世界也只是一個地洞。是生是死，都在那裏。」他的父親便是第一個失敗者。

吳森的母親爲了拾起掉進地洞裏的五角錢而擦傷了手，手指腫得透明，「好像烤好的臘腸，肥滿欲滴出油水來」。他母親最後終告喪生！所謂地洞，間接中便成了無形殺手。吳森辦完母親的喪事後，請了一個泥水工去填補破洞，但泥水工不肯，他說：「填了也是白費心機的」，因爲，它是一個無底的深淵啊！吳森無奈，惟有花了兩天時間自己把它填妥。然而半夜酣睡間，轟隆

一聲，那填妥了的地洞又陷成一個大洞，恍惚間，吳森母親的那一隻手，從地洞裏伸出向他召喚。（你豈能感受不到那種恐怖的心悸？）他結果也步父親和母親的後塵，栽倒在命運這口無底的深淵裏。

如何填平地洞（克服人的命運與際遇）是我們面對的困惑。

小黑在抒洩個人哀傷的同時，且把它提昇至悲天憫人的主題，反映在小說中，讓我們更覺他的愧疚。重要的是，他曉得怎樣平衡理性與感性，兩樣兼具，使他的作品不致於流入個人的感傷，熟練地控制小說的形式與結構了。

（四）

「謀之外」是繼「困」後，另一篇出現情節高潮的作品。顯而易見地，小黑寫至「謀之外」，他已步入創作的另一階段，以更嚴肅的態度和更緊密的手法去建立小說的骨架。在文句方面亦顯見改變，不像早期每一行皆予分段的「斷腸式」文句（如「一個單身漢和鎖」等篇）；要不然則是「一氣呵成」，整篇小說由始至終皆未分段（如「墓」等篇）。小黑同時努力把自己從作品中超越出來，作者的影子在「謀之外」幾乎已蕩然無存。

文中的福安仍是一個典型的卑微人物，廿多年來祇得「蹲在人家脚下再抬頭向上望」。他是一個安貧樂道的人，在小市鎮裏出生，也在小市鎮裏長大。但福安的妻子淑娟可就不同，她從山下嫁上來，對生活又充滿企圖，這和福安沒有野心的性格剛好相反，形成衝突。淑娟在工廠上班並且當上組長之後，竟不坐嘈雜的巴士，而改乘經理那架五萬多元的馬賽地來回，福安祇好看著老婆每天被人載來載去；小黑描繪福安隔著絞得密不透風的墨色車窗，怎樣伸長了頭，也無法從淑娟翕翕而動的唇形猜臆出她和那男人在講什麼，這種陰影隨著淑娟職位的高昇而擴張。福安明白，如果他不再做一次決定，他將被重重地壓下去。

淑娟說：「你知不知道？有了孩子我就休想再爬上去。」、「你那麼想要，去絕育啦。我就夜夜都給你。」她的慾望太大，連閨房之樂也不感興趣了，並且以不服避孕丸的理由（怕浮現一個不美麗的肚臍），三番四次推拒福安的求愛。而福安的計謀正是：偽裝絕育（繫輸精管），讓淑娟懷孕，看著她挺着一個大肚子的醜態，那時，淑娟將會和他乖乖的守住破舊的脚車店，在這

冷寂的山嶺上。福安的心裏這麼以爲。

他以剃刀、火酒、棉花等完成他的計謀後，遂向淑娟示愛，淑娟答應了，答應得很爽快。福安心裏盡是驚喜，讀者也爲他感到慶幸之際，小黑竟在最後的一段文字，使到福安的夢想完全破滅——因爲，淑娟暗地裏又偷偷服食避孕丸，甚至連福安的手術是假的，她也沒揭穿。這不止是完美的幻滅，且近乎是一種殘酷，對福安而言，他是一個澈底失敗的可憐蟲，但他仍懵然無知。小黑如此地安排，用戲劇性的突兀變化判決了福安的命運，一股強烈的悲劇感直迫得我們不知所措。小黑在「謀之外」除了成功塑造出福安這類小人物外，他也似乎有意替這篇小說注入所謂社會性，以加強作品的價值認同。

淑娟的不安於室，向外爭取更大的權勢，一心想往上爬，這仍象徵着文明社會的發展趨勢，不是人所能抗拒得了的。

福安即使恐懼，但他也了解「都市的發展就像一粒吹漲了的皮球，慢慢的擴展到他們的山脚下。工廠天天似小兒的熱痧股冒出來」。他雖然住在山上，又高又遠，依然得竭心盡力和這種發展競爭。在福安的感覺中，這就像「山下的工廠突然飛出來一個齒輪，輾過他的身軀」。

實際上福安確是社會巨輪下被輾的受害者。

(五)

縱觀小黑這麼多篇小說，我們可發現他作品下的中心人物，具有正反兩面的特徵性。

正面者皆是傳統禮義（理性、道德）下的耿介青年，受着極重的倫理醞陶，對他的家庭、親人、長輩，無時無刻地流露出道德責任感，且充滿愛心。「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父親」、「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困」、「墓」等篇，表現手法各異，但同樣是一份對長輩的憐愛和關懷。傳統的倫理觀念，沛然地流溢在這些小說裏。當年輕的一輩對華人傳統的家庭觀念逐漸淡忘遺棄之餘，小黑之特別注重倫理，一再隱示強調這點，可見其用心良苦。

至於反面特徵性，不外是頹廢、懦弱、失落、自憐、自虐、病態以及對習俗不滿，而欲圖抗拒無力者。「一個單身漢和鎖」、「多麼無奈的月亮」的中心人物可作代表。然而不管是正面或反面的特徵性，小黑的中心人物都具有共同的形象，那便是卑抑與無能。我們想像得出，小黑之如此安排他小說裏的人物，是有他的用意與目的的。在正與反、倫理與病態、道德與罪惡、努力

與失落的互相揉合交織下，悲劇力量便隨着愧疚與罪惡感焉然而生，有力地衝擊着讀者。而所謂悲劇力量，往往是一篇成功小說所不可乏的特質之一。

老實說，個人對小黑的期盼是相當大的。在馬華小說尚未有任何豐富碩果出現前，小黑的放棄散文，專心一致地往小說方面發展，使我們感到振奮，並且倍增信心；至少，在馬華小說作者群中，我們多了一個可以指望和期待的名字。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七日

●附小黑在「蕉風」發表作品年表

- ① 黑（二一三期。一九七〇年九月）
- ② 老人（二三二期。一九七二年六月）
- ③ 一個單身漢和鎖（二四二期。一九七三年四月）
- ④ 多麼無奈的月亮（二四三期。一九七三年五月）
- ⑤ 墓（二四四期。一九七三年六月）
- ⑥ 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二四五期。一九七三年七月）
- ⑦ 父親（二八六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 ⑧ 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二九三期。一九七七年七月）
- ⑨ 困（二九九期。一九七八年一月）
- ⑩ 謀之外（三〇一期。一九七八年三月）

何一民的電話來的時候，尤興仁還在夢中掙扎，尤興仁一夜不能成眠，兩手甩來又甩去，身子不知輾轉了幾回，將近凌晨三點時分才模模糊糊的睡去。朦朧間還做了一個荒唐夢，夢中的他是那麼無依無靠。他想叫救命，卻又發不出半聲，似乎就是將溺斃的人那般絕望。人本來是孤獨的，在剎那一刻，尤興仁才領悟出來。但是已經太遲了。那麼多的學生一波又一波的圍攏過來，洶湧若驚濤駭浪。八百多張口，一陣又一陣的嘶喊。

打倒尤興仁！打倒尤興仁！

那種陣勢就如當年噏師範的時候因爲不滿意一名講師的無恥鄙行，害得一位女同學挺個大肚子又把她拋棄，大家同聲一息的抗議叫囂一般。想不到事隔幾年，就輪到了自己。學生們把他的屋子圍得水洩不通。高舉起來的示威告白寫着：

我們不要攔人的老師！

滾回去吧！尤興仁！你不是一個好老師！

一時間人潮蜂湧。他瑟瑟地躲在閣樓上向下望，密密麻麻的人頭就像雨來臨前搬家的螞蟻，偶然給驚擾了，四下亂竄。大家都想擠進來。有一些更激烈的學生從地上檢起石子就朝

他的門窗拋擲，玻璃片瑣瑣的碎裂滿地。正在吵吵鬧鬧間，只聽得一聲尖銳的交警的氣笛從遠處傳來。越近越响，以至於戛然而止。兩輛Hoo c.c.的白色摩托車停下來後，便躍下兩位身材龐大的孟加里警察，頭上纏着白色的圍巾，尖顫顫地，也不戴鋼盔。走在他們後面的是幾位坐了幾輛白色警車而來，穿戴着整齊的卡基制服的三星警長們，只見他們操着急躁的腳步推開那些還在罵鬧的學生羣直趨尤興仁大門前。警長們則邊走邊幌着手上細瘦的警棒。蠻是瀟灑威風。一時間，大家都寂然無聲，不安的把頭挪來挪去想個究竟。待問個清楚，却原來是政府已經發出緝拿令，要緝拿尤興仁歸案。學生們知曉了，都高興拍手，一時又哄動嘩然。尤興仁躲在閣樓上看個明瞭，顫抖抖的追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左手邊的一個警察忙喝了一聲：

你錯罰一個學生！洪尼華已經死了！

什麼？尤興仁吃了一驚，竟然昏死過去。

何一民的聲音很急噪，那時候才七點鐘。他也是才到學校不久，已經發現一個噤着槍的中年人在學校入口處踱着方步。問清楚了，才知道是洪尼華的爸爸。所以就趕着打電話來了。也幸好尤興仁今天醒得遲，還沒有出門。如果已經在路上，就已經完了。

你千萬不要來！何一民顫抖着聲音。洪尼華的爸爸在等着你算賬！

但是，我沒有錯爲什麼要躲他？

他手裏有一把烏鎗，你知不知道？烏鎗！

我就算不來，他也肯走嗎？

走不走，是另一回事。你來，他一定不肯干休的。

那麼我從此就不用在雙溪鎮教書了。人家會說是我錯才不敢來！

那豈不是好？雙溪鎮有什麼值得留戀？你可以藉這件事申請到別的地方。

是的！雙溪鎮究竟有什麼好？這個遠處邊陲的落後小鎮。許多教師都在找門路，只要能夠有機會可以離開雙溪鎮，就是多花一千幾百也甘愿。爲什麼他偏偏沒有想到？尤興仁霍然一省，竟不知道要怎麼回答自己。

但是，要走也要走得磊落。而且那也是一以後的事。我現在是一定要來的，何！

何一民在學校那邊一定給他氣死了。尤興仁可以想像他急起來就抓起頭髮的可笑鏡頭。說不得他正在哄那個帶鎗的中年人。也許，學校現在正亂得像他的荒唐夢那般不可收拾吧。校長究竟會怎麼解決這一件事情呢？站在尤興仁這一邊還是帶鎗的人那一邊？

車子走得茫然，他也茫然。

當他開始沉溺於重不過二兩長不及三吋的粉筆生涯時，那一天他的二叔公從鄉下來他家裏坐。老人家一邊沏茶一邊感嘆：

教師只是教化人家的子女。你辛苦了一生，到頭來得到的還是一肚子鬱氣。我看你存了一點錢，找點生計做才是辦法哦。

他老人家的頭點了又點，也不怕它掉下來。

尤興仁最討厭的就是二叔公的哦哦聲。聽起來就像是天下什麼事都給他看透，只差沒有對你說，我吃鹽多過你吃米，叫你激死。

如果人人像你老人家這麼想，豈不是沒有人做這教化人家子女的工作囉？尤興仁當時年少氣盛，少不得要爲自己的職業辯護，爭一口氣。

那是人家的事。人家傻你也跟着傻嗎？老人家挖空了茶壺子堆積的爛茶葉，再添上新的一撮，漫應道。

二叔公認爲教書是氣死人的沒有出息的事，我却不覺得呢。尤興仁咧開嘴，儘是對着老人家笑。

我老人家說的話，你信呢是神仙，不信則是木頭，二叔公沏好茶，一盅一盅的添滿了四個小盅。

尤興仁當時實在氣極了。

尤興仁擢升變正中學的訓導主任，這還是三天前的事。現在才開學四天。開學的第一天，變正的校長就叫校工來請他上去。變正中學的上一任訓導是胡老師。胡老師出名的兇，所以他的車究竟給劃花了幾次，學校已經沒有紀錄，胡老師也不計較。胡老師最不能忍受的最後一次騷擾還是因爲差點在一個黃昏死去。那一天黃昏，胡主任再回學校巡察。他的車子在離開草場三十碼外泊好，人剛要下車，剎那間便有一粒疾飛的鈎球朝他射過來，好在他眼明

手快，迅速地將車門關上。只聽得一聲響，玻璃已經碎了滿地。胡主任也因此逃出了生天。胡主任自此以後，意志也頹喪了。雙溪鎮究竟是不可以久居之地，胡主任奔波了幾趟教育局，年底學期終了，便收拾行囊走了。

尤興仁是一個嚴肅的老師。這麼久了。他沒有顯露出來，學生們也不知道。事實上他也曾經是最受歡迎的老師。他會教書又懂得討好學生，講起尤興仁，學生們都開心，尤興仁來上課時這樣介紹自己：

小生姓尤，二十九歲，還沒有結過婚。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全班已經樂不可支，敲桌子的敲桌子，怪嘯的怪嘯，就怕天不塌下來。

教書的時候，尤興仁最是意氣風發。炎炎的下午，汗早淌濕尤興仁的背脊，他還是不會忘記就地取材，製造笑話，一班因此興趣盎然。尤興仁有一個吊人胃口的習慣，他講書談天到半途，喜歡突然刹住，眼睛呆滯地遠眺青山，靜待學生催呀催。

生，說下去呀。

愛撒嬌的女學生會頓一頓腳微嗔：

不要這樣衰啦，生。

尤興仁這才像太夢初醒，滿意的微笑繼續下去。

踏進中年，教書的生活開始呈現平淡，心境一老，尤興仁實在不能再偽裝下去。這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深深的爲自己的虛偽而可恥，一直等待機會希望能夠恢復原來的面貌。尤其是他的脾氣越好，學生越不怕他。他更加氣惱。在教室外，學生走過他的身旁，高興的便叫他一聲：老師早。要不然便是把頭看向別處，從他身邊從容地擦過去。那一陣微風，撩撥起他的愠怒，却又無可奈何。

這都是幾年來的寬容造成的，尤興仁深深的痛責自己。

在尤興仁的感覺裏，他的尊嚴是既倒的樹，不管他是多麼的費力又費神且孤獨地努力抵住，大勢已經去定了。

校長的意思還怕他拒絕，尤興仁却一口答應下來。

第二天周會的早上，校長宣佈尤興仁爲新的訓導主任，台下竟然飛起了一片歡呼聲。尤興仁挺直腰幹，企立有若場上龜裂的石膏像，臉上的冷漠總也擱不住幾近狂歡的嘈雜。尤興仁的個子有點胖，站直肚臍也就巍巍凸出。學生們在台下一聲沒二聲的呼叫：

Cannon! Cannon!

校長一拳擊在小小的講桌上，喝了一聲：

靜——！一場吵鬧才算給扳平了。

長久以來尤興仁便是學生們的朋友，突然間變成管束他們紀律行動的訓導，莫說要他們接受這個巨變，事實上他們根本看不起尤興仁。在他們眼中，尤興仁不但出賣了自己也同時背叛了他們。

尤興仁的感受不同。學生們不接納，他並不氣餒。尤其當他輕幌籐鞭巡察學校的每一個角落，匿藏在他的心底深處的權力的原始滋味突然有了一個缺口，一時間竟然源源不絕的湮出來。這樣子給他無限的信心。

尤興仁拐過廁所悄無聲息地走到洪尼華身邊，洪尼華始慢吞吞地把烟蒂彈進腳下的水溝裏，烟蒂噉的一聲響，便沉下去，他轉過來朝尤興仁披一披唇，擺擺手：

沒有了。

尤興仁也同他一個微笑。洪尼華胆子壯起來回頭就要走，尤興仁把他喚回課室。洪尼華走得很昂然，就像一個沒有犯過錯的人。在走廊上遇到幾位同學迎面而來，洪尼華舉手在對方肩上了拍了又拍，輕鬆地招呼，尤興仁讓他走在前面，洪尼華的瀟灑和不在乎他一一都看在眼里。

同學們，這是一位躲在廁所旁邊偷偷摸摸地抽烟的學生。尤興仁故意講得俏皮。

洪尼華不以爲尤興仁會責打他，所以他並不慌張。只是一個人孤零零的企立在八十隻眼睛前面，有點不自然，他向同學們眨眼睛，開始找方法娛樂自己，左眼眨完眨右眼，而後又雙眼一起眨。他的同學給這個奇異的動作逗得吃吃的笑。他也笑，而且很開心。他把頭向上抬又向下望。眨完眼睛又撇嘴唇。撇膩了嘴唇又扮鬼臉，舌頭伸進又伸出，他的同學們開心地吃吃笑。有幾位比較謹慎的還回過頭來向後面望。他們看見尤興仁坐在最後面的一張椅子

上也像他們一樣的微笑，便也放心的笑起來。雖然尤興仁是那麼的唇角輕扯一道弧綫，在他們心中始終覺得尤興仁是一定不會罰他們的。不是不會，而是不敢。尤興仁不敢罰他們。

尤興仁坐在那個角落裏，靜靜冷冷的注視着一分一秒鐘的流逝引起的變化。他像一個觀眾，張大着眼睛看魔術師究竟會變出什麼花樣。洪尼華起初的時候呈現的不自然很快便被顯著的興奮掩蓋了。雖然這個變化令他大失所望，但是他依然迹近冷酷的密切地注視。在他心中是立意要殺掉洪尼華的自尊的。正如他想像中被壓扁了的自尊那麼地難以忍受。他要洪尼華也嘗嘗那種味道。因此他在一分一秒地耗下去。尤興仁是貓，捉到了洪尼華這隻老鼠，總要先逗弄一會兒才吞下去。

洪尼華果然表演膩了。疲憊開始在他站立不安換了左腳又換右腳的動作上洩漏出來。尤興仁的笑意更濃。洪尼華的同學們却開始不再熱烈的笑他的表演。有一些甚至拉高抽屜，把功課拿出來做。有一些則把頭一忽兒東一忽兒西一忽兒前一忽兒後的找伴兒悄悄地說話。但是沒有多久，話聲便提高揚起。有些更拉了幾張椅子圍成一堆。多人了幾個胆子壯聲音也跟着大聲像雨後躁人的蛙鳴。這些聲音，尤興仁都盡量容忍，它們都蓋過了洪尼華臉的表情。慢慢的，洪尼華竟給淹沒了。

尤興仁從角落走出來，正是洪尼華開始煩躁時。他的腳痠手痠臉上五官痠痛不已。看見尤興仁走過來了心中一喜，這才鬆了一口氣。以為事情應該可以告一段落了。

尤興仁一逕走到洪尼華前面。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塑膠盒子，把盒子揭開，略微敲一敲，探出一根沒有慮嘴的幸福煙。他把煙遞過洪尼華，洪尼華茫然接過去。全班也有點錯愕。尤興仁再掏出一個勝利牌打火機。他要洪尼華把煙叨在嘴上，然後清脆一響又替他點燃了。這時候大家才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又開始樂起來。圍在一起的學生都趕快把椅子拉回去自己的座位，繼續看洪尼華的表演。尤興仁沒有再回去後面的角落坐。他將椅子拉到前面的一個角落，這樣不但更靠近洪尼華，而且可以清楚看到學生們的每一張臉上的表情。

洪尼華有一口沒兩口的抽。而且還熟練的將烟吞下又從鼻孔處徐徐的鑽出來，成了兩條白蛇。這一手表演贏得如雷掌聲。洪尼華愈樂，尤興仁的笑容愈濃。抽完一根，洪尼華把剩餘的煙蒂拋在地上，用腳踩踩。尤興仁繼續爲他點燃第二根。一節下來，洪尼華只抽得幾根

而已，便朝尤興仁搖手不要了。尤興仁依然把煙遞過去。洪尼華咳了幾聲乾咳，只好又抽下去。

今天我讓你抽個快活。尤興仁眯着眼睛對洪尼華說。

生，我不要抽了。洪尼華道。

不能。你一定要抽。這樣好的老師，不但送你煙還替你點燃，你要去那裏找？尤興仁笑地說。

洪尼華勉強再抽幾根，脾氣已開始浮躁。看看已經燃掉快十八根煙了，尤興仁依舊不肯放過他。學生們這時候才發覺事態嚴重。原來尤興仁不是和洪尼華開玩笑的。尤興仁已不復去年的尤興仁。尤興仁目前是訓導主任。他們差點都忘了。尤興仁並沒有安得好心！洪尼華突然把手一掃，尤興仁手上剛遞上來的煙和塑膠盒便給掃在地上！

我不要抽了，聽到沒有？洪尼華終於沙啞地喊。

不要抽也得抽，抽完一盒為止！尤興仁的大喝並沒有嚇阻洪尼華，洪尼華突然掉頭一轉便朝門口走出去。尤興仁等的正是這個時刻。他在洪尼華身後嘆：洪尼華，回來！

一時間，全班的學生皆面面相覷。這真是出乎他們的意料。尤興仁一向都不會顯示他的顏色，突然間的劇變，令他們一時驚慌失措，不知所以。本來和諧的局面，有如擲下一顆石子給搗亂了。

洪尼華頭也不轉過來看一下。他的喉嚨像火在燒，急切在想去喝水龍頭的自來水。他根本沒意料到尤興仁平時軟綿綿的竟會想出這麼個絕念頭。他錯估了尤興仁。尤興仁已不再是他們的朋友，片刻前他竟然會忘記。

尤興仁眼看洪尼華輕蔑地走出去，身體都抖顫了。洪尼華的背影是一圈圈的不屑，而且圈圈還在逐漸擴大，以至於隱蔽了尤興仁的視線。尤興仁原本在玩弄洪尼華，突然像一隻溜走老鼠的貓那麼尷尬。尤興仁追到門外，洪尼華已走遠了。教室就在走廊的尾端，尤興仁站在走廊這一頭望過去，走廊長長似乎容納不了他。八十隻本來在看洪尼華表演的眼睛，不知不覺間都投注在他身上。尤興仁就是一個靶。風徐徐的從空曠的草場吹來，一陣涼意從心頭一直流到他腳底背尖。學生的沉默就是一種譴嘲。

洪尼華——尤興仁絕望的喊了一聲，衝到洪尼華身後便一巴掌掃過去。洪尼華哼也不哼一聲。他反轉身子，狠狠地瞪尤興仁，兩個拳頭握了又放又握。

你再打一下看！洪尼華根本不把尤興仁看在眼裏。這令尤興仁差不多瘋狂。他又把手拾起。這時候已經有幾個同事圍攏過來。兩排的教室雖也有好幾十個頭探出來瞧熱鬧却也鴉雀無聲，襯托出洪尼華的挑戰巨大的迴聲。

尤興仁再想攔下去，洪尼華也已經舉起結實的手臂來擋，無奈何一民閃電般攔住尤興仁雙肩。

到底是怎麼回事？算了算了，和一個孩子計較什麼。何一民試圖安慰尤興仁，一邊回頭向洪尼華叱了一聲：

還不快滾！

你脾氣不好，不要把事情弄大了。何一民略一用力，將尤興仁從洪尼華身邊扯遠。一邊又勸解：

現在的學生，我們做老師的可是打不得的呀！萬一留下痕跡，他們向警局報案可就麻煩了。

這時候鐘聲又起，尤興仁快快的拖着疲憊的身軀走向教務處，就像是賭了一個通宵，到後來發覺一切都輸光了。

車子順着尤興仁的思潮起伏，走得時快時慢。尤興仁滿懷心事，心頭煩亂極了。雖然說他在電話裏很堅決的告訴何一民一定要去學校，但是依然頻頻的告訴自己：

這是不能避免的。這樣子自慰後，尤興仁自覺上就是赴鴻門宴的劉邦。

沿路上都是白茫茫的霧。這一條路本來就有很多霧。尤興仁開始被調派來雙溪教書那天，就深深的愛上緊夾路的兩旁青蔥的稻田。那個早上，霧還瓊薄，太陽給裹住了，發不出丁點兒脾氣，只能紅登登的儘在天上乾瞪眼兒。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尤興仁是個迷信的人。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一時忘形，尤興仁的車子竟然滑出路面。幸虧對面來的車輛透過茫茫霧向他眨了幾次眼，又按了幾喇叭，他才醒過來。但是今天不同。儘管路上的風光依舊是那麼媚麗，青山是多麼黛綠，總也壓不住

他一顆沉重的心。

車子轉進校園時，尤興仁焦急的東張西望，希冀有所發現而有所警惕。但是校園依然如舊，疏疏落落的走着些學生。一切都那麼平靜，似乎並不會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何一民早已經在辦公室等他。看見尤興仁來了，他緊張的心絃才鬆了：

那個人呢？

早已經叫警察帶走了。

怎麼？

他等得不耐煩，朝學校的牌匾發了兩鎗，正字已經少了一劃，你沒有看見？結果校長召來警察把他載走了。

尤興仁抬頭向上望，果見雙正中學竟已成雙止中學。少了一劃的正字，正朝他呲牙裂嘴笑呢。去年才鬆過的金字，迎着陽光閃閃發亮，就像張着一口金牙齒的人，似乎要告訴他一個辛酸可笑的秘密。尤興仁豎起耳朵，費盡了工夫，偏就是聽不清楚。

（七八年四月底）

張瑞星

山鳥●鼠鹿●鱷魚

公司廁所牆高處的窗玻璃沒了一片，薩冷在小便時望着灰藍的天空與流動的雲。一隻山鳥（是山鳥麼？是『十三種看山鳥的方式』中的那隻山鳥麼？我日前又重讀了這首詩的中譯。）在對面的屋頂啄動着甚麼。沒了玻璃的鐵枝蒙蔽着塵埃。他看着山鳥啄動。薩冷在這間座落在工業區的出版社美術部工作了兩年多這是他第一次發現有山鳥在屋頂。牆角的蜘蛛網透過點點怯怯的下午陽光。山鳥還在啄動。山鳥不飛，薩冷祇好帶着牠灰羽的記憶回辦公室去。

「下午前要的。」美術部主任交給他一份文稿。他看了標題一眼。那是個鼠鹿與鱷魚的故事。主任要他畫兩張插圖。薩冷開始構思鼠鹿與鱷魚的形象。下巴緊貼掌背伏在桌上，他幾乎是閤上眼了。然後他打開筆蓋，流出藍色的墨水在紙上勾畫着。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畫並不是文中的插圖。而是一個噴着烟的烟肉。鼠鹿呢？鱷魚呢？他在腦中搜索牠們的形象。有一座森林，林中有一道河；林中住着一隻鼠鹿，河中住了一條鱷魚。有一天……有一天，在那株長滿濃密的枝葉的金雞納樹下，半禿頭的高老師在說故事，一羣小學生圍坐在他四週虔誠莊嚴地聽着。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森林，林中有一道河……高老師沒有形容甚麼叫森林甚麼是河鱷魚和鼠鹿又是怎樣的。我們都懂得，髣髴老師口中流出的聲音是可視及的象形。很久以前，那是個漁村。村民的屋子都背對着河，屋側的窗面着森林，門向着草地。一羣黃色棕色皮膚的孩童像自由的稻草人在草地上放着風箏。多風的季節在薩冷童真的心眼中是鼠鹿走過鱷魚背的悅愉。然而用不着多久我便發覺自己其實不是甚麼聰明機智的鼠鹿。高老師口中的幸運並沒有在金雞納樹樹蔭外像普照的陽光分配給每一個聽過這故事的人。甚至高老師自己，在疾病與衰老的巨口中掙扎時，也無法施出詭計說那鱷魚口中咬的其實不是生命，而是沒有靈魂的軀殼。鱷魚始終還是把這頭衰老的鼠鹿吞下。薩冷冷笑了，當他聽到高老師的靈柩披着黑布放在學校的金雞納樹下的訊息時，像收到故鄉寄來一片枯葉，夾在記憶的書內當書籤用。那時，我住的地方，已不復是山水間の木屋了。沒有森林沒有來自林中的風沒有清澈的河沒有落潮漲潮的河歌沒有，沒有說鼠鹿與鱷魚的故事的高老師。薩冷失去了這些，因而抑禁不住對一切的緬懷而開始在紙上畫着他漸漸擴張的心窗內外陌生與熟悉形象。這時他發憤地畫着，要把自己畫成畫家，無視於人們說畫家三餐不繼無人問津的進言。像他所讀到的偉大心靈般，薩冷日夜在冶煉着他的彩筆與靈魂；而在那不放風箏的歲月裏，他僅有畫水彩與鉛筆素描的錢。在紙上的點、線與體之間他畫着無聲的鱷魚眈眈目光下的痛快與憂傷，像陽光與雨交加的天際。至到有一天，這隻曾自以為敏捷機智自信自負的鼠鹿終於發覺了鱷魚的存在時，薩冷毅然把所有未成形的畫毀掉。就離開了沒有森林與河流的市鎮到這人在烟肉與烟肉間的城市來，在某區某路的某間冷氣房獨善其身，聽主任吩咐畫甚麼便畫甚麼了。這樣子的存在有某種程度的安全感。他無須

擔心數着鱷魚渡河時會被鱷魚識穿他的詭計而把他覆下河裏吞食了去。而在陽光照耀行人與車輛穿梭的那個鎮上，讀着「兒生活及一切良好，勿掛。惠上一百元正……」的人也不必數着鱷魚過河。但是高老師口中的鼠鹿呢？鱷魚呢？薩冷擡起頭來張開眼。他再也搜索不出森林、河、鱷魚、鼠鹿的形象了。在畫着烟肉的背頁，白紙的顏面依然空無任何點線。

當他再度把筆放下時，薩冷注視了紙上的圖形良久，然後信手把它搓成一團，拋到桌下的塑膠紙簍。明天吧，今天畫不成了。明天找本舊的課本來參考就行了。他咬了咬套着的筆蓋，彎下身把方才搓爛的紙團從紙簍裏拾上來，在桌上用手掌按着攤開弄平它。

那是一隻屋頂上的鳥。圍在窗的框外（內？）。無足。無翼。眼睛是一珠黑點。屋頂上有個正噴着烟的烟囱。那隻鳥安祥的有如釘在屋頂的橫樑上，鬚髯就要千萬年貼倚在那兒啄動而沒有飛翔的本能了。

陽光照耀進來的位置已移換了。蜘蛛網的角落黯下去了。黑暗與塵埃共同沉淪。下班前在廁所中薩冷向沒了一片玻璃的窗外望去。雲依然灰天依舊藍。山鳥已不在了。山鳥（是山鳥麼？一定是山鳥了）已飛走了。

一九七八·一·廿四·吉隆坡

他的某一個晚上

他急速煞住車子。車輪咬着柏油路，發出一陣淒厲尖叫，像被人活生生撕裂雙耳的激痛之聲，聞者駭然。頂頭街燈金黃色的光霍地跳入車內，矯情地爬上他的小臂，依附在那兒。車內錄音機發出沙沙音响，和着低沉的女音水一般流瀉出來，一下子便盈滿車廂，而引擎的顫動，不時將水濺出一點，又濺出一點。其他一切則是沉澱物，包括金黃色的光，皆啞然靜止在車內。

他變手按在駕駛盤上，指甲隨節拍一下一下地敲。的的達達的的達達，隨即又哼出一兩句來。你千萬，別瞞——我，你——的——心——事——我——猜——得——着，猜——得——着——。他捏尖嗓子，跟着唱。因為太高了，拉不上了，驟然開便啞掉，不得已停下來，那女人却繼續下去，唱到高處時還很技巧的轉折幾番。

從前不是這樣子的，他想。自小便是合唱團的團員，還當過一回領唱呢。當年的日子着實風光，又上電台又灌唱片，大家穿一色的制服，十分開心的唱，臉上還塗着厚厚的粉。他們幼稚的童音似在舌尖滾動的糖，滾着唱着，便溶失了，却漸漸甜到心底裏。後來升了學，嗓子變粗，功課又緊，便退了出來。可是還斷斷續續地練着。其實也沒見好到那兒去，既拉

不高又不够氣，但自己聽來，却是好的。就像望後鏡裏映着的一雙大眼睛，都是好的。他上下睫毛皆長，深黯一圈，似畫了眼線。深色的影，重重地印下，混着燈光，乍看倒像是那種變幻不定的寶藍色彩，水溶溶更有一種狐媚之態。連他母親也說這眼生錯了地方，該是屬於女人的，美麗且消魂。鏡中同時映出兩道濃眉，粗而密，是烏光油亮的黑，熙熙攘攘擠往眉心處才漸漸疏落起來。這眉濃得叫人看落心跳。隨便一挑，便又是一種情操。他本身的故事，都讓眉和眸子說盡了，再說下去，也是白說。

人家說眉接眉心胸窄，他才不會呢。大概是屬於那種什麼「義之所在」，「義不容辭」一類的人，深懂待人之道，認得他的人都大弟前大弟後那樣的叫他，攀攀搭搭，也有一大班所謂的知心兄弟，得閒下來便互訴心事。就像——

驟然「卡」一聲，錄音匣彈了出來，打斷他的思潮，整架車頓時靜寂下來，空蕩蕩的，給人一種無終無盡的感覺。似由山崖潑落的一盆水，沒着地前已散得不見踪影，永遠碰不着地，永遠碰不着。他耳鼓反而因這突然一收的聲音，不習慣地鳴了起來，像急着要和緩些什麼，又像要掩飾些什麼。他不禁自嘲地冷笑一聲，隨那亮起的綠燈，熟練地踏落油門，咬一下車子如銀魚般平穩地滑開去，留下一股嗆得人透不過氣的烟油味，毒氣一般地播散，漸漸淡去。

他轉了個圈，便抵達假日酒店。他喜歡這個地方，清一色的綠和淺綠，青和淺青。天花板上掛滿一片片琉璃葉子，反射一百幾十火的燈泡，燦燦晶瑩，叫人眼都給看花了。他選了個近柱子面對大門的角落——他喜歡這個位子，能令他不留痕跡地閱人。那班兄弟還沒來，他看看手錶，才八時多一點，看樣子他們不到十時不會出現罷。

他要了杯咖啡。場子中央的三人樂隊，拉提琴的拉提琴，吹笛子的吹笛子，都是那麼不情不願地奏着，一個個木口木臉。他忽然想到依達筆下的「洋琴鬼」，嘖一聲笑了出來。

這就是生活了，不管你情願不情願，還是要做下去。藝術是什麼？現在阿貓阿狗也會彈琴畫畫呢。他慢慢倒入二匙白糖，慢慢地，沒有頭緒地想。然後他攪動咖啡，泡沫浮在上邊，一圈套着一圈，掙扎着要向外游開，却只能留在杯內。他不明白公司裏的同事爲什麼還不能接受他，已經四個多月了，大家還是如避蛇蝎一樣的躲他，像是同他說上一句話都會身敗

名裂似的，真不明白他們，這麼舊思想的一羣人，這麼保守的社會，私生活真是這麼重要嗎？現在連過馬路都要被管制，若再約束自己的話，豈不是連最起碼的自由都完蛋？他可不理別人說他什麼。青菜豆腐，各有所愛。人人都有一張嘴，他那管得這麼多，嘿，誰人不說人是非？他想得出神，咖啡被攪得流出杯外還不知曉。小銀匙叮一聲噹一聲悅耳地敲着杯緣，像是說要又像是不要，也不知該如何順着它才是。

樂隊休息去了。他開始沉入自己的世界，想起許多人與事，心悸與快樂，一幕幕十六厘米的電影，放映機答答地轉，古老而熟悉的聲音，給人一種安祥的感覺，他慢慢調正焦點，以往模糊的，現在都清楚了。然後他想起阿寶。開始製造一些假想的情節，好不好見他？好不好上前打個招呼？心中頓時轉過千百個念頭。這麼多個日子了，他以爲已經忘了的事，原來還是記得的。而且這般清楚，就像昨日。

他也是在這兒認識阿寶的。阿寶是他同學的朋友，由介紹而認識，由淺交而深交。他記得臨走前阿寶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大有相見恨晚之態。指印深深印在他的手掌，久久不退。是那種十分通俗的小說情節，沒有伏筆，沒有高潮，自己想來，也覺得好笑。有時他也想：爲什麼不是他駕車撞倒阿寶而相識或是更富戲劇性一點的發展。一切來得似乎太平淡了，平淡得如同一杯白開水，不渴時喝不喝都一樣。

阿寶並不漂亮，但聲音是低沉的，略爲沙啞，似他車內的錄音機，帶有磁性，一下子便將他吸了過去，那麼的不由自主；其實一半是情願。阿寶是真心的對他好，一如他照顧他心愛的貓。爲牠沐浴，爲牠修髮。阿寶的陰晴隨他而變，這麼樣的親，他未免暗暗心驚。他的感情是有季節的，冬天是梅，秋天是菊。花開後自然要謝，總不成叫他季季對同一株花罷？你不能說他善變，他不能忍受的事多着呢；阿寶吃飯時發出的噴嚏之聲，飯後不用牙籤，却嘶嘶地吸着牙縫間的菜絲，還不時用手指去挖，多麼可怕的習慣。當然還有阿寶的口臭，老一天，三秒鐘刷牙的速度你聽過沒有？還有他的睡相，他的局部發胖，他SSCC的英文發音。沙啞迷人的聲音，原來是喉間一塊濃黃帶青的痰。多麼可怕。阿寶真令他噁心，他真的不能忍受下去了。不是他的錯吧？不是吧？他一直安慰自己，離開阿寶不是他的錯，其實是他自己造成的，是阿寶迫他的。但還是內疚，所以一直記得他，記到現在。

現在他記起，記起阿寶有軟軟暖暖的臂，似一潭池水，經年泛着濕氣。阿寶有美麗的濃髮，他不時爲阿寶修剪的髮。自己的傑作，總是好的。或許改日該見一見阿寶，不知他還記得我嗎？他想。他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種念頭。大概人都是這般犯賤的吧。

大堂裏人來人往，却不聞聲啊，像是在上演一部哑劇，除了動作，一切都是多餘的。坐在他對面的洋人，誇張的舞動刀叉，窮凶極惡地咬嚼半生不熟的牛肉，血淋淋帶腥味的液汁自他齒縫間汩汩流下，沾了一臉，乍看倒像是戲裏的奸臣。那洋人抬頭望見他盯着自己，便朝他裂嘴笑笑，露出一口黑黃的牙。他想像得到那傢伙口臭的程度，那種形容不出的味道，一下子便招徠千百隻烏金大蠅，繞着他牛肉上下飛舞，囉囉囁囁地說：給我給我給我。另一些則是：我要我要我要。洋人很是得意，呵呵地笑，嘴一張，突然便湧出一大團濕答答的糞肥蛆虫來。他怪叫一聲，推翻桌子，急急逃出大門。

門外的風使他清醒一些。頂頭探照燈強烈地照着他，似灼在皮上，一種熱辣辣的感覺。他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他又沒喝酒，怎麼頭重得這麼利害，像垂着一塊鉛似的，側頭望見自己立在牆上的長鏡裏，一張臉出奇蒼白，帶着蒼涼神色，似經歷過許多朝代的盛衰，已經力不從心了。他怔一怔，好久沒晒太陽了，他想。

Jorge Luis Borges 作

凌 高 譯

秘密奇蹟

作者簡介：

阿根廷作家波赫（Jorge Luis Borges），一八九九年生於布宜諾斯艾麗斯。一九一四年，波赫隨家遷往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定居瑞士，在那兒完成大學課程和開始創作。較後他在西班牙吸收了當時的極端主義者（Ultraist）的文學理論，並於一九二一年回到阿根廷後，聯同其他年輕作家致力從事這一類型的創作。直到一九三八年，波赫主要的作品是詩和評論。

但當波赫在一九三八年因敗血症而差點死亡之後，他開始創作獨

特的散文體小說。他用平鋪直敘的說故事方式，却能使作品奇異的充滿形上學意念；這些作品使他在國際間聲名大噪。

波赫曾獲多項文學獎，包括和貝克特（Samuel Beckett）在一九六一年分享的國際出版者獎金；他是公認的當代最有成就的西班牙作家。

And God had him die for a hundred years and
then revived him and sai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A day or a part of a day," he answered.

Koran, II, 261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晚上，在布拉格仄勒卡士的一幢公寓裏，未完成的劇本「敵人」、「永恆之辯護」，以及研究耶谷波米乃間接屬於猶太源流的作者查洛密·拉狄克，做了一個下着冗長棋局的夢。下棋者不是兩個人，而是兩個顯著的家族；棋局也已經進行了許多世紀。沒有人記得賭注是什麼，但謠傳那非常龐巨，也許是無限的；棋士和棋盤都處於一座秘密的塔裏。查洛密（在他夢中）是兩個競爭家族其中之一的大兒子。鐘敲棋局啓始的時間到了——那是不能延期的。夢者奔過落雨浩漠的沙上，無法記取棋子或是下棋的規則。就在這節骨眼上他醒了。雨和恐怖鐘聲的叮噓停止。一個有節奏的，一致的聲浪，不時被發號施令

的喊聲打斷，從仄勒卡士升起來。此時已是黎明時分，第三縱隊的武裝先頭部隊正開進布拉格。

政府當局於十九日接獲一紙廢止通知；同樣十九日，向晚，查洛密·拉狄克被逮捕了。他沒有辦法辯駁蓋世太保的任何一項指控；他母親的姓氏是查洛士拉夫斯基，他屬於猶太血統，他有關波米的研說有強調猶太之嫌，他針對恩舒魯斯的抗議書上的簽名比人多一個。一九二八年他替赫曼巴洛夫出版社翻譯了「塞弗·耶吉拉」這本書。出版社令人生厭的目錄經過誇張，爲了公開起見，譯者的聲譽跟目錄都由朱利士羅夫查驗，他是掌握拉狄克命運的官員之一。除了在本身專長的範疇內，每個人都是很容易信服的；兩三個哥德體的形容詞便足夠使朱利士羅夫信服拉狄克的嚴重性，於是以「替作者吹噓」的罪名判處他死刑。處決時決定於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點正。這個拖延（其重要性讀者稍後會明白）是因爲執權一方希望不受影響而緩慢進行，像植物的生長一般。

拉狄克最先的反應是純然恐懼。他覺得他不會從絞架、斷頭台或刀前退縮，但是被槍隊槍斃却是叫人難以忍受。他徒空地企圖讓自己信服那平凡、直接死亡的事實才是可怕的，而非隨之而來的境況。他不倦地想像這些境況，愚昧地想要耗盡它們可能的變度。他無休地期待著死亡的進展，從失眠的晨昏到詭譎的射擊。在朱利士羅夫判定的日子蒞臨以前，他已經在形狀與角度拉緊呈幾何圖像的可能性庭院中死了幾百次，被不同數目變化的士兵用機關槍掃射，有時候從遠距離，有時候從近處。他真正恐懼（也許勇敢）地面對這些假想的處決；每個幻影都持續了數秒鐘。當周圍關閉了，查洛密再度冗長地返回到他死亡的顫抖晚禱中。然後他賡悟現實不常與我們對它的期待一致；他用自己的邏輯推論：要預見周詳的細節乃是爲了要阻止它發生。信任這種脆弱的幻術，他創造出了最可怕的細節，「以便使它們不會發生」。最後，很自然的，他竟害怕那是屬於先知之見。憂愁的夜晚，他企圖找尋一些方法來捉緊飛逝的時間的真義。他知道它正匆促奔向廿九日的早晨。他大聲推理：「我現在是在二十二日晚上；當這個晚上過完（還有另外六個晚上），我是不易傷害的、不朽的。」睡眠的夜晚對他好像是深而黝黑的水池，使他能潛沉下去。有時候他焦躁地渴望終將迸發的槍聲來解脫他，不管好友，讓他從他徒奈緊迫的想像中解脫。二十八日，落日餘輝從鐵條欄着的高

窗反射進來，他憶及其劇本「敵人」，於是把他自這些悲慘的顧慮中偏拉出來。

拉狄克年近四十。除了一些友誼和許多嗜好外，文學疑題的探討構成了他的生命。像所有作家一樣，他以他們所完成的來衡量他們的成就，並且認為他們也以他的想像與構思來衡量他。所有他出版過的書都留給他一種懊悔的複雜感覺。他對波米、埃茲拉、弗洛特等人作品的研究僅是受到要求必然的顯示；他之翻譯「塞弗·耶吉拉」是由於疏忽，疲憊及臆測。「永恆之辯護」也許缺點較少。第一冊講述了人類對永恆所持幾個觀念的歷史，從不可改變的「巴米尼斯之生」到可修改的「與頓之逝」。第二冊否定了（布拉德利的）宇宙之一切事件組成短暫系列的說法，討論說，人類可能有的經驗次數並非無限，只要有一個「重複」便足夠証明時間是一項謬誤……很不幸的，展示這項謬誤的論點同樣荒謬。拉狄克習慣以一種蔑視的困惑重讀它們。他也曾寫了一組「印象主義」的詩；令詩人懊惱的是它們曾被收入一九二四年出版的選集中，後來的一些選集也都將之繼承下來。從這些曖昧、無奇的過去，拉狄克希冀能用他的詩劇「敵人」來拯救自己。（拉狄克認為詩的形式是必要的，因為它讓讀者能夠看清夢幻——藝術成份的一種。）

劇本遵照時間、地點及情節的一致而寫。背景放在那卡尼，羅默斯達的書房裏，在十九世紀某個最後的下午。第一幕第一場有一個陌生人來造訪羅默斯達。（鐘敲七下，落日強烈的光線照亮窗戶，一首熱情、熱稔的匈牙利音樂飄浮空中。）接着又有許多人來訪；羅默斯達不認識那些再三要求他的人，但他有一種彷彿在某些地方——也許是在夢中，見過他們的不舒坦的感覺。他們向他諂媚，然而很顯然——觀眾先發覺後才到羅默斯達——他們都是秘密敵人，聯合來毀滅他。羅默斯達成功地查出並躲開了他們所進行的陰謀。對白中出現了他親愛的人維蒂諾，以及一位曾經一度青睞她的名古賓的人。古賓現在已經失去理智，他相信自己就是羅默斯達。危機加重；羅默斯達，在第二幕末尾，被逼殺死其中一個陰謀者。第三也是最後的一幕開始。不合理的事逐漸加多；似乎已經下場了的演員再次出現；羅默斯達殺死的那個人又返回須臾。有人指出夜猶未降臨；鐘敲七下，高窗在西邊的太陽下反射，空氣中帶着一首熱情的匈牙利音樂。第一位演員上台重複他在第一幕第一場中所說的話。羅默斯達毫不驚訝地與他交談；觀眾終於明白羅默斯達即是可憐的古賓。這齣戲劇從未上演過；那

是古賓藉以愈生不息的循環的謬妄。

拉狄克從未詢問過自己，這齣謬誤的悲喜劇到底是反常或令人驚嘆的，精思的或隨成的。他覺得我剛才描繪的情節是精心設構來掩飾他的缺點，加強他的能力，有可能讓他贖回（象徵性地）他生命之意義。他已經完成第一和第三幕的一兩場；作品的韻律本質使他能够不斷修正，即算草稿不在跟前亦能改變六音步。他想着仍有兩幕要寫，但他不久就要死了。他在黑暗中對神說：「假如在某些情況下我活着，假如我不是祢的重複和錯誤中的一個，那麼我以『敵人』作者的名譽而存。要完成這部可以用來替祢辯護的劇本，我需要多一年的時間。世紀與時間所屬的祢，請允諾我這些日子。」這是最後一夜，最可怕的一夜，但十分鐘後，睡眠像黑水淹溺了他。

天將破曉，他夢見自己躲在克里門汀圖書館的一間正廳裏。一位戴黑眼鏡的管理員問他：「你在找什麼？」拉狄克回答：「我在找神。」管理員說：「神在克里門汀四十萬冊書中一冊的一頁中的一個字裏。我父親還有父親的父親等曾經查尋過這個字；我自己也查得眼盲了。」他摘下眼鏡，拉狄克看見他的眼睛已經死了。一個讀者進來歸還地圖。「這張地圖一點價值都沒有，」他說，把它遞給拉狄克，他胡亂攤開。在一陣暈眩下他瞥見印度的版圖。他突然充滿信心，觸摸一行最小的字。一個無所不在的聲音對他說：「你工作的時間已被允諾。」這當時拉狄克醒了。

他記得人的夢屬於神，而麥莫尼迪斯曾經寫過，凡是在夢中明晰清楚聽到却看不見說話者的話是神聖的。他整裝：兩名士兵走進囚房命令他跟着他們走。

由門背後，拉狄克窺見一條迷宮般的走廊、梯級，和分隔的建築物。現實比較不引人入勝：他們沿着一道窄狹的鐵梯級走下到裏邊的庭院。幾名士兵——有的制服沒扣好——正在檢查一輛摩多車而討論着。士官長看看鐘：八點四十四分。他們必須等待它敲九點。拉狄克比令人憐憫更無意義地坐落一堆木頭上。他注意到士兵們的眼光在迴避他。爲了讓他消除等待時的緊張，士官長遞了根烟給他。拉狄克不抽烟；他鑑於禮貌或謙恭而接受。點火時，他發覺他的手在顫抖。天空佈滿雲層；士兵們放低嗓門說話有若他已經死了。徒然地，他試圖回憶一位以維蒂諾做爲象徵的女子。

槍隊排好立正着。拉狄克，背靠營房牆壁竚立，等待子彈射來。有人指出牆壁將會濺染

血漬；受害者於是被令上前幾步。很不諧和的，這使拉狄克聯想到攝影師手脚笨拙的準備。一滴大雨點跌落拉狄克一邊的太陽穴上，緩慢滾下他的臉頰；士官長喊出最後一聲命令。

物質世界趨趨停頓。

槍桿滙對着拉狄克，但是即將槍斃他的人都站着沒動。士官長的手臂恆成一個未做完的手勢。庭院內一塊鋪路石板上面，一隻蜜蜂投下一個不變的影子。風停，像在畫中那般。拉狄克試圖叫一聲，吐一個字，做一項手勢。他發覺他已經癱瘓。沒有一絲聲音從停頓的世界傳達他那裏。他想：「我在地獄裏，我已經死了。」他想：「我瘋了。」他想：「時間已經停止。」然後他思索着如果情形真是這樣，他的心思也會停止呀。他要試驗一下；他重複（不掀動咀唇）維吉爾神秘的第四「牧歌」。他想像如今變得遙遠的士兵也在分担他的焦慮吧；他渴望能與他們溝通。他很驚訝竟無絲毫疲憊的感覺，甚至連他延長不動的麻木亦未令他疲憊。經過一段模糊的時間後他跌入了沉睡。醒過來時世界仍繼續不動及緘默。那滴雨水猶掛在他臉頰上，蜜蜂的影子猶印在石板上。從他丟棄的烟蒂升上來的烟靄還未消散。拉狄克還未明白以前，另一「天」溜走了。

他曾經祈求神給他一年時間來完成他的作品；全能的祂允諾了。神爲他製造了一個神秘奇蹟；那位德國長官會在預定的時間內殺他，但在他腦中，一年將在命令與處決之間過去。他從迷惑進入恍惚，從恍惚進入聽任，從聽任進入突發的感恩。

除了記憶外他無任何文件；他得自每個增加六音步的訓練，使他能够不遺忘那些未完整的段落，而那是其他人所無法做到的。他並不是爲了後代甚或爲了不知文學趣旨是什麼的神而工作。精確地、不動地、神秘地，他在時間裏構造他高超的、隱形的迷宮。他兩次修改第三幕。他刪掉某些太明顯的象徵，例如重複敲打的鐘聲、音樂。沒有什麼催促他。他省略、他濃縮、他擴充。在某些情況下他回到原來的樣本。他漸漸感到對庭院、對營房產生的愛；他眼前的一張臉使他修潤了對羅默斯達性格的構思。他發現原來騷擾着福妻拜的疲憊聲僅是視覺迷信，是文字而非語言的弱點與局限……他歸結了他的劇本。他只剩下單一片語的問題。他終於找到它。那滴雨水滑落他的臉頰。他張口發出一聲狂叫，抽動臉孔，僵倒在四响槍聲中。

查洛密·拉狄克死於三月二十九日早上九點零二分。

棕色世界

● 因摩



木刻 | Edvard Munch (1863—1944) 作

熱的橋

1

這座橋的前面即是×村。每天，我都要渡過這座橋，從×村來到這座山丘。從小就在×村長大的我，一直不會離開過它。每當興奮之際想到離開它到別處流浪或生活時，總無緣無故地興起一股強烈的緬懷之心，就是這種情緒阻擾了我，使我無法拋掉它。它形成重重的包袱，壓迫着我的人生，不是我居住它的裏面，而是它居住在我的裏面。如今，我已不再年輕，再也無法多做青春的幻想，連我頹落的感情也枯萎。有時，我極度地渴盼有個女兒，我並不希求什麼，沒有妻子，也沒有榮譽。我只希望有個女兒，能躺在我的懷裏或掌心，使我的愛得到應有的滋長，尤其我那一份不可比擬的強烈的愛，使它能得到尊重。而且，僅僅是女兒的女人，不以女人而存在的純潔，即使我們相擁在一塊，也不需要以性來自我驅策。人類需要以性來驅策自我，使自我更向前躍進。

譬如說那這橋，便是使山丘與×村的關係得到保障的証據。証據的本身，乃是立體的事實之顯現，也是自由之本身。我獲得孤獨，却喪失自由。

2

今天，我又來到這座小丘。

×村靜悄沒有聲響。×村那麼簡單，比自然還要簡單，一種人工的簡單。×村裏，沒有罪犯、畫家、士兵，也沒有獎章掛在家家戶戶的窗口。×村甚至連雞鳴聲也聽不到，總之，它在陽光底下，是白白的。

我也爲了它的這種固執，感到欣悅。我感到人生並不需依賴理想，只要一個人真實地去感覺。這感覺即是悲劇的，也是喜劇的。是前進的，也是停滯的；是混沌，也是秩序，人類賴了它的資源才繼續下去，它的存在，乃是對空氣的妒忌與模倣。

躺在這兒不是蠻舒適的？樹蔭疊合得很濃，陽光從樹梢邊斜過，雲彩的曲綫，濃縮得厲害。

我不知躺了多久，當我再度醒來時，感到飢渴漉漉，隨手打開了放在膝蓋旁的一個小紙袋，幾塊麵包已冷得縮成一團。我又嗅到那種氣味，不知是風或空氣本身散發出來的，薄涼而芬芳。

吞嚥了幾口，我打開一個小瓶子，喝了幾口水。這時，我又想起了許多年前的某個夜晚。

那時，我們是在聖島過夜，古舊的樓子有一種舊了的氣味，也發出那一股隱約的歷史般的氣氛。我就處身在那種氣氛的正中央。我的肉體，猶如沉在水底的一顆氣球，在那種說不出來的微妙氣息中浮盪。

兩個女孩依牆而坐，邱爾夫在彈吉打。我憎恨吉打的聲音，它破壞了我內部天然的寧靜與安詳的聲音，我內部也有一道聲音，只是它無法用任何樂器來彈奏，只要觸及人類的樂器，它的完美性便遭受殞傷。

總之，我對吉打的嘈吵感到失望。那個聲音使我聽到古代的曠野上營火會以及舞步混亂的節拍，人以他的運動來破壞自然的和諧，這往往使我無可忍受。

整夜，我們都沒睡，一點也不疲倦，腦子受到電燈泡的刺激，肉體彷彿變成一團光似的。窗外月光明亮，幾點燦爛的星星在夜空裏閃爍着。樹木勾劃着寂落的風情。島嶼由于少有人來，陸地便發出那股原有的不受人氣所侵襲的芬芳，我感到整棟房子在漂浮似的，或者像正沉澱下水底一般，那種神秘的迴音，一直在我心裏震動不停。

另一方面，我也確信我的直覺是對的。地球一直是浮盪在空中的。

邱爾夫手舞足蹈，我也想使衆人都手舞足蹈，可是，我的身體像凝固起來的礦物質，凝固得無法動彈。我想，這可是由于電燈泡的緣故，在陽光底下，我的手脚是輕快敏捷的，它能自由地被搬動播弄。夜使我沉醉在興奮的遺忘中。

……當我稍爲收斂心思時，我才發現麵包已吃完，水也喝了大半。那個夜晚的情景之餘波，依舊對我發出若有若無的訊號。

我之所以無法忘懷這個記憶，因爲在我睡醒時，也時常感到自己處在某種漂浮的喜悅裏，它們之間明顯的相似，使我感到夢以它壯嚴的姿態出現在現實裏。

3

暮日，我走回×村。到了住宅前，我頓然停下了脚。原是漆上棕色的屋子，這時好像變了色彩，發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光芒。我被那種光芒也嚇了一着。不過，當我再仔細瞧時，房子恢復了原來，色彩已經呈顯褪色的跡象。

四周的房子已亮起了燈，夜靜靜。推開門，門吱啞一聲，頓然，我看到裏頭坐了一個小女孩；女孩迅即轉過身，對我悄悄地笑起來。那個臉孔我從未見過，×村的女孩堆裏也不像有這張臉。

我驚疑着不知所措。女孩突然嘩叫起來，瞬間，從四面牆壁跳出一大羣孩童，喧鬧着向我逼進。到這時，我才恍然這是他們在鬧惡作劇，由於他們都化了粧，我一時無法認出誰，可是這批頑童如何曉得我內心貪嗜一個女兒！我從未把這件事告訴旁人。

孩子們吵够了，一窩蜂就衝出門口，消失在點點燈光重疊的陰影裏頭。

最使我驚奇的却是坐在正中央的女孩，險些誤認她即是我的女兒。總之，我確實以為她像極了我的容貌。不論如何，要想像她不是我的女兒，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她是我的女兒，那麼，這時是她背叛了我，帶上新的我不認得的假面具，逃竄到世界上某些我不曉得的角落去了。

這麼想，該是我夢的錯覺吧。我也知道這是錯覺，它頑固得像石頭，阻礙着我的睡眠。隔天天未亮，我爬起床，跑出了×村。

我決定把她找回來，可是她的臉孔我一點也不認得。加上初見她時那種震驚，更使我辨認不出她。事實上，會不會存在這世界上的只是她的影子，而她本人，則像地下水一般消失于無垠的空中？

憑空就有了個女兒的我，也負載了不少煩惱。從不結婚的我，也決不會有什麼女兒的。如今，我感到對夢的頑強之信任，使我相信夢的本身，乃是現實的一部份，也是真理和自由的本身。

我跑到了那座橋時，黎明已過，橋有點熾熱，我踏上腳，它的熱度即感染了我。可是，這樣的時刻，橋是絕不會熱的。

忽然，我眼前又出現她的幻影。無法相信那是幻影的我，閉上眼睛片刻；果然不是幻影。她悄悄地笑着，坐在橋的另一邊。我向她走過去，忽然，她發出一聲喊叫，雖是那麼短小的她，聲音却是異常沙啞。第二次了我聽到她的聲音，彷彿雷鳴在耳旁。

更且，我也意料不到她會跑得那麼快，閃眼間，她已跑出山脊旁的小徑通口，當我拔步起追時，她已消失在山脊背後。

我撲個空。清晨非常寂靜，×村也有了人影在躍動，橋上走過一些人，我躲進山坡上的一塊叢林裏。她的叫喊聲依稀清澈。

失去她，我又增添幾分落寞。可是，既然她存在這世上，要找回來，便不會有所困難。不過，找回來的她，究竟會是誰，這又引起我的混亂。我聽到遙遠的曠野上，營火會的吵嘈以及亂了舞步節拍的尖叫聲，像道道鐵片般向我飛來，它們繪出了不幸與陶醉。這時刻，大地寂靜依常，橋對我發出嘲笑般的注視，我彷彿從地面上掉落到什麼地方，她的姿影又在橋上跑了起來。

墜落的鳥（三）

「真準時，好像伙。」女的笑著，細小白皓的牙齒，笑著，天真而燦爛。

這時候，柏油路上還未出現其他人影。一道街路靜靜地，兩旁豎立著冷漠的工廠。

他站著，腳有些不穩，女的扶他一把，順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開什麼玩笑，真是。吃過早餐沒有。」

「還沒有。」

「走，我請你。」

越過後面的一條街，便可以截到車子，來到印度咖啡攤，四周的人羣都驚疑地看著他。

湯燒盞盞，胡椒粉的味道很濃，帶著隱秘討好人的什麼。

「你病了。」女的水一般的眸光凝望他。

「只是有點餓。再叫一盤麵包嗎？」

他們再叫了一盤麵包。有人從隔鄰走出來，走到接近大街的拐角處便消失掉背影。空氣保留著

純淨，未經過震動的大氣，冰寒地在體外飄浮。

「臉好蒼白。」

「沒——再叫一盤湯嗎？」

印度人端過湯來。幾塊切得四四方方的羊肉。湯的表面，浮着一層金滴似的油澤。他把鳥放在桌上，鳥的屍體已僵硬，不過，腹部還有點柔軟。

「是上個月看到的那隻？」

「好像是。好像不是。」

「蠻可愛的模樣。」

「牠死了。」

「死了？不是更可愛嗎？人總不會無端端地死亡，這有多幸福。」

「多麼危險的女孩。」

「不是爲了愛才這樣的，女孩。」

疲勞向他襲來。經過一白晝和夜晚的奔跑，沒有進食，沒有睡眠，這時，他感到異常疲乏。即使在女的面前，他也無法振作。飢餓平息後，精神也恢復些許。

接近黎明時，天空亮着月光，月光柔和地照亮林子。他非得撥開一堆羊齒植物，便不能檢到牠。牠微弱地在羊齒植物堆裏喘着息。要撥開羊齒植物並不容易，最後他強硬地拉開植物的一角，馬上便鑽進去，伸開手，牠便在他掌心裏。吸進去的空氣愈來愈少。月光肅穆地照着他們。良久，他才走出林子。

「昨天我到處找你，你却和牠在一塊。」

「不。是在黎明時分，我才發現到牠。」

「還以爲你存心躲開呢。」

「怎會？」

「想是不會，一個月來你倒還規矩。」

她開心地笑着。被陽光晒黑的臉，看上去呈棕色。雖是毫不顧慮地笑，笑容却挺精緻。

「你這麼早掛電給我，爲了什麼？」

他沉默地看着鳥，四周的人也驚奇地看着鳥兒。兩個馬來小孩圍過來，半俯在桌面上逗弄着牠

由於牠癱瘓在微黑的桌面上，空氣便顯得有點殘酷。跟牠比起來，關在籠子裏的牠們，是自由

得多了。飛着飛着，忽然被陷阱所逮捕，後來便移居到籠子裏面，那是華麗的監牢。被遊客任意地觀賞着牠們的失敗與不幸，活生生地暴露恥辱與痛苦。而且，人類還假造了小型林子，供牠們玩賞，也使人類能參與牠們的生活。在林子裏活躍，彼此不斷接近。只是，牠們無法像以往般地飛翔和覓食。一切是舒適的，舒適得麻痺了牠們的氣質，舒適得苦悶與矛盾，舒適得牠們不願回想過去的日子，又一方面狂熱地渴望過去林林種種的歲月。

儘管如此，牠們比牠仍然擁有更多的自由似的。牠只冷漠地縮成一團。

「他呢？」

「誰？別提他好嗎？他不關重要。」

牠們的目光對峙一瞬，四圍瞳孔接觸在一起。彷彿兩塊玻璃片，碰撞在一起般。

「真的，我在乎的是你。」

右邊的馬來小孩，忽然伸過手把鳥兒提高，高興地叫着。印度人走過來，把牠們趕走，將接在手裏的鳥兒放回桌面。微黑的桌面有點潮濕。

「爲什麼不肯告訴我？」

「什麼？」

「一直要瞞我嗎？」

「好吧，我是爲了到妳那兒做事才找妳。」

「真的爲了這個。」

「當然。」

「不是爲了別的？」

「還有別的吗？」

「誰懂。」女的悲壯地拂了下前髮，低下頭，注視着鳥。

「多幸福的傢伙。」

「牠死了。」

「不是嗎？能够爲愛死去不是頂幸福的？」

「多陰暗的女孩。」

「陰暗嗎？」

女的忽然又無端端地笑起來。笑容在早晨裏很燦爛。

隔一會，他站起來，從褲袋掏出一疊鈔票。鈔票收在袋子裏久了似的。不過，她却一把按住他的手。過後，他把鳥兒交給印度人。

「你上哪兒？」印度人問他。

「找一份事做。」

「對了，你也該找個事兒做。」

「謝謝你。」

印度人把牠放在破舊的木箱上，托着下巴領着首。附近的攤子稀疏幾個人，散漫地在抽煙。安靜的街道，傳來尖銳的車笛聲。陽光已從布帳後面升起，斜斜地射在馬路上，構成淡淡的金黃。

「填上。」來到辦公室，女的把一份表格推到我的胸口，興奮地笑着。窗外佇立着幾束迫低的雲彩。

「真好玩。」女的一手繞過他的頸項，搖着他。然後，把寫好的表格接過來看一遍，粗率地夾進文書夾里，放在桌子一旁，抬起眼端望着他。眼珠子映着窗口的光綫，散發出冶艷的鉛華，閃閃發亮如泡沫般的晶瑩。

「爲愛無端端地死去，多幸福，現在也行。」她的額角壓在他的肩膀上說。

「在這兒安心地做事，別胡來。」

「妳呢？爲啥提這個？」

「我早就辭職了。上個月你不是說過，不會留在這裏，所以我便辭職了。」

「再復職呢？」

「不行。公司的規矩很嚴，會以爲我在胡鬧什麼。」

「我們會再見面嗎？」

「無法不見面，對嗎？」停了一陣，她說：「讓我把文件交代清楚，到外邊等我。」不久，她從生鏽的鐵門走出來，迎着陽光，頭髮在風裏飄搖，髮絲沒電過直直地垂下觸到肩膀，底部剪得很平，掩蓋過雙耳垂及頸項，尾端微微向內捲起，髮絲也向前散開，看起來是在頸項四周圍上了黑色

的什麼，也是落在胸前的髮絲，走動時左右地飄飛，令人感到異常青春與純潔。

「到公園走。」她的臉孔幾乎碰着他。

「鳥兒還沒取回來呢。」兩個人又回到印度人的攤子。情況很不對，印度人呆站在攤子前面，當他們走近時，他驚疑地望着他們。鳥兒不在木箱上。

「那羣，那羣，我追了他們幾圈，可是他們的腿很滑溜，沒法追上，那羣，牠被他們搶了，那羣頑童。」

幾個小孩在攤子後面的草地上跳躍着，把牠從中間撕裂成幾塊。

「那羣頑童。」她生氣地喊着。

小孩看着逼近過來的人，呆了半陣，把鳥慌張地丟在地上，向街道胡亂地跑去。

他們俯身把碎成幾塊的鳥兒撿起，鳥兒發出一股腥味。兩個人的手都髒兮兮地糾纏在一起。他再次回過頭看一眼目光如冰的印度人呆在那兒不知所措。小孩也消失得無踪無影。這時，一度朦朧的世界之輪廓，才開始在他四周圍鮮明起來。

女的變得很靜。眼裏閃着淚光，說是淚光，不覺間就淌下幾顆淚來，茫茫然地斜視着他。

陽光把她的臉照白。他感受到新的溫暖，對她的愛也變得很濃。

青春與耳

T街是一條喧囂的街道。每天，不停止的車聲，人羣的吵音，小孩和婦女吵嘴的尖叫聲，播音機的聲响以及隱約的小型工廠所發出的機械之噪音。

對這些，他都一無所感。每天都在做着悶燥單調的工作，將從裁縫店取來的衣飾縫上，靠着低微的收入過活。對於街道上的噪音，他幾乎一無所知，從人的蠕動裏，他體會到生之繁躁，但他不曉得那是些什麼。他一開始便是個寧靜的存在。

有時，對於縫製的美麗衣裳，他也不禁興起了幻想。如果有什麼女孩爲他而穿上這些衣飾，他會發現這世界的原有之意義觀。不過，在這漫長而毫無作爲的假想裏，也隱藏了不簡單的羞恥之心。當然，在羞恥稍爲斂跡時，也不是沒有狂喜的的矛盾心理。總之，那是一個聾子開始在構思美麗的噪音時，所自然而然興起的悲愁。而悲愁的本質，也淡淡地牽連了再容納不了痛苦的喜悅之情。那時一顆活着的心靈，不再是一樁願意放棄的期待。

他當過鞋匠，由於連顧客吩咐的指示都領略不清，後來被迫放棄這種行業。能够接觸到人羣的機會頗然沉沒了，女人更不會出現在這狹窄的房間。

除了漫長的操作外，偶然他也会到街角踴躍。

這是個寒冷的早晨。從冰凍的早晨的街口飄過來冷峭峭的輕風。對噪音無所知的他，對繁忙的事務便產生特殊的敏感，那一道動着的綽條，人影，以及地面上飄動的一切，有時，也會蓄成利刀刺割過來。如果心情鬆弛，一切交織起來的輓動，便會鐵片般重甸甸向他襲來。長年置身在深底洞似的身子，以及體內轟然响着的迴音喚起的寂寞感，再也接收不了地上人們的浮躁之舉動。由於對事物不再感到它的韻律，像鳥兒這等活潑的生物，也引起他的悲傷之情意。如果不再耐心地觀察牠們的體型，反會被那動着的姿影所擊倒，事物本身加諸他身上的壓迫力，怕比耳聾來得深沉。

已經習慣用眼睛去看事物的節拍，再由零碎的節拍重新組織成自己所要求的意義，不過節拍本身不意味着補償，也沒有獲得特殊本能的自由感，因此，即使這樣的一個早晨，也牽不起內心的泡沫似的情趣。

兩個妹妹已上學。房裏剩下他。三間睡房他佔了一間，縫衣機擺在窗口，一大堆的衣服丟在身後的床褥上。沉悶的工作開始之前，他慣例地喝了幾口清水，把衣服稍爲檢查，然後抓起那件棕色的衣裳，茫然地觀看著。

○

隔天，是同樣寒冷的早晨。十月尾的林子，引起人的寂寥。除了工作，對窗外拋落下來的各種歡愉，他一點也體會不到。就如山上的野人，不知道有朱古力糖一般。

對這件棕色的衣裳他特別細心地縫裁，已經到了店裏人催貨的時候，他還勁自慢條斯理地未交出貨，或許是不把它當成貨品的緣故，也就捨不得輕易脫手。

只有這樣的時刻，內心才產生與外界的聯系。也不全和世界發生了聯系，而是和這件棕色衣裳所存在的世界發生了一些隱秘的情份。他把這棕色衣裳想像成另一世界的所有物。事實上，這件棕色衣裳也不適合街道上的女人，她們長得矮小，這衣却剪裁得很長，顯然只合適高大的身材。或許惡作劇的什麼，這衣裳才落入他手裏。

倘若能和衣服的主人見面，該是何等奇妙的際會，期待若能換取幸福的話，他是在期待中，倘若不是，不就是對自己的惡作劇？不過，他對自我也深感厭煩，至少，世間沿用的自我這些字眼，他全不領略。

他喝了幾口水，房間內響起的的噠噠，有規律而細密焦慮的不斷朝前並且向一個細小的洞穴奔騰躍進的聲音。

○

三天來，都是同樣冷凍的早晨。街上不知何時飄來了煙霧，建築物在白茫茫之中，勾劃着水晶宮般的朦朧之輪廓。

窗口迎進微弱的光芒。

與那迷茫的景色比起來，房間反而亮多了。由于霧氣的關係，世界在宣佈什麼祕密似的，地面也引起了新的衝突，改變中的動亂之景色吐霧出一份厭倦，以及對希望的極度遺忘。那團團的煙霧，恰好使他看到恍然的地球的原始。

縱然如此，他又回到縫衣機上。

明天，非得把這件棕色衣服送上不可，店主人已經催貨好幾次。他把衣服放在膝蓋上審視着，尚未縫卸的邊緣便縫上。

忽然，門輕輕地被敲響。敲門聲持續頗久。門原本就未上鎖，那人也警覺到此，遂推開門的一邊，門只平滑的被推開，隔了半响，從門後才探出一隻眼睛，那眼睛在稍離原位低的地方出現，警銳得像獵犬般屏着氣息。在門外停留片刻，才竄了進來。

他剛意識到門被推開時，那人已站在他背後。兩人對峙起來，那人轉為笑臉，拍一下他的肩膀，說：「我想喝一杯水，你給我倒一杯水。」

他略為會意，悶聲不响地给对方倒了一杯水。男人一口便喝完，笑嘻嘻地看他一眼，然後把杯

子擱在桌上。他靜默地伸過手接過杯子，男人到這時才確定自己的舉動並未受到阻擾，興奮異常地退出去。

○ 在他探知對方是寄居在隔房的悍盜時，不禁大吃一驚。

幾天來，霧氣漸漸稀落。報章也注意到這事兒，大事加以渲染。能引起他的好奇心的，則是有關駭火的新聞，他的好奇心，只寄居在這段段片片的殘殺事件之中，血淋淋地被燻陶着。

不過，今天早晨他不再感到對自己的工作那麼的熱忱。棕色的衣服已經送回店，剩下一大堆色彩繽紛的衣物，無法引起他的遐想，反增加了厭惡的重量。

然而，使他失去平靜的，恐怕是那悍盜的存在。以往，繁忙的街道烘托出他存在的事實，如今則是一個從社會逃脫的人，一步步迫近，威脅他存在的完整性，使他與社會之間的距離，受到重新調整與注目似的，只是這個失去了常態的冷漠之內心，對不滿的壓迫力，促使他深加了戒備。

一貫地，只有他一個站在這陰暗的窗口眺望着城市的步伐。如今，多了一個人。而對方，比他擁有更多參與世界的能力與榮譽，這份榮譽，乃成為少部份信仰的對象，電影也屢次把它拍成崇高不可及的力量。而他，就站在他隔鄰之窗簾後面窺視着街道警笛的起伏，他自由自地在欣賞着人羣的騷亂與蠢動，有關那些聲音的秘密他都一一曉得，有關生命的特殊智慧與嗜好他比任何人領略得更多，可是，他就躺在他隔鄰的女人的床上，接受那一隻嬌潤的胴體，受着女人的愛的祝賀以及對他一切惡行的同情與共鳴，並把自己的一切，最珍貴的，包括靈魂的犧牲也奉獻給他。

可是，他還是不滿足，毅然魯莽地跑進他的房間向他要求水喝。當他由于抽煙或和女人接吻而渴不可耐時，却闖進了他的房間來，從他手中把一杯的水奪過。他不僅擁有了他所沒有的，甚至還要奪取他僅有的。

對於他，他比誰都感到更深的敵意。

○ 今天早晨寒冷不再那麼厲害，天氣轉為溫熱。街道上的噪音依舊，只有他對自己的生存突感恐懼。努力地想把自己隱藏起來的他，因悍盜的介入，才真正看到自己躲躲閃閃的影像，不論何等的

隱情，也畢竟是發生在街道上的一隅。隱密乃是內心的幻想，現實則暗地允許了這份幻想，結果滿以為不被察覺的山洞，竟然破了漏口，曙光照進來，摧毀了那脆弱的作業並且宣告它的破產。

如此，悍盜便一如孩子般的神色，在那兒照亮着他的徒勞，以及使黑暗得以持續的創意。

他對這條街的想望還是殘存的。惟抵達這境地，慾望這事兒才從他的日曆表上被移開，留下空洞偌大的一個缺口。

總之，除了身份不同，悍盜不就是實際上的他自己？那是爲了屈服于可疑的天性或命運的微妙嗜好而迫使自己奔進那口陰森的巢穴。這麼想時，也會搖身一變，就變成隔鄰的男人，冷酷地在嘲笑另一邊那個一無所長的人。究竟該扮演的角色已被他人替換，自己不過是個空洞的軀殼。

只要他離開這兒，這個要脅便會刪去，但如何與他交談？一個汪洋大盜的知識會正常到什麼地步未可知，自己露了臉，也是有反常態的事。

風曾經把一些衣服吹落到地板上，現在，強風陣陣，壓縮着他的眼球。

此時，他又憶起那襲棕色衣裳，如果它落入隔房那女人的手上，他該怎辦？

不覺間，他在房裏來回地踱着步，汗水也流乾了。

風已不那麼強。地面陰暗。街道這時轉爲靜謐，長期對騷亂的敏覺，也就體會到寧靜的珍貴。突然，也因這寧靜的一刻，他感覺到火山爆發似的狂熱以及行動的能力，他的身影也連帶從房子裏消失而去。或許房子裏還留下朦朧的影子，但他的肉體已從房子竄了出去。

拐了幾個街角，來到一所建築物前面。門口站了荷槍實彈的守衛，猶豫一下，從口袋裏掏出筆與紙，潦草地寫了幾個字，惶惶地遞給他。年輕的警員驚疑着，想攔住他，最後遲疑一會，打開紙條來看，幾秒間，他向後面的一個警員喊了幾句，警員迅速地跑起來，向着大門陰森的黑暗中跑進去，眼看身子消失不久，又從門口湧出大批警察，惶亂地夾成一團的警員，有的手按帽子，有的整理腰帶，幾秒間，幾輛巨型的警車已衝駛出警署大門。

行動這麼快，對他不予懷疑的信任帶給他些許的滿足。他想在街上閒逛，但脚步却不自然地往回走。走着，四周的人羣如游魚般騷亂起來，他看到幾名警員跑着，向他這個方向而來，夾雜着那名汪洋大盜。偶然間相遇，他們都停將下來。這是一條小巷，兩旁是商店，他自己也縮在一根石柱旁，人羣則躲進商店，駭火的槍聲响起，警察已散開來把悍盜四面圍住，又幾响槍聲，倏然，他的

身子出現在警員的前面，人羣驚叫着，槍聲立即停止。

「那是誰？」有個警員問。

他彷彿聽到這句話，血從胸口流出來，腦子轟然有聲，精力已如地下水默然潛失，他幾乎聽到青春的迴聲。一陣微笑從乾涸的臉上爆開來。

街上的騷亂與蠢動凝固着，只有他搖幌的身子，墜落下去。在栢油路的光亮部份，發出一聲人們未聽過的巨大的碰擊聲。

（全文未完）

進 香

農曆十五，這條窄街擠塞着許多的三輪車與進香客，看來顯得更狹窄了。遠遠還飄浮着一股辛辣刺鼻的氣味，是燒香吧？文信繃繃眉頭，望進兩旁低矮的店鋪，光線不很明亮，依稀看到許多的金紙香燭，還擺着天官賜福的燭台。

唉呀，你走快點好不好？林嬌轉過頭來埋怨，文信看了一眼，老不願意的走快幾步。心裏却咒着這要命的農曆十五。幾輛車的笛聲叭叭响着，文信又往裏邊挪進，林嬌拿着紙袋，碎花衣衫的背影在前面擺動。穿過許多肩頭的相碰後，文信又悄悄放慢了腳步。

清晨林嬌就把文信叫醒，要他到青雲亭拜孔子保佑重考及格。文信惶惶着變眼，自嘲的苦笑。每晚的燈下苦讀還不够，還要向木牌祈求。笑話，真是荒謬極了。而他更恨自己的懦弱與無能，見到年老的林嬌又不忍心再辯說了。

此刻走在窄街，青雲亭的蒼然圍牆近了，飛翹的屋簷下，鐵甲長槍的門神與石獅，共守千年的悠悠香火。這條街這間廟，已是這個華人社會不可割裂的部份。林嬌快步的走進去，文信也只有緊跟着。

從廣場到廟堂內，擁擠着人羣燒香揖拜，金紙的灰燼猶如一隻隻的黑蝶，滿空飛舞起來。林嬌站在旗桿下，眯着眼從紙袋拿出金紙與香燭，提高聲音的嘮叨着：你在這裡等，不要走遠呵，媽先去拜觀音媽。

文信險牽動了下，不快的接過紙袋。髒黃的紙印着血紅字號，還露出半截枯瘦的燭。林嬌走進廟堂內，文信尷尬的斜眼四顧，都十九歲了還來進香，給人看到多難為情。

拱門旁站着幾個看熱鬧的女學生，穿着海藍色校服笑成一堆。尤其是那個留長髮戴眼鏡的，不時瞟了一眼過來，似乎又帶着嘲弄意味。不是笑我吧，怎會笑我呢？文信低下頭去，

又把視線自地面移開，臉頰一片發燒。

青蓮開南國，雲雨凋蒼生。多麼蒼勁有力的對聯，廟堂內也掛着幾幅畫，都給香煙薰黃了。摸索更是黝暗，還有幾塊牌匾，這全馬歷史最久的廟……她們走了沒有，文信不敢回頭望去，雙眼仍然愣愣的看着眼前走來走去的人群，幾個和尚敲着木魚喃喃唸經。那麻木且肅穆的唸經聲，震着他的耳膜，震着震着……

林燐每晚在家裡燒香揖拜，還虔誠的在觀音雕像前唸經祈求，對文信寄以無限的期待。他卻敗在一科馬來文而會考落第。成績揭曉的那個下午，他把自己關在房裡，再也按捺不住的痛哭起來。多少夜晚的埋頭苦讀，林燐苦苦的期待，也全完了。

文信真的很悲傷，這社會的一切制度都已成形，難以違反也無力抗拒。雙眼茫然的仰望，高聳的旗桿猶如插入在壓壓的蒼穹。那飄揚的旗，已看不清它的字。普渡衆生還是什麼，也都不再重要了。每個人都求平安，喃喃的只有麻木的唸經聲，千年萬年的喃喃下去。

在這香烟瀾漫的廣場，單獨的提着一個紙袋站在旗桿下。林燐拜孔子，還沒出來，當真要拜孔子嗎？文信不耐煩的搓着手掌，紙袋的細繩也給搓得緊緊。偷看過去，那幾個女學生已不復見了。文信呼了口氣，又躊躇起來，幾個鐘頭的揮筆，幾分鐘的揖拜，就要決定整個學涯的成敗？

沿着拱門內望去，幾個孩童笑鬧的追逐着，幾個婦女捧着香交頭接耳的走出來。文信不由自主的踏着紅磚路走去。左邊屋簷下是幾塊石碑，密麻的列着建廟的歷史。文信也無意回顧，思維一片紊亂。

文信茫然的走着，耳旁縈繞着喃喃的唸經聲。後院漸行漸冷清，再沒有幾個進香客了。孔子死了，科舉時代也遠了，卻還借屍還魂糾纏不清。後院池水也漸漸乾涸了，假山石間只剩幾隻孤獨的放生龜，畏縮的伸頸張望出來。文信頓然呆住，隔層鐵絲網惘然的看着。這一代背負着太多的壓迫與期望，也將縮着頭摸索下去——

文信呵，文信恍然回首，林燐不知幾時也找到後院來，乾癟的雙掌捧着一把香，香烟直冒，迷漾了她皺皺的臉，深陷的眼神，還哀切地喚他。文信內心一陣抽痛，整個意念崩潰下來，不由走前兩步。其旁還是麻木且肅穆的唸經聲，永不罷休的喃喃下去。

謝清

食海的人

(一) 日記簿

每次她翻開我，總是愁眉苦臉。想了半天，才寫下那麼幾十個字。只可惜自己沒有口，有話無從說起。雖然她將我當成知己，但見她日陷泥潭，心裏老是十分就憂。實在不明白為何她會愛上李泥這人。他已結婚數年，孩子也三四歲大了，她却對他迷得如此痴狂。每次，總是和我說，他如何成熟啦，如何體諒她啦；爲甚麼不去想想，自己今年才十七歲，往後的日子一大把，難道真的無法找到一個比李泥更美好的人嗎？

直到最近，我更發覺事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她在我內頁如是寫：『親愛的泥哥已經無法忍受那人了，每次見到我，他都顯得十分痛苦。他說他擺脫不了她，他又說他像活在夾縫中的生物，生不如死。我聽了痛心非常。但也知道，我是無從幫助他的。我能出面爲他說項嗎？誰又會聽一個十七歲的話？愛他，而不能帮他，正是我心淌血的主要原因。』這小妮子這回真是冲昏了腦袋了。她爲何不去想想，她若真個如此，豈不破壞了另一個家的圓滿？當時，我已非常担心她會行差踏錯。

不料事隔兩日，她捧出了我，抽泣了整小時，竟寫下了以下的這些話，便再也看不到她

再來看我了：『或許我這麼做是錯的。但若真個是錯，我也心甘情願，因親愛的泥哥也會伴在我身旁，陪我一同犯錯。昨夜，我們兩個在公園談到凌晨三點才分手，大家都下了相同的結論：活著是一定得不到世人的諒解，或許死才會將我們永遠結在一起。從今天開始，我和泥哥，將好好計劃一番，我們應如何去了結自己。雖然我們已經達致結論，但我還是要在這裏發洩我的不滿。爲甚麼現今如此文明，我們的思想還是如此陳腐？爲甚麼一個年輕女子愛上一個婚姻不美滿的男人是一種罪過？爲甚麼我們兩廂情願，却要見不了天日？一次的婚姻真要勒死一個人的一生？社會風俗，我便要以死亡來給你最強烈的抗議！』我真擔心。她是不是真的尋死去了？十七歲，大好年華，她不應如此愚昧才對！

(二) 身份証

我的表面上印着如下之資料：

身份証號碼：4314675/Z

出生日期：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出生地：新加坡

住址：九三三四H，七百三十八座，勿洛中區，新加坡十五。

姓名：李泥

每一次和他的妻子相吵，他都要狠狠的把我從褲袋裏連同錢幣等一拼丟在桌上。他是爲了表示：已掏盡了口袋，絕無虛言。

其實，他也是的，他根本可以好好的和妻子解釋一番，或許他的妻子就不再和他大吵大鬧了。但他偏偏一股牛脾氣，三句兩句就要起性子，似要一刀兩斷似的。又遇上一個不知體諒爲何物的女人，硬碰硬的，每次都是拍桌子，擱巴掌或喊上吊等事。雖不關我的事，但聽多了，不煩也得煩。

但奇怪的是他交上了那個陳蘭英之後，一遇着蘭英，就像整個人溶解了一般。甚麼氣性子都要不起來。成日溫聲柔氣，如沐春風。在他的袋中，雖然沒有看過蘭英一臉，但聽她的

談吐，必是個秀麗的可人兒。否則，不會令他變成了另一個人。

而問題是在他交了蘭英之後，往往都遲回。除了我，誰也不知他在外頭做甚麼。每次遲回，總是告訴他妻子：放了工，心裏很悶，和幾個朋友聊天去了。不然就是：心情不好，獨自去公園坐了一夜。當然他是免不了一場囉叨的。但他一踏入家門，便像隻密封的罐頭，甚麼也不說，只顧看報。

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他和蘭英的感情發展到驚人的程度。多少次海湄月下，互訴真情。他們只顧四處無人，却忘了我是心精肚明。他焚起的那股熱情，真使我冷汗直淌。真不明白，他的妻子為何燃不起這股熱力？他是真的愛上蘭英？這點我真的很懷疑。有一點敢肯定的是：他在逃避他的家。即使在不認識蘭英之前，他已時常借故外出。如今識得知心紅顏，更是欲出不同了。

蘭英在情感上需要他，妻子在責任上也需要他。因蘭英的闖入，他成了痛苦的根源。他的心意，或許我可猜測：他十分喜愛蘭英，但又放不下家室。有時，他恨透那個家。因為它給他爭吵，不安及煩惱。有時，他又愛那個家，因為它給他一些溫情及數年美麗的記憶。他能放得下她，但放不下小的他。但他也放不下那個新相識的她。我最怕就是他獨處時，他能在一小時內，嘆氣數十聲，聲聲都是沉重，無奈。

今日，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將我從錢袋中抽出，端詳好久，又對我說話。這麼多年以來，他從來就不會和我說過話。他的話，更令我摸不着腦袋：『我看，我是不需要再用到你了。你只不過是我的存在的一種記錄。如今，我留你在抽屜內，或許有一日，她會利用你來領取她應有的權益。』他說完，便慎重的將我按放在抽屜最顯眼的部位，關上抽屜，留下一片黑暗給我。

(三) 他與她

就讓我們在此吻別。此去後，或許我們會永遠在一起。或許又是在兩個不全的世界。你怎麼可以如此說！我把我最繽紛的歲月給了你，你總要給我一些信心呵！

(兩手相攜，走向海的胸膛。不久，水上腰際。)

她暗自思量：這麼做真的值得嗎？十七歲的年華，花一般的歲月。死亡，真能將兩人聯繫在一起？以死亡終結的愛，會真個是一種永恆的愛？（看他一眼。他茫茫的望着前方，一副赴死的絕相。似乎忘了他身旁有另一個她。）他真的愛我？若他愛我，爲何他又要我死亡？愛是生存在死亡中？不，不！我要問清楚他。

（海，蕩上她的胸膛。）

泥哥！

唔。

泥哥，你真的愛我嗎？

這時候，你還問這個做甚麼？

既然愛我。但死亡對我們又有甚麼用！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有！

沒有，沒有！我們只有死亡一條路。

（下意識的，他握緊伊的手，恐伊逃脫似的。大步大步的往海床走。浪，掩上了唇際。死亡在鼻前飛舞。）

他暗想：幾分鐘後，我就可以永遠的離開這個世界。這無聊的一切。只是，蘭英，我實在對不起妳。妳說得對，愛只存在于生活中。愛，不在死亡的領域裏。愛妳，又將妳交給死神，正是我對不起妳的地方。很早，就想離開這一切，但我一個人沒有勇氣行這漫長的最終一段路。只有妳，妳才使我行到終止點。蘭英，蘭英，對不起，對不起。

（海水掩上鼻。她本能的在水中掙扎浮上。他大口大口的喝着海水，依然不變的一手死拖着猛掙扎的她，一邊木然的走入更深處。沒頂後，海依舊，月色依舊。沙岸上，兩對拖鞋告訴世界他們的一切。說他們痴愚也好，說他們以生命寫詩也好。一切都將如常，海依然會藍得令人喜愛。月，依舊是一盤銀光。）

（七八年六月初稿）

夏麗赫

在老家這種沒開沒識的僻鄉陋鎮，像我這般大把年歲，早就讓人在背後頭叫起老小姐。而且我底兒時童伴泰半做了兩三個毛娃娃的媽媽，唯有我依是徘徊在婚姻門外，才驚覺自己書唸得太多了，錯過交男友的大好年華。

常常，三兩人不期而遇在菜場裏，非但莫有訴苦吐衷的份兒與人湊熱鬧，還硬敎夾在當中乾臊着心酸，好歹那也算是別人拾得的福氣。瞅年輕的媽媽輩吐盡苦水後總不忘帶一筆也提提小倆口那家情趣的另一面，又恨又愛的。偶爾就地聊得勁起，把張家李家的老女兒一併添入話題：也難怪只湊做人家的晚娘，都三十的人了！刻薄的是，更提醒妳這位老小姐凡事別要挑三剔四，抓個現成的阿狗阿貓趕個緊嫁過去，再撐多兩年那可要輪着別人往妳雞蛋裏挑骨頭，給妳心酸難受囉。

邁入敏感的二十六歲，骨性子越發僵硬，挨不得別人無心的爽直話。通常自己陪上一頓脾氣，或乾脆躲在家裏不出門。所識的朋友本來就不多，這下更嫌少。悶了一星期，日子越發不好過。於是，便搬到店舖屋去住，也好趁尖峯的時間幫上手腳。

店裏頭雜七雜八的沒會好好的收拾條理有序。無疑的，我底出現儼然天降神兵，兩三天工夫把拉雜食用品都歸列得條理分明，給老爸和老哥添了不少方便。

就我在店屋住下的第四天，遇見了夏麗赫。那天我的星座告訴我下午會有意想不到的老友造訪。我會經一度迷星座，但從沒有一次能讓我由衷信服，當然就沒往心上攔。

整個上午連着午飯後，悶熱得教人有些兒透不過氣來。印度郵差停都不停，飛也似的把腳踏車踩至街尾。才看了幾頁勞倫士的中篇小說狐惑，軋耳的六十年代電風扇有氣沒力地吹我催瞌了，又不全是安安穩穩的睡迷掉。過了好一會，某人在我身旁一屁股重重的摔下來，還有意地撞了我的肩膀子一下。半熱不涼快的勁風送過來一股淡雅清香的味道，那種近似查奈爾五號的法國名牌香水。想必這人不是尋常的小鄉鎮人。

「這種見鬼的天氣風扇吹的還是熱風呢，真能睡哦！」低沉而又富具磁性的馬來女子聲。「喂！妳醒醒，幫我找找看可有這兩張海報？」

我正一頭醉迷迷的，冷不防被這馬來女人一把拉將起來，也沒端得及瞧個究竟她是哪個模樣捏出來的娘兒，半睜開來的眼睛却對正攤開來的海報圖樣。修剪得似廣告女郎舉起高脚酒杯小啜淺嘗般的手指甲，稱勻地塗着銀星色蔻丹，一手拍緊海報上端，另隻手指着最下頭兩個SEX的圖片。她要的海報是俏嬌娃娃拉法茜和沙灘上踮腳的單身裸女。

我將桌底下口大紙箱拉出來，抽出一條條海報滾筒，費了大半個小時，攤開約三四十卷，折騰透人的，她才慢條斯里的拍拍我底右肩膀說：

「我記得上個星期跟妳老頭訂明要這兩張，他說他星期四會跑一趟叻洞替我選購，問妳老頭可有買回來？」

我不耐煩地白她一眼。

「又不早說，找那麼多事白費人家工夫，真是的。」我邊埋怨，一派散慢的走出店外頭問老爸，結果是沒貨了。

「妳早些兒問我老爸不就乾脆了事，瞧這些海報，不好收回滾筒，好麻煩費事的哦！」我最煩這檔子整理海報的事務，也難得今兒偷一會閒，免不了一肚子氣。

「好啦小姐，妳睡妳的午覺，海報交給我收拾好了。」她講得一口漂亮話，又教人自覺不好意思，忙糟糟的胡亂滾成筒條，插入紙箱裏，誰教她是顧客，我是服務的。

「妳還沒回來的前一個月我就跟妳老頭訂明要這兩張海報的了。結果還是白等，他們那些人都

不長生意眼，成天印製貓狗小孩風景花草之類的海報，又誰肯花無聊錢買這些不起眼的小雜毛玩意兒！「好不容易一口氣吐完了話，拋下一個重重的標點符號，表情仍帶着深長的嘆惜。」

「妳也迷花拉？」我曾一度瘋也似的迷花拉，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嗯——，花拉？妳說的是誰？是男是女？」她促緊雙眉，兩道眼光散散失失混成一團疑惑，倒有點出乎人意料之外。

「嘿，就是妳要買的這張海報女郎花拉法茜啊！」

「我才不管什麼花拉法茜的。」好一個阿蒙，原來她根本就不曉得花拉是何等响亮的人物。

「那就得了，妳又何必非要買這張？」

「我就是嫌我那臥房四壁空蕩得不像話，要是能掛上一兩張海報，我是指那種浪漫而又富有藝術氣息的。妳瞧我這個土包仔就是那麼喜歡浪漫，動不動就濫用藝術這字眼。像她這樣協調得恰到好处；一件簡單的白色貼身汗衫，無領無袖的，一點也不俗膩，又不教人覺得她隨便放肆。」她的論調有一股強勁的吸引力，我不覺僂住了神屏住氣。她接着又說：「像我這種上了歲數的女人，若要認真地欣賞一件美好的東西。準是離不開藝術的尺度，相信嗎？」

「我不明白妳所謂的上了歲數，妳有卅歲嗎？」

我其實早在心裏加加減減的猜測她八成在三十三四歲，反正滿卅歲的女人絕不會高興與妳一猜便猜中她的實際年齡，就拿我來說，明知躲不過善觀察的眼睛，但總希望聽到別人慷慨的說——妳看起來不到廿五。或妳頂多是廿三四歲。類似飄掉半隻魂魄的漂亮話。

她微微笑，搖搖頭。

「相信嗎？我唯一的男孩都已十四歲，唸初中了。」

相信嗎？一頭不拘的鬚髮，沒有耳環或金項鍊那些約束年紀的玩意兒。一件寬領短袖的藍黑條紋的運動衫，配上淨白色寬管的牛仔褲和四吋高的軟木拖鞋，除去成熟是唯一適合用在她低沉嗓音的字眼，她底輪廓流動着青春朝息的確，問她有卅歲不是誇大的假設。

「妳是說妳不止卅五？」我帶神經緊張地叫起來。

「已經四十一囉！」她很平靜，淡淡的語調夾些許無奈。

「沒騙我？」我正面瞪着她。

一個偏愛浪漫及略懂藝術的馬來女人，看上去不像四十一歲，但她那認命的口氣又不像逗著話好玩的。

「除非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否則那有女人會主動的報多十來歲，妳看我這副聰明過人的嘴臉，會像是笨得沒腦筋的傻瓜蛋嗎？」

「當然，愛藝術講究浪漫的女人絕不可能是笨瓜傻瓜，但我還是無法相信？」

她聽我依是一副楞頭楞腦的，竟掩不住滿懷的喜悅，情不自禁地張開雙手緊緊的摟住我，好一會我透不過氣來。

「妳總不能看在浪漫和藝術這美麗動耳的字眼上一下子教我年輕十歲啊！」她顯得好興奮，「我會一連好幾個晚上都睡不着覺的哦。」

還以為她會往下說，沒料及她却甩下再見的手勢，愉快輕鬆地走出店外。

我很難迫使自己信服她正確的歲數，試想想，一個上了四十歲的女人那一副隨便慣了的撇撇嘴臉；成天忙着做家務，又要同時服侍丈夫教養孩子，似一塊抹布逢着髒便順抹，用過後就讓它沒勁沒神的擱在廚房，那兒還掙這等閒工夫保養一副苗條婀娜的身材，一張臉無牽無累的悠閒着，似刺亮的天空朵朵浪漫遐想的浮雲。

在一次偶然的閒聊中和大嫂談起關於她的事，大嫂源源本本的全盤倒出她的內幕。

夏麗赫在鎮上幹便衣女警探之前是什麼身份什麼來頭，無人得知。她初上任時，在馬來鄉村跟另一個矮胖胖的女警員住一塊。巧的是兩人都是離婚的女人，女警員傳出來的消息。剛開始住一塊的時候，多少看在同病相憐的份上，而儘量遷就對方愛鬧事的孩子。日子三兩年的晃過去了，再好的脾氣再大的耐性終是經不得磨，一層關係畢竟磨出幾個火辣辣的洞眼，什麼舊交情橫豎是補貼不上，乾脆拆伙各搭各的爐灶，任誰也碰不着對方扎手的邊。近兩年來剿共掀起了股熱潮，派來山鎮駐紮的野戰隊日漸增加。夏麗赫為人豪爽熱情，因而認識了不少野戰隊的朋友。衆多朋友當中免不了有兩三個交情好來往較密，偶爾會留宿一兩夜。日子久了，別人盡瞧在眼裏如窩了沙粒般不成風光，非找個人傾吐傾吐心裏才會落個痛快。話是經不得風吹，一散開來，大家都當真有那麼一段小插曲。倒是她兒子，只要袋子有幾塊錢塞飽，根本沒拿這些虛虛實實的事當紅色訊號看待。不過，倒也聽人說她有一個年輕的男朋友，不到卅歲，大學畢業什麼的，主動請調到東海岸一個漁島上

教書，也許有機會調遣來吉打州某英文中學當校長。

「妳怎麼對她的事特別感興趣？」大嫂看我一臉不對勁。

「跟她談過一些話，覺得她人還不錯，挺有趣的，難免想多知道一些有關她的事。」我無心說出口，誰知大嫂敏感得很，馬上反應過來。

「小姑，不是我愛說別人的是非，像她這種馬來女人，妳還是躲得遠些，少理她；他們馬來人都太瞧得起她，怪她自己犯賤嘛！也不打個算盤正經格嫁人，生活這般糜爛，教男人拋棄却對人不明說是離婚，總之，媽要聽見妳跟她多說兩句話，準沒妳好看頭。她自己作賤倒也罷，怕的是誰家女兒要跟她熟了被一塊帶壞哩！」

「她真的有那麼壞嗎？一點也看不出來嘛！」

「她有多壞我本人是沒親眼瞧見，但是她村裏的人有那個不是這麼說，夏麗赫這不知羞的東西……」

便衣女警探，就我狹窄的觀念裏僅限於外國電影裏的嬌娃角色：如派柏，莎賓娜，凱莉和吉兒，風流加上浪漫加上青春活潑等等複製品，難以把她們想像成現實生活裏活現的常人。

我一直堅持我的看法，總覺得一個忠於職業的成功女性，其婚姻失敗的可能性較大，更何况是喜愛浪漫加上熱情豪放的便衣女警探，夏麗赫的婚變純屬稀疏常事。

夏麗赫來店裏頭的次數愈頻，我跟她把臂聊天的機會相對的增加。老哥和爸媽沒派我的不是，反而是大嫂瞎操心。總之，我就算是和夏麗赫打個招呼笑一笑她也會渾身不舒服，耳朵眼睛馬上站哨，怕夏麗赫身上帶有離婚的傳染病似的，也許就經由我這樣媒介體窩給了她。

近年端，家人出門得更勤了。星期五，本來說好五個人一起去板城辦貨，後來大姨媽和大表姐趕天早的說是去板城看大表哥的病，於是我被擠了出來。橫豎我是不緊不鬆，留下來也無所謂。再者這天氣悶起來不透半絲風，才乾乾淨淨的出一趟門怕回來又拖一身疲累和臭汗。

下午一閒得慌，叢生無名的寂寞。很想午寢片刻，又覺心神撞闖安定不下。

這時刻店門板子叫人給猛地敲打，要破門進來殺人放火似的，一聲壓過一聲，彷彿一下一下地胡劈到我身上，要閃都閃不開，我可向來沒好脾氣。

「喂喂！輕一點行不行，幹什麼的？門板子敲破了，你他媽的貼不貼筆錢！」我可是火上頭了。
「雅麗，是我，夏麗赫，妳開開門，讓我進來，我午飯還沒吃呢！」
若要換了別人，我真懶得理會。才拉開門，她已熱得不可耐，推了門就逕往裏頭闖，沒帶魂似的。

「老天，有沒有冰開水，討杯來喝吧！這天氣可真會把人的五臟蒸發掉。」她主動地把電風扇給調至最快速。

「哦！星期五還加班嗎？」

我遞給她一大啤酒杯的冰開水。她骨嘟嘟連連喝了大半杯才歇口氣。

「什麼加班！妳不曉得，妳們華人過新年，局裏也湊熱鬧跟着迎新送舊，忙着佈置場地做糕點，飯都沒吃呢！」

「又調一掛人啦！」

「那三隻吃飽拉足了當然主動請調一掛新人來掩耳目。」她故意拿人當做豬狗貓看待，用「隻」替代「個」，那八成是底子不幹不淨的。

「還好我懶得出門，要不然你敲破門板子都不會有人應！」

「我可餓出一肚子火，我拿五包美奇麵回家速食速決，免得鬧胃病。」

「休息天東西都擱到店裏頭來，不好找哦，先吃幾片餅干充充肚再趕路。」

「妳吃過飯了？」她沒頭沒腦的倒反問了我那麼一句。

「忙著狗的午餐，那來時間顧得及自個的飯，將就些吃了兩片麵包，早就消化了。」本來嘛，勉強著塞麵包，感覺上似沒吃飽，肚子裏還真有那麼點兒不甘不願。

「想不到我家去坐一坐。」

「妳沒昏了腦筋吧，叫我陪妳到馬來村去。」

「反正妳在家和狗兒嘴舌不對，聊不上話。」

「待會叫我一個人認路回來啊！」

「沒人會吃掉妳，我有心邀妳去當然會陪妳一道回來啊，走吧！我可餓得昏頭轉向了。」她準備往外走。

「天氣這麼熱，曬死人喲！」

「別耍小姐脾氣，我家剛添了一座百八十度轉的大風扇，熱不死人的。」

唸小學那陣子我常常單獨的闖蕩馬來鄉村，還認識了不少馬來朋友。自從唸高中寄宿外埠之後，不曾再踏入馬來鄉村一步，一晃却也十多年，恐怕記性再好也半生不熟的談不攏了。

跟夏麗赫走在一塊，不論華巫族人，幾乎都透穿同樣的一面鏡框採同樣的角度打量着我。那種眼神，說不出有多譎詭，多八卦（好管閒事）；思忖着夏麗赫怎麼會跟一個好人家女兒肩挨肩的在一道，可能還竊問我什麼來路。我離家有六年之久，街尾一帶的人家八成不儘認得出我，這般猜測，心窩頭不覺燃起七分慶幸。

許是上禮拜堂的回教徒還沒做完禮拜，整座馬來甘榜（鄉村）陷入極度的沉寂，四周的高脚屋和擎天柱般的檳榔椰樹，彷彿休假了。

夏麗赫的高脚泥磚屋佔地不廣，座落在高脚亞答屋羣居間，翠綠泥牆暗紅簷瓦，門窗雕花樺木是醒目的純白色，陪襯得極爲出色。水泥花崗石砌疊而成的屋腳，別有一番趣味。兩排面朝面約五尺多高的山茶葉，依屋子的寬長植成一面綠色圍牆，居間自自然然劈開一條短徑，鋪上平面大花崗石，似雨後的一行足跡，引領着尋訪者。兩牆山茶葉後側是雜草，撒野一地。初臨短徑，感覺上，所有朝向泥磚屋的亞答屋似乎都長了好幾對狡黠的窗眼。瞧上去是掩緊的，有腳步聲由遠挪近泥磚屋時，封緊的窗葉馬上醒覺地拉開眼縫，懷着敵對沒安好心地一壁窺伺着泥磚屋的動靜和突來的叩訪者，私下裏交換着眼色，傳遞暗號。

極度的寥靜四面八方迫壓過來，無形的，却具無比震撼力，把我底心思搖撼至昏眩悶窒，緊接著會發生什麼事的。

「上來吧，別教正午的太陽曬昏了頭。」

夏麗赫已上了梯板，將鞋子脫在廊道上，合上的陽傘輕輕一抵把門給亮開。她兒子不在家，門也沒上鎖。

「瞧我住得很隨便，比妳老頭的店子還要亂七八糟，我就是懶得收拾。」她靠着掀開的白漆門板坐下，解開胸前兩顆鈕扣，淨揩着頸項間一行行的汗水。

「大概普天下喜愛那麼一點藝術而又帶點浪漫趨向的人都有共同的癖性，不愛條理有序。」

她掠一掠髮，哼哼地笑，大概我這番話說得甜了些。

「亦不關緊門窗不怕小偷光顧嗎？」

她慢條斯里的把褲管捲高兩大摺。

「通常我很少把門給上鎖，碰著我外出，那些阿兵仔來找我，門可是方便開著，要吃要喝也落個自在，反正這屋裏頭沒幾樣值錢的東西，大白天就算有小偷，瞎了眼瞎也絕不會偷到我頭上來的。」

很難碰到一個上了四十歲的女人會像她這般不收不捨的。待洗換的牛仔褲襯衫紗籠上衣丟得滿眼底亂浪漫的。她瞧我一副掛了心事似的，怔怔呆呆地望著紊亂的床鋪和牆角，忙歉意地解釋。

「打從我丈夫去世後，我倒也樂個清閒，反正是孤家寡人一個，收拾乾淨了又擺給誰看，何苦成日忙得沒時間輕鬆鬆一下！」嘴上頭歸是洒脱的說著，兩隻手已忙呼呼的抓了一滿懷衣褲塞進兩具洗衣粉贈送的紅色塑膠桶子裏。少了那些衣褲，倒沒那麼礙眼，至少俐落清爽了些。

她自稱守寡，別人嘴上頭又說是離婚，我也不便半生不熟的冒失撞問個究竟。

「幫個忙把電風扇調快速，熱透心窩頭，整個人要燒起來似的。」她就地脫了襯衫長褲，把舖在床面的紫黑色紗籠一套，在兩腋下束緊，然後拿了兩包速食麵朝後門梯下去廚房，「我胃裏興風作浪，搞得我沒氣力，茶几上有一些馬來書報，亦不妨翻翻看，我可去弄麵了。」

茶几上下都是新舊參半雜誌日報。隨手翻了幾本近期的，陌生的影畫和生疏的字眼，絲毫不生趣，順個便給她按日期先後整理整理。

許是陽光透得不够亮，四壁青壓壓的不似在屋外看得寬敞。僅一間臥室，略嫌空蕩了些。若是掛了一張珠簾在床尾，正好隔出客廳，就不覺單調空洞。

夏豔赫從後門梯端了兩碗麵湯進來，擺在茶几上，還遞給我一對精緻的竹筷。

「怎麼忙著替我整理得那麼乾淨，真不好意思，來吧！一塊吃碗麵邊聊天。」

「我沒說我餓啊，亦自個吃吧！」我稍猶豫，心頭教許多顧忌絆纏住，畢竟我不曾吃過馬來人住家的麵點。

她嘆了口氣，想是瞧出幾分。

「來我家，和外頭隔了一層牆壁，妳還顧忌那麼多，是不是沒當我是妳朋友，也學別人一樣跟我保持一段距離！」

「妳別多心，我沒這個意思，別誤會我。」沒想教她一眼看穿我腸肚裏去，好一雙觀人入微的眼睛，善良，熱誠而又銳利。

「妳們華人有句俗語怎麼說了，趁着熱吃才够味，有個伴吃才起勁，是不是這樣說？」她夾起黃油的燙麵，噓吹去熱氣。

「大概有這麼一句俗話。坦白說，交了妳這種熱情的朋友，即使麵裏下了老鼠藥，毒飽了見老祖宗去也心甘情願。」不管那麵熱騰騰的有多燙舌，悉哩索嚕的直夾了往嘴裏送，算是承她一番心意。

「反正跟我做朋友，等於中毒澈骨，信不信由妳。」

「我早就有這種感覺，不過，妳會伸手將我從瀕危邊沿脫險。」

「也許我會，也許我趁勢將妳推跌得更深。」

「就當做是一種具有啓發性的體驗吧！」

她附和地點點頭。

「好歹是人生過程的一個小經驗，不管一口辣椒又怎麼曉得它有多辣。」

夏麗赫很懂得把握場合，總是隨口檢拾一些個話題，使我們之間不致於出現冷場。她也很自然的提到她的事，想是把我們當中的縫拉得更攏些。

「我結婚得遲，偏偏丈夫又死得早。」她擱下筷子，曲起雙腳，兩手交抱膝頭側坐，深凹有型的大眼睛掠過一片黑雲似的，驀地黯淡了一大片，儘望着窗外隣屋的亞答葉簷。「開始的時候，以爲守寡是天底下最難捱最痛苦不過的事，畢竟也算七年了。本來嘛，孩子是我唯一的寄託，他又偏不學好，住在我大姐家裡，一年裏頭難得碰幾次面，現在總算是習慣了，也不覺得有太多悲涼，死的已成了過去式，活着的還是要活在現在甚至更長的未來。」

「夏麗赫，憑良心說，不是瞎話捧妳，妳還年輕，人也長得蠻不錯，可以再嫁啊！反正這年頭寡婦再嫁人已不是什麼叫人非議的新鮮事兒，有個歸宿，終是好的。」

「我曾經有過這個念頭，有時想想，一次的打擊够教人心灰意冷，差點兒想不開想到那念頭去

。獨身可也有好處，無牽無累，過得更寫意些。」她若有思索地細嚼話。「雖然表面上看我是過慣了獨居一室的生活，事實上我最受不得寂寞，也虧那些野戰隊的孩子，一抽空就上我這兒聊天打牌，別人心肚不明的難免會生些枝節話，其實我都四十一歲，再壞嘛也不至於壞到引誘那些大孩子，他們也有妻室或女朋友，巡邏深山的日子也是怪寂寞無奈的，偏偏別人就不跟妳往規矩那一面想，以為男人和女人在屋裏，隔一層牆板，嘿！什麼歪事他們都想得出，我倒沒防及這一層。」

「一村子閒著無事，空傳一些謠言調劑調劑生活嘛。」我故意試探了一句，「妳一定很愛妳丈夫。」

「哦，我有說過這句話嗎？」她似笑非笑，分外嬌憨，好一個側寫。

「我只是從旁推測，妳的條件不錯，要談婚嫁應是件舉手投足的易事。」

「早些時候我大姐一直勸我，看有適當人選不妨考慮，日子拖拖混混，已然步入四十大關，要嫁人也嫌晚了些，橫直生活上軌道，心窩頭淡涼了下來，也就攔一旁算了。」她底眼神藏了一股難言的隱衷，似沖擊後遺下一陣陣振發的疼楚。

她準是有過一段不快的往事。她底情緒恢復得很快，沒片刻已興緻過人的拉扯到時裝髮型。而後談及犯罪問題，吸毒販毒，強暴兇殺。她在怡保太平呆過好幾年，很頭疼那兒的社會風尚造成的犯罪事件，在這小鎮住了六年，鎗膛都生鏽了，終年平安無事，連握一會都覺得生手，怕不小心走火，有時上把個月連碰都不碰一下，忘了自己真有那麼一把黑鎗。

「早在幹便衣警探之前，我是女警，很不舒服，成天佩帶一柄刺眼的黑鎗在腰際，配鎗的女人，總教人覺得不倫不類，沒一點女人的柔順味，那一身板硬的制服，亮着一柄鎗，成了半個男人了，妳說是不是？」

「所以妳調職。」

「當然要調職，我在首都受訓一年，被派往怡保幹兩年半，然後在太平住了約兩年，我丈夫去世後，我底生活起了波動，失調好一段時期，上頭的人有一天問我願不願意到邊境小鎮去幹幾年，地方上是太平得多了，就是邊界線時而有戰火，有太平日子過我當然去啦。我把孩子交給住首都的大姐，單槍匹馬的來了這兒。」

「這幢房子是配給的嗎？」

「政府津貼一半，我自費一半。」她頓了頓，接著說：「是三年前的事吧！我和一個女警住一塊，我那孩子剛好來陪我住一塊，那時候是亞答屋，沒有磚瓦水泥，我那孩子脾性不好，老是我對方孩子的麻煩，我老是爲了他而陪罪，那曉得這女警記恨頭上來，到處散播謠言，說我的孩子是野種，我和她吵了一頓，她也自知理虧，往他處去。我本來有意把亞答屋翻新，也申請了一年多沒結果，以爲不了了之，上頭沒掛下來那就算了，女警一走，帶走了霉氣，不及一個月，好消息來了，上頭的掛准下來了。別人把我看得那麼壞，偏偏老天有眼，又叫我走好運給他們聽得心癢癢眼珠子紅。」

畢業——↓就業——↓結婚，是家人加在我身上的一條公式，同時還得時時提醒我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於是，我終體會到學位不被重視及不被承認的雙重痛擊。屢次應徵的戰績可謂全軍覆沒。也應了大哥先前一句話——唸台大外文系回來有屁用，這裏是什麼氣候吹的是什麼風……逢別人問起我是唸啥的，我大凡含含糊糊的飛快一句台大外文系管那人有沒有聽清楚，就算她捉錯了球當我是唸外文系的我也無意糾正。

工作門路摸不上道，閒來無事却也白白活了三十多天。每當抬眼遇着這張得來不易的文憑，够擺在玻璃相框裏，掛在牆上當裝飾品，再硬的脾性再倔的人，也會禁不住濕了眼眶，情緒更是一天比一天敗落。我老把自己關鎖在樓房裏，面朝牆壁，幻想着有朝一日揚眉吐氣的美好光景。唯有星期五是自我尋求擺脫和解放的一天，往往到了周四晚我整個人變了模樣似的心躁起來，幾乎迫不及待。

關於我在周五那天到馬來甘榜消磨一事，爸媽略有所聞，表面上不怎麼出言干涉，多多少少在他們心裏存有幾分介意和不悅。

我自認一向叛性強，偏走人家不順心眼的小路。大嫂嘴上頭總是愛說那麼兩三句，似無心又故意帶些不屑語氣。例如用飯時問我吃不吃剝醬肉（豬肉）；該上九點夜香時推說放不開手上的活兒，要我上上香，怕我真格入了番去了華人的生活習慣似的。越是試探我，我越是愛反方向走給她去，膽個滿眼底不是味。

星期五來得快，整個早上又是急冲冲的一片出遠門愉快的氣氛。

「小姑，去不去外婆家？」大嫂邊修眉毛邊打鏡裏看我。「妳從外國回來迄今都不曾出過門，星期五是休息天，妳老呆在家裡，像個小回教徒似的。」

「沒興趣。」曉得她故意跟我打啞謎，我也懶得理會。

「出去散散心嘛，妳成天悶在家裡，失魂落魄的樣子，會病倒的喇！」

「病倒了也好藉口拖一天算一天。」我本來就積了一肚子心病，她這一說，可教人聽了不高興。

「我可是白操心了，算我狗拿耗子好管閒事。」大嫂氣黑了臉，胖臉更鼓吹得漲紅。

爸媽和大嫂大哥後脚跟才出了門檻子沒十分鐘，夏麗赫來了。她來的時間總是巧得不快一拍不慢半拍。我跟她在一塊，已非一天兩天的事，我一向做事只求合自己心意，從不在乎別人背後頭閒言閒話。

她特地備煮一鍋咖哩鹹魚片和黃梨茄子菜荳。我們一面用手抓飯，一面聊着咖哩的多種可口煮法。顯然她是個中能手，我聽的津津有味，恨不得每個周五她都變花樣弄各式可口美味的咖哩讓我們大快朵頤。

飯後，我們把盤子擱在茶几上，我借了她的紗籠穿上，隨意躺在她凌亂的床舖上，懶懶的光線，懶懶的日午。

「過幾天是華人新年，學校放了幾天假呢！」她一臉喜色，洗了兩個澳洲蘋果，紫紅鮮亮的皮，可又香脆得誘人。「吃一粒蘋果吧！瞧妳精神不怎麼好，病人似的沒勁沒神。」

「今天已經有兩個人這麼說我，看來我是應該好好的病一場，應了妳的話。」心病又發作了，也不曉得為什麼。

「妹子，我沒咒妳，別疑神疑鬼的。」她撥一撥我底髮。

「妳的兒子也回來嗎？」我說

她嘴裏咬着蘋果，背着我換上紗籠，然後上了床舖，背靠牆而坐。

「他大概不會回來。」她瞬緊手中缺了個大口的蘋果，久久都不眨一下眼皮，游絲般輕聲地說：「我有一個遠親，他給我打了封電報說星期二來，住五天，剛好我有兩個星期的年假，我或許會去星加坡及雲頂高原玩一個星期。」

「哦！我能不能來找妳？」

「最好等我渡了年假。」她歉意地抬眼看我，「妳不會當我拒妳於門外，生我的氣吧！」

「反正我不來就是了。」我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心窩頭又悶又惱。

「噯，小妹子，瞧妳這寶貝樣子，才說着妳當真生氣了。」她露齒展笑，很牽強很不自然，兩抹眉頭拌雜着一肚子心事似的。

「我不來不就得了，這樣總可以吧！」

「就坦白跟妳說，不過聽了就算了，別攔在心上哦！」

「妳有時吞吐吐的真叫人沒耐性。」

「我是有點私己的事，一時閒不曉得如何向妳解釋。」她咬着下唇，咬出血色痕齒。「那個要來我這兒的是我要好的朋友，前兩年在雲頂高原認識的，人倒是蠻好的，就是內向，尤其是他很多輕，剛大學畢業沒三年吧！我怕妳對我產生誤會，至少在一般人眼中，我不會得過好評。」她很費勁的盡一切努力緩和和她心裏的碰撞不安。

「妳是說他星期二來這兒。」我說。

「嗯，他請兩星期的假。」

「我想我多少明白，你們之間很要好吧！」

「有時我担心自己迷失得太厲害，我曾經想過，這怎麼可能？會有結果嗎？要甩掉這一段情，可又割心肝般難捨。如果早在二十年前，也許就不會有這麼多顧慮，偏偏這一切來得這麼遲，遲了十五年。」她嘆惜地說。

「他人可靠嗎？」才脫口而出，又覺得不該拿這一句話傷她，忙又畫蛇添足補了一句，「他很年輕，小我一兩歲嗎？」

「妳二十五出頭吧，他有三十四了，做過幾年事才唸大學。」她仔細的觀察我臉上任何小小的變動。

「三十四了，我還以為他有多嫩，三十四不小囉，成家立業正是時候，配妳正好啊！」我差點失聲大笑，她所謂的很年輕，在華人的觀念已是漸入中年的年紀，「依我們華人對歲數的看法，他不算年輕了。」

「真的嗎？」她眼睛一亮一眨，頓時開心了不少。

「不相信就當做我騙妳開心好了！」

「其實，他很成熟，處處遷就我，有是我竟會莫名其妙的耍一耍脾氣。真的，我跟他的認識，感覺上似初戀，以前我不會有過這種奇妙的感覺。」她沉緬在美麗的回憶中。

「噯，說一些來聽聽，他的事，他的人，一切的一切，可以公開的。」我很快的被逗起興趣，抱了一個睡枕在懷，整個人靠着牆舒放而坐。

「他沒什麼好談的，而且他吸引我的對妳未必是一種魅力，我想妳不會欣賞我所欣賞的人。」她露出會心的甜笑。

「得了吧，妳盡挑他好話說破了嘴皮斷了舌根我也不會與妳爭。」她笑吟吟地想一會，停一會，藉口述將兩人認識經過點點滴滴綴連起來。

「這一切過程相當戲劇性，我利用年假到首都探望大姐和我那孩子耶谷，那曉得他們去了新山我娘家，我只好臨時變動計劃跑到雲頂高原玩幾天，住在一家規模不小的旅館。第一天晚上我在賭場撈了小錢，可第二天貼了本，心疼得很，回旅館偏又電梯故障，只好以腳代勞，我住三〇八，沒想直掛着那筆錢，胡里胡塗的直登四樓，打開房門一眼瞧見床上半躺坐了一個馬來青年，僅著了件奶白色底褲，悠閒自如的抽著煙，聽音樂。我們誰也沒料及會發生這種尷尬場面，他慌忙抓起毯子圍着身子，問我是否走錯了房間，好羞人。却原來三〇八和四〇八的鑰匙是通的，早上在餐廳吃早點又碰面，我們就這樣聊將起來。從雲頂下來，他問我可去過波德申海場，我的年假橫直是多着，就一道去了波德申，沒想竟會在波德申發生了感情。」她略帶倦意和緩慢的舉動，在對牆角一口木箱裏翻出一疊信，過了片刻，右手上亮起一張彩色照片。

「這就是他，耶哈雅，我們在一塊的日子不長，僅拍了這麼一張照片，請批評指數。」她靠過來說。

那是一幀沙灘上拍的彩色照片，以大幅海潮襯背景，遠天有流離疏散的雲朵。夏麗赫穿着保守密實葉綠色的游泳衣，濕水的頭髮搭成條狀。身側的馬來男子原手插在腰間，赤着上身，僅著件及膝頭的白褲，頭上壓了頂宋咯（馬來黑絨帽名）。人很清瘦，骨節架大。整張臉略嫌慘白（也許是敦大片淨白的陽光泛遍膚色的緣故），浮骨的鼻樑，使那雙怯光得半眯底眼瞳看似給兩根姆指頭緊

緊的捏陷進去，連帶的扯起好幾條極顯明的魚尾紋。兩側面頰依骨壁的傾斜度薄薄準切地削下去，彷彿只費剝掉兩分肉便見一層皮，加上那兩株瞳光，似透穿心靈遠自深穴探視出來，繪構成神色鬱鬱的表情，也不全是乏味的一副嘴臉，兩大筆粗撇鬚髭神秘地僅露片薄薄的下唇，牽動溫柔的笑意。我盡揣測他準是不善言辭，講話沉慢，喉核一上一下地彈動。寬潤的胸膛，白白的，狠捏也不透潤紅血色，難得這麼一個蒼白的人，還微微的够得上性格魅力。

「是嗎？我早說過我欣賞的人妳絕對不會欣賞，沒錯吧！」她含着自諷口吻，腦袋斜靠着我肩窩，一臉憐愛，凝視着照片上的男人。

「妳就那麼肯定！」其實，我倒是覺得人要瘦削蒼鬱得帶神，多少有型格。「妳這話說得差了，他蠻耐看，形格分明，我可是挺欣賞這一類型的男子。」

「未必哦，他不太懂得講話，有時沉默得教人幾乎忘了他的存在。他幾乎沒臭脾氣，任我如何惹都惹不出他一頭火氣。我也是較喜歡沒脾氣的男人，至少他不會給人毛躁的感覺。最教我難忘的是那一次我鬧情緒鬧得很兇，他一語不發，緊緊的摟住我，深深的對着我的眼睛瞅，直到我整個人被那種恬靜的眼神制服、軟化，癱成一地無助的散水，忘却自己為何亂發脾氣，他就是那麼魔，從不白說，好似命裏註定非要他這個人制對我。」

「其實我眼光也不淺俗，我也欣賞不多話的男子啊！」

「大概妳是中毒太深，中了夏麗赫的毒，無可救藥了。」她開心的似小孩地環抵我的肩膀，瘋狂的幌搖着我。

「但願如此。」我被幌得七葷八素，猶似置身特大型的跑馬燈裏。

「我有時想不開，故意的提醒他我四十有餘，是寡婦，身邊還拖了個十三四歲的男孩。他笑我落伍。我是怕這純粹是一段小插曲，易逝的小過程；誰曉得明兒會有怎樣的結局怎樣的收場？曾有一陣子我確是費了好大決心想甩掉他，然而假期一開始，耶谷滾來，反而是他大老遠的從漁島來，我竟那麼不濟事，拒絕不了他又控制不了自己，相見恨晚的又好在一塊。我盡折磨自己甬再延續下去，可是他一出現，我卻硬不起心腸。我總是一分愛一分恨，很矛盾……」說至此，她猛醒覺地哦了一聲，「妳瞧我這人，才說著兩句話，又漏了底地說遠了。」

也許我是中毒太深，天曉得？中毒的滋味是在孤獨的旅程中識得一知心朋友，無可救藥的情況

是我和夏麗赫有太多的共同點。

農曆新年在火熱的正月天悶不做聲地捲逝，這一街莫可奈何淡泊店業。過了年，生意奇淡，好似人們都趕在新年裏頭盡挑著好的喝飽撐肥了腸胃；接下來是給它有一段空檔慢慢吸收消化。這淡季風一掠便把店門淡上整把月。前些日子才做與滿嘴滿地胡嘔恭禱發財，逢人打恭作揖，可這會子又丁點兒瞧不出發財的吉兆。倒是做孩童的，還捨不得把身上的新衣褲一古腦脫個淨地。說的也是，伸直了脖子就巴望着那麼一年一回，總得讓人過定了初十五再說。

大嫂平時一副扯人後腿的刻薄模樣，難得教這熱天烘出一付古道熱腸的急性子，許是心早有算計，又拿不準時刻，怕姑嫂之間兩言三語又沖將起來，也數她自討嫌，過個年的，才恢復店業沒幾天，她不將個人心思歇一歇，倒關切的把茅頭全指向我。

「小姑，妳是不是又掛心工作的事，其實可以押後幾天慢些時日，反正妳六年在外，不會過個肥年，這次在自個家裏頭過年，總得過足初十五够了本，是不？」

天曉得我一副愁容莫展，是捺不下心，直想去馬來甘榜一趟，去的話等於白去，夏麗赫早已逍遙遊，沒去可又萬分不情願。

「我查看過萬曆通書，裏頭倒是有這麼個說法，其實我心裏頭也是這麼想，過完了年十五再做打算，就不着急了。」我輕描淡寫的，語氣懶慢的似這熱天的風，有一息沒一息。

大嫂沒料及我對自己未來前景全不蹙眉頓足，反似過年的孩童一臉喜氣輕鬆，她只好陪了一副乾笑說看開那就好，天曉得她心窩頭鬼打鬼，一肚子烏黑。

這一頭討了沒趣，她悻悻然地掉身到清淡的店外和爸媽聊將起來，說着又扯到夏麗赫頭上，猜她八成是渡年假了。

話才牽出一條線，拉拉雜雜的又把我夾在當中，慶幸着夏麗赫不在鎮上我倒學乖了。沒兩天，夏麗赫可回來了，全不帶動風聲地回來。

星期六傍晚，奧麗赫託一位馬來孩子伴裝來買兩包煙和大瓶卡士柏白啤，給我十元鈔找零錢時連塞了一張字條給我，悄聲告是夏麗赫託咐的。趁家人不注意時，讀那小紙條上潦草的馬來字錄——小妹，接悉來我屋裏敘敘，勿言告他人，夏麗赫字。

我故意收拾了一小袋衣物，跟爸媽說是去新屋睡兩天，爸媽不疑有他，想是夏麗赫多日不會露

面，心緒也圖掙一片清靜，安坦下來。

繞一程路到新屋，可要走相當遠路，從旁徑搖搖欲墜的吊橋插入坦蕩乾淨的黃泥路，直邁向夏麗赫的高脚水泥屋。

穿入山茶葉小徑，老遠望見她坐在門梯口朝我悠然展笑。十五火的黃燈泡柔柔的單下來，柔柔的，似靜止屏息的細絹，似粉狀薄霧，乖馴，朦朦朧朧，憂慮早已離她遠去，她把自己整個交給了幸福。

「我們好像很久很久沒見面了。」我在梯級下猛搓着蹣鞋網。將鞋的泥塵搓去。

「真擔心妳脫不了身，」她喜悅地，似蹦蹦跳跳的白兔退入屋裏。「快點進來，瞧我給妳帶來一份怎樣的驚喜。」

「妳準是使了戲法變了花樣？」我倒是一眼便瞧出來她的喜事近眉睫。

上了門梯，一眼捉見方塊廊板上添了一座鞋架，除去夏麗赫本身的高跟鞋涼拖不說，最顯眼的是一雙大號的男用藍色日本拖鞋，耐磨的黑色皮革涼拖，安安份份的擺擺着，成了踏實的住家。

赫然想起「他」也許沒回返漁島，仍留在屋裏，於是唐突的問了一句：「這男主人在屋裏頭嗎？」不由得渾身泥拘而沒敢冒然入室。

「呼！難不成找妳來就單是爲了把他揪出來亮給妳瞧的。」夏麗赫輕輕推了我一把，神采異放的眸子橫了我一眼，「才幾天光景，妳又恢復老樣子，泥泥扭扭的，就算我屋裏真窩了個男人家，既是教妳來了，還讓妳在外頭乾站着，真是噁！」並不真格氣糊掉，才說完一段，緊跟着嘴裏頭哼了一段情歌，哼哼唱唱的也許忙到廚房裏頭去了。

我習慣地把鞋子擺在一角，才抬起臉，撞見門楣上垂下一幅木製珠子簾，蹣入臥房，放開的珠子簾在身後撩起一陣不規矩的脆響。

原本單調的放了一張單人床的大臥房，四壁是空白的，牆上也僅僅是牢貼上幾只衣掛鈎。這會子全然不同，可講究格調地逐件逐件裝飾扮將起來。牆面是面，角是角，可沒再拋散礙眼的換洗衣褲。

面床的那片牆正中下放了張直徑四尺的半圓形矮木桌。桌上三口奶白色長頸花瓷瓶插了兩株燦黃玫瑰。矮桌旁相對擺了兩個心形墊枕，枕套以方塊的零頭碎花布綴縫成，地板上鋪了一張方正地

毯，踩上去薄薄軟軟的，大片鬱綠滾上淡黃邊條，和一室壁色相呼應。

床上頭掛了一具純白色的木屋壁燈，約一尺高，似掛上去的小聖堂，不含宗教派別，可以屬於任何人。然而，在對牆近後門上方，也掛了一具模樣一般的木屋壁燈，成強烈對比的黑晶色，神秘、孤傲，還帶了邪味。應該是買成雙上對的，瞧了老半天，偏偏又瞧不出黑白匹配的個中道理，祇得怪自己缺乏藝術視覺和審美眼光。

夏麗赫弄了兩杯白啤，端了進來，輕悄的步子似本能的慢舞，一拍一拍踏出。

「還有一樣東西大概你沒發覺到，知道是什麼嗎？」她搗鬼地撇着嘴巴，逗人急地愛說不說。

「別當我是IQ二十的低能兒，光是瞧這些心裏已猜着八九成，你倒是先說，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我嘗了一口白啤，冰涼涼直鑽腸肚，可舒服透了。

「小心你這話說得透了，叫大風閃你嘴巴子。」她沒承認，又不否認，只是將臉輕貼着冒汗的啤酒杯，涼了一邊，又換另一邊。

「這種派頭格調，不是辦喜事，大手筆的為什麼來着？」我故意的噓她。

「人家不問你這些，我就曉得你是睜眼瞎子，過來試試這張床，躺在上面的滋味可不尋常哦！」她拿開我手中的白啤，擱在矮木桌上。

「別開玩笑，叫我昏了腦袋瓜直往新娘床上躺，分明是撞喜，這缺德事我不幹，打死我都不幹。」我堅決地說。

「哦，課本上這麼教你的嗎？虧你還是唸大學的人，看我教你如何破迷信。」正說着，她兩手使勁一推，我才後退了一大步，沒想一脚踩着柔似水的床角，掉了重心，「叭」一聲往後跌個正着，只覺背部一波波起伏，盪盪擺擺起來，我竟涼掉半隻魂，輾在上頭，半沉半浮，好不容易打個側翻滾出床外。

「老天，這床裏都是水波，是水晶床吧，夜裏怎麼睡得安穩哪！」心有不甘，用手按一按，可不是嗎，桔黃色的床單不平地波盪，似抹了一層金色陽光的水面。

「怎麼會不安穩，你今兒不妨留下來試試看，我都在上頭睡了將近一個星期哩。」她說。

「妳出的主意，他真的？」

「他託人從法國帶來的。」

「床——嘛，生命中的二分一都花在它上面，想得可周到。」

「別想歪了，待會走路要摔倒啲！」她喜上頭撲紅了臉頰。

「真服了妳。」我巡視四周，貪戀地看了一回又一回。

「服我什麼？」她隨着我的眼光，不解地巡望。

「嘖嘖，沒頭沒腦那當兒像母雞窩，這會子又嫌漂亮得不像話，才兩個星期，無端端的換了模樣，不似給人住的，可花了不少錢吧！」

「值得嗎？」

「值得，這樣看起來才像個安樂窩，住了舒服，看了也舒服。」

「別瞎捧了，一面喝一面聊吧，不想抽煙？」她正要去拿煙。

「壞的勾當都教我學會了，妳安的什麼黑心眼。」我一把拉住她，「說正經的，我支氣管有老毛病，妳自個抽着玩玩好了，我不奉陪。」

「喝酒吧，煙抽多了對女人有損肌膚美容，喝啤酒倒有助健康。」她又坐下來，兩手把玩着啤酒杯的霧珠。

「我頂多陪妳再喝半杯，坐久了天要晚得不好走哦！」我看了一會手錶，該死！沒上鍊，竟教它停在八點零五分。

「才坐下來沒片刻，看什麼錶嗎？剛剛不是叫妳來了今晚就甬回去，乾脆在這兒過一宿。」

「不成不成！我老爸要知道打斷我這狗腿，做新娘子的人可得行行善做做好事。」

「妳老爸要人，叫他到我這兒來要。」她拍拍胸膛，凡事有她在準沒事地。

「要我留下來，總得說個理由啊！」

「理由，沒有！要嘛妳就別來，既然來了妳就別走，要走也得捱到老黑天睜亮了眼睛才走。」她好似衝我發脾氣。

「多少得講個理由，也好教我有個藉口啊！」

「我可以胡扯個理由，但我寧可毫無理由。」

「真糟糕，是什麼時候了，看一下錶好不好？」我張望着，心想不只九點了吧。

「恐怕我的錶也鬧罷工。」她愛理不理地顧着喝白啤酒。

我喂了她老半天她就是一副不理不睬的叫人沒趣，好久好久，我斜斜地瞞她一眼，發現她在會心淺笑，接着，她牢牢地看住我不放。也許不會這般鬧過，心裏倒覺得挺新鮮的，沒兩分鐘已耐不住放開心懷笑了起來。

本來是堅持不用她的水晶床的，話聊多了全忘掉心頭忌諱，她心頭窩藏不下秘密，沒半個小時，把話全抖出來。

「本來是等他請調到附近的英文中學當副校長時才結婚，可是下半年他要出國去澳洲的悉尼大學唸一年教育心理學，已保留一年了，不去的話可又失去機會。」她說。

「妳在這裏等他？」我望着她，瞧不出她是憂是喜。

「沒有。」她鬆了氣似的說：「我陪他一塊去。」

「那提前結婚囉！」

「嗯。」她憐愛地揪着四壁，「買了這些東西，可用不到半年，這房子讓了別人嫌怪可惜的。」

「爲了妳和他，丟了這些妳還捨不得嗎？」

「耶舍不曉得願意跟我們去住一陣子？」

「妳有時丟不開這個又放不開那個，妳到底乾不乾脆的，只要是值得的，丟得再多又怎樣，何況，妳的孩子跟慣了妳大姐，也不會在乎這些的。」

「喜事近了，我才猛然醒覺有那麼多勞事，但願妳能看透我心室裏頭互相擠壓的憂慮。」她嘆了口氣，微微後仰，閉着眼睛，似強忍無邊痛苦的競纏。

我摸不着她話裏層的意思，她在逃避什麼呢？又怨什麼着？這一切好不容易等到了，幸福在叩着門，幸福就會迎撲心懷，不好嗎？

「我以爲我瞭解妳，這會子懵懂迷糊，妳原來是這麼一個複雜的人。」

她苦笑着，故意裝出一副無所謂的輕鬆面。

如果說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和一瓢水，夏麗赫可曉得她身上是多了什麼或少了什麼嗎？

由於我經常出沒馬來甘榜，生面孔教人看久看慣了也就不覺得納悶，碰着夏麗赫上班那當兒，

我總愛將前後門鎖緊了，半伏在矮木桌上寫信。

通常我把星期五消磨大半天在水泥磚屋裏，星期四就不會躲在馬來甘榜。突而臨時想起明天要到外婆家拿一棵接種的芭樂苗回來給夏麗赫。午飯後我到她家去閱馬來報，順便告訴她明天別煮牛肉乾咖哩。

午睡了一會，沒想做了惡夢，醒來已快五點半了，還未見她下班。心裏盤算着頂多再等十分十五分鐘，總得跟她聊句話打個招呼才回家，又担心着若是太遲了錯過晚飯時間，叫家人看穿我底行徑。

後悔沒把信箋拿來寫封信，這會子可不曉得該找些什麼話兒把時間消化掉。呆呆的儘是靠著窗口看着雲天，望望四周的房屋，似刻將起來的木頭人，失却活動的那股勁味。

正無聊得緊，山茶葉那前頭的小徑來了個人，準是下班回來了，又教旁的事兒就攔住，心底盤算着如何嘮叨她一頓。那氣無名的從腸肚直冒上頭來，挨到門梯站了個人，才發覺不是夏麗赫。

聽這馬來人一副瘦乾皮教病魔纏身模樣，年約五十五上下，一身乾爽而拘謹的中年衣著，灰藍色的舊長褲，管口窄窄的翻上一摺，硬板的長袖白上衣，袖口並領子口扣緊得把個人束成一块一樣，瞧着怪不透氣的。他終抵目的地似的，藉着門梯前一柱水泥樑子靠一靠，給人一副渾身疲憊不堪，站不穩的感覺。也許是趕了一程路，又逢太陽西下，好不容易歇歇氣，整個人一鬆便塌了骨子似的背駝得彷彿背了一袋鹽。

他略伸直脖子張望大門一會，側一側身，睜見了他嘴上頭要掉不掉地啣了一支草捲煙，一頭剛修剪過的短髮和耳峯並齊。

沒料及瞧見了我，楞了半晌，疑信參半，再睜大眼睛珠子瞧個透亮，確定是個黃皮膚的華人女孩，嘴裏不知喃喃咕咕些什麼，回轉身才走沒三步遠，又返過頭來望我一眼。

那扮相土裏土氣的本來就够煩透人，又陪上一味卑微不堪的笑臉，才開口，嘴裏的草捲煙掉了，又帶着不知所措的笨拙動作。

「這裏——呃這這兒——是不是呃——是住了個馬來女人，名叫這個呃，這個——夏，夏麗赫，有沒有？我是聽說她住在這一帶，總之，總之是人家告訴我她的屋子是綠色高脚水泥砌磚塊的。」
「幹啞的沙露，帶着口吃，費勁的。」

我促促眉頭，正待開口，他却矮了半個人地蹲下去，撿起那支掉落石徑上的草捲煙，可寶負萬分的捨不掉，吹拂去煙咀上的灰塵，嘟起唇兒啣着，兩隻門在一塊的門雞眼瞄準那欲熄不熄的煙火頭，一手捏轉着，一口又一口地在抽吸，總算把火頭吸着起來。

想是一時顧着草捲煙，把我忘在腦後頭，連續了好幾口煙，癮足了精神跟着叢生，才想起沒完的話。

「這一帶都是清一色的亞答木板屋，大概就數這一幢是唯一的水泥磚屋。」他說至此，喉嚨教一團痰給塞梗住，於是破聲地清一清喉嚨，就地吐了一泡黃色濃痰。接着又說：「我只是問問夏麗赫是不是住這兒？」

「沒錯，這是她的家，她就快回來了。」我可被這一死結活活困悶住，印象裏怎麼一直不會有過這麼一個中年馬來男子，夏麗赫不會提起嘛！

我打量了他一會。這一類型，十足的老鄉巴型，隨便在這甘榜裏教手一抓一挑，十個裏頭準都是同樣一副嘴臉，瞧不出與眾不同的特殊地方。

「那好，那好，大老遠的來，又快夜了，怕會白跑一趟，找不到人。」他欣慰地咧嘴笑，那支草捲煙已不知何時掉了，他是忘了抑是沒發覺。

「你是她什麼人？」我極不順眼他這種小家氣的鄉巴里口吻，又按不下心窩頭的疑惑，未免故意的壯壯大嗓門朝他喊。「找她有事嗎？」

他惶惶恐恐地有些兒慌態，眼先避着我，焦乾的聲調是過度緊張而呈不自然，適才忘形的欣慰又偏促成泥團了。

「是——朋友，也算是遠親，我是從太平來，有點事，不過，也不算什麼事，只是來找她，沒什麼事，沒什麼事！」

是太平來的，前些年她也不在太平呆過一陣子嗎？

「你就在門梯口坐一會好嗎？」我望了望山茶葉盡頭，「我想她就快回來了，應該是回來了。」十分二十分都漏沙地漏逝，她要回來，早該在街尾了。

「請問，請問妳是她朋友嗎？」他在門梯階上探伸了整個腦袋回望着我問道。

「嗯，我們很熟很要好。」

「哦，是夏麗赫的好朋友。」他呢呢喃喃的噙着。

我們有一句沒一句摸不熟的話語也就此打住。

山茶葉徑那一頭可真的來了陣焦急不安的聲響，把花崗石面踩得登登作響，我心想應該是夏麗赫準沒錯，不會有別人。

「夏麗赫，是我。」他喜出望外，聲音因蒼老加上激奮而微顫抖。然後一手持着水泥柱樑站起來，沒往前走。

高跟鞋停在兩碼外，想是驚訝得說不出話，給楞住呆掉了，遲疑了好一會，異常的沉着和鎮定的口吻，一字一字清晰地在山茶葉牆居間朝這馬來男子說：

「哈山賓沙戾，我們不再見面了，你又來幹什麼？我們說過不再見面的你還來做什麼？」

我看了老皺一眼，已經六點三四分了，但是這時候出去多難堪。

「夏麗赫，夏麗赫。」近乎垂危哀求的語調。

「你是不是跑到警局探問我的地址？」冷冷的一句話。

「我不懂妳住什麼地方，而且天又黑了，從太平到這兒，路遠人也累得不得了。」又清清喉嚨喀一聲隨口吐在花崗石上。「警局的人都熟妳，地方小，也不難找。」

我驀然想起她七年前死了丈夫這事，如果她有意瞞住我，這個傢伙準是她的前夫，多不啻對的人呀！

我不再做他想，也萬萬不能躲在屋裡偷聽她封閉已久的秘密。她的私隱，她的痛苦會因我底久留而陷得更深。

我藉故把門門帶動聲音拉開，心裏沒那回事地坦蕩下門梯。經過哈山身邊，有一股濃烈的草捲煙味，蓄久變質的那稱惡味，我匆匆的掠過，沒抬眼看他。

「妳還沒回去吃飯？」夏麗赫整個人要癱軟掉地，把身子靠着濃密叢厚的山茶葉，語氣仍是那麼沉重。

我寧可她不理不睬我，不知何故，瞧她一副崩潰頹喪，欲哭無淚，又強作鎮定的表情，我心裏很難過。

「過兩天我去找妳，好嗎？」她拍拍我肩膀，可以感覺得出那隻掌輒得乏力。

我低視着地上的花崗石，也不曉得兩隻着眼睛該放那裏瞧。

「明天我不在家，後天晚上我在新屋，我等妳。」

她沒搖頭也不點頭。

哈山楞頭笨腦地光站門梯前，看着我們說了兩句話，看着我離開。

走出花崗石徑，心裏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肯定哈山就是她離異的丈夫。她們夫妻間的恩怨不是早在七年前了斷了嗎，這節骨眼上他還來做什麼？是要一筆錢？是想破鏡重圓？當初，是他背棄她，抑是她離開他……

星期六晚上她沒來，我心裡有一股衝動，很想冒冒失失的跑去她家。反反覆覆的直想着星期四黃昏的那場景，竟睜亮眼珠子一直醒覺至星期四早上。

上午快十點的時候，她來店裏買了一包脫痛苦（日本膏藥）。穿著一件花紗籠及緊身尼龍黑上衣，無領無袖，腳上是一雙平底拖鞋，不似上班。

「嗨！沒上班嗎？」我跟她打個招呼。

她沒答我，僅是搖搖頭，一句話也不愛說，叫她一副打不起精神，也不曉得是不是着了病。她拿了日本膏藥，站在玻璃櫃檯前，細想着，也許是要買的東西忘了。偶爾抬起沉重的眼皮瞞我一會，兩隻眼睛佈滿紅絲，眼皮浮腫。一派慵懶失神，使人覺得異常陌生空洞，彷彿在她印象中不會出現過我這個人。

臨走前她僅僅說了一句話。

「今晚十時以後，我去新屋找妳。」嗓音啞失，不再說別的就匆匆離開。

怕她提前到新屋，我用過晚飯後就回去新屋。打掃收拾，也忙了好幾個鐘頭，時間還早，就半躺在帆布床椅上聽一卷錄音帶。

十時二十分出頭，她輕輕拉開鐵門進來，仍穿著上午那件無領無袖緊身上衣及紫黑花案的紗籠，及一寸高的日本拖鞋。

「等很久嗎？」她輕聲細氣的問，仍帶着啞失的嗓音，但是氣色較開朗。

「妳有事嗎？妳妳上午那副模樣，還以為妳這兩天病了。」我把鐵門上了鎖，她不語，斜靠沙發椅背。

「妳這兩天怎麼了？」我坐在她對頭問她。

「但願我病死掉，也好省些麻煩。」她徐徐地說。

「什麼麻煩，我能幫上忙嗎？」

「阿拉也幫不上。」她洩氣地說。「今晚妳方便嗎？」

「哦，陪妳回家，可以，我現在是無業遊民，方便得很。」我爽快地說。

「我今晚不打算回去，明白嗎？」她望着天花板。

「好啊，隨妳高興，偌大一間屋子，也樂得有個伴。」我大表歡迎。

她沒什麼特別的表情。好一會，看了電子鐘，漠然地說。

「我好疲倦，想早點睡。」

「也好，看妳氣色欠佳，早點休息，要不要喝杯牛奶才上床？」我關切地問。

「謝了，我不習慣睡前喝牛奶。」她站起來，很累很累的樣子，似乎體弱不支。

「我陪妳一起睡。」我扶她一把，她沒拒絕。

「我這兩天沒睡好，想早點睡，不聊天囉！」她低低地說，口氣淡然。

「睡得好的話，這些天暫時來我這兒睡好了。」

「不，一個晚上已經是够麻煩的了，何況教妳家人發現也不好。」她握我的胳膊一會，「我麼幸交了妳這種朋友，我夏麗赫並不孤獨。」

這句話說得好辛酸，我即使有滿腹哀曲，也只好由它頓住。

躺在板床上，她並沒立刻睡着，時而唉嘆，背着我，想着大把大把事情。

我醒來上便廁時發覺床上只有我一人，而夏麗赫却坐在幽暗的小涼台上，抽着煙。

我蹣手蹣腳的站在窗側看着星空下她的背影及她前面一縷縷嫋嫋上升的煙霧，僅升了兩尺高便化成夜色。

「夜很涼，妳沒睡嗎？」

怎麼會知道是我醒着了，我祇不過站在這兒沒十分鐘之久。

「夏麗赫，妳很悶嗎？」我繞她的背後，站在她左側。

「嗯，很悶，很悶，所以我睡不着，數星星，抽煙。」

「妳一直不肯告訴我，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我坐在牆角，側望着她。

「他爲什麼要回來找我，他爲什麼要這樣難我……」

她把頭埋在內掌，夾在右中指食指間的短煙仍不斷地燒。我慌措地從牆角猛站起來，不知該怎麼辦用話來安慰她。我將她手上夾着的短煙取下，擱在鐵花窗櫺上。

「哭吧！最難過的時候英雄也會掉淚，哭一場後妳心頭會平靜些。」

她斷斷續續地抽噎着，我拿起涼台地板上一包不知牌子的香煙，點了一根，再點一根給她。我記得電影裏曾經出現過，女主角抽了兩口煙，便把持下來，不再抽泣。

她抬起臉來看我，一臉縱淚，我驚覺她老了许多，有四十五歲，或少說也有四十三。

「我沒想他會去找耶谷，耶谷交了他一封親筆信轉給我，要求我原諒他，接受他，耶谷明天就回來，不！還有十多小時。」

她無助地望着我，接着狠狠的抽了一口煙，大團大團地噴着煙霧。

「他沒盡過半絲愛心，可是耶谷想都沒想就寫了一封信代他求情，並主動搬回來住。他不會要過我們母子，他得意時不會爲我和耶谷設想。現在他那一頭的小女兒重病病死，野女人不要他了，又病又窮的落魄成這個地步，他才想到我，想到耶谷。像一條受人唾棄的老狗，求我收留他，每天賞他一塊骨頭，他便乖乖的替我看家門，然後老死在我屋簷下。」

「那妳和耶哈雅又該如何決定？」

「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做決定。」她底語調又開始顫抖轉弱，於是忙又連抽了幾口煙。

「妳是已經和他正式離婚或只是分居？」

「當時我不肯簽名離婚，他折磨我，整整折磨了我兩個月，使我身心受傷，還當着……當着孩子的面逼我做天底下最醜最難看的事，他在我的牛奶裏下了比毒藥還可怕的催情藥。我只好簽字離婚。好一段時間，我當他死了，心裏總算平靜下來，妳來了之後，我就不再讓那些兵孩子上我家門。除了耶哈雅，我還有妳。」

「既然是正式離婚，妳可以用法律對付他，於情於理，妳沒有錯啊！」我心中不禁燃起一股憤懣，爲她不平。

「我早就想過用法律，我本身是便衣警探，什麼條文都瞭如指掌，可是他這隻老狐狸有意逼我死路一條似的，他就拿耶谷做擋箭牌，我愛耶谷，我不能讓他爲我再受到傷害。我現在簡直是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她把小截煙丟在地板死勁的踩熄，又取一根煙，借我的煙火點着。

「他人現在還在妳屋子嗎？」

「嗯，這幾天都在我屋脚那張舊床上睡，也不曉得犯了什麼病，成天依依吾吾的，渾身濕痛，我看不過去，給了他十元叫他自個看醫生，他硬是不肯，上午我就到妳店裏給他買一包膏藥。」

「八成是裝出來要妳可憐可憐他，一開始不由分說地趕他走豈不乾脆了事。」

「星期四那晚我不領情，關他在門外，他就全不顧人言人語和大模大樣橫躺在門檻外那塊廊板上，給你安穩無忌的直睡到天亮。」她一手擰鼻水一手夾煙，「他說等耶谷來了他自己會走，盡是擺出一副可憐相說着日子不長了，要耶谷給他一些照顧及給他送老。那王八，明知我硬不起心腸，犯了一身疼，要死不活，叫我將他丟在大門口等死算了。待會耶谷來了會怎麼說，我能這樣做嗎？你說我能這樣做嗎？」正說完，又是熱淚滿盈。

「夏麗赫，這事妳可有拍電報要耶谷雅自個來和妳面對面商量一個萬全之計？」

「我怎麼一直都沒想過要打長途電話給他。」她埋怨着自己。

「不是打電話，拍電報會比較有把握，真的勿再拖下去了。」

她幽幽地噴了一口煙霧，悵望星空。

「老天真不長眼睛，一再的拿我的痛苦尋開心。」她驕地握着我的手腕說：「我真怕我會被他折磨死！」

隔天我起得遲，夏麗赫留下字條說她要請幾天假，警局的人曉得她的離異丈夫來找她，她在未把事情解決之前，絕不回警局上班。

逢星期天，上午至下午每一時刻都忙，脫不得身。我大白天盡在店屋裏磨時間，燒飯做菜，教大嫂在店外頭幫忙招呼買賣。跟往常的習慣，晚飯後，店業和夕陽從煦爛歸和平淡泊，我把廚房弄乾淨便返回新屋，以爲夏麗赫晚上會來，却教我白等了大半夜，她沒來。

星期三下午，整個人提不起神似的，昏昏欲睡，於是偷空回到新屋睡午覺。

很感意外的，夏麗赫陪同一名似曾相識的馬來男子來找我；瘦高個子的人，蓄了兩撇鬚上眼挺性格的鬍鬚。瞧他那副模樣，我馬上猜想到他是夏麗赫的情人耶哈雅，該是一接到電報便快馬加鞭連夜趕來，綠花小點的短袖襯衫胡搭了件土紅色舊式剪裁的長褲，亂沒配調眼光的，想是匆忙間抓了一雙白襪和墨黑沉色的老皮鞋，一路踢踢着長途風塵而來。希望沒遲來，事情還有商量的餘地。我們彼此閒省了客套式的開場介紹白，他也早已從夏麗赫口中認識了我。

耶哈雅是直接從車站來，夏麗赫在車站等他。也許，在事情還未弄清楚之前，讓他冒冒然的直驅馬來甘榜，那準會把整個場面弄糊掉，引起誤會的話恐怕更難處理。

「夏麗赫急冲冲的一封電報把我叫來，來了又不說到底是什麼關天要事。」耶哈雅一副似笑非笑，語氣婉轉，全不火不急的慢性子，倒教人先急將起來。

「的確是發生了事情，不過，怕一時也難三言兩語的和你說個明白。」我趁機偷瞄了夏麗赫一眼，她呆似愁眉苦臉的泥娃娃，木然無笑意，也難怪，這事要教我笑怕哭都來不及哩！

耶哈雅倒是落個自然的，不緊不慌地吸着夏麗赫。

夏麗赫穿著傳統的哥峇雅馬來服，顯得氣氛異常凝重。這星期以來大概是疏於理粧，加上天氣熱熱出滿頭汗水，亂蓬蓬的頭髮竟垂濕成條狀。大病一場後的容顏，泛着蒼悴色，平白的增了歲數。她也儘是想着，等着，千頭萬緒的，也不知那一條說起。

「夏麗赫？」幾乎是異口同聲喚醒她。

她恢復自己地低哦了一聲。

「有煙嗎？先讓我抽支煙平定一下心緒再說好嗎？」她同時徵求我和耶哈雅的同意。

「我沒帶煙，也從不在心煩的時刻抽煙。」耶哈雅顯然大感驚訝。

「等一等，那晚的煙還剩一些呢，我去樓上拿。」

才站起來，想三兩步奔上樓梯到臥室裏頭拿煙。耶哈雅攔住了我。

「妳們先坐下，我去買兩包煙，喝酒嗎？」他似有意又似無心的直望着夏麗赫。

「隨便，我反正是什麼都不在乎，能喝個爛醉也好。」她却避視耶哈雅，瞧着我，又不像對着我說。

耶哈雅後腳才踏出門外買煙和酒，夏麗赫已控制不住，彎着身子，把臉埋在雙膝上哭。

「妳總得寬面把話說出來啊！老是這般驚着我心裏也不好受。」我將手輕搭在她背部。

她只顧着抽泣，哥峇雅長袖上衣的黑花點都被揉得碎碎，隨着她渾身的抽動而慌措地抖着，却又抖不落。

「雅麗，就讓我趁他躲開的片刻好好哭一哭，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她嚶嚶噎噎地說。

我無奈何，只得退坐一旁，瞧出門外。

過一會門口整個暗壓壓的一片，耶哈雅抱了四大瓶不同牌子的黑啤和白啤，兩包够辛够辣的幸運牌紙煙。

「她又難過了，你把她勸一勸，我到廚房倒酒加冰。」

我識趣地把桌上四大瓶啤酒抱個滿懷到廚房裏，一方面也是藉口給他倆有傾吐體己話的機會。我在廚房故意東碰西撞的摸了老半天，回到廳裏時夏麗赫已低低地說了些。

耶哈雅帶着凝神，眉頭都促湊成堆，一派重思深慮。而夏麗赫則一壁吞煙吐霧，時而端起特大號啤酒杯直灌腸肚，一派消極的作風，眼底間更忘了我及耶哈雅的存在。我一頭迷霧，奇怪着耶哈雅真的全不當一回事地任她這般又飲又抽的瘋下去，但又不好意思打岔，儘是不言不語地坐在他們對面。

耶哈雅整個人靠後，兩手擺在胸前交放。夏麗赫斜斜右傾向着他，吞煙吐霧時把大團噙人的辣霧都噴他一身，綠花小點的襯衫布身灰濛濛了又活現出來。他的表情毫不流露任何嫌惡，僅僅是思緒凝重地牢視着她飄忽且略帶顧慮不定的腫眸。他整個人越來越是沉著似鎮守四方八野的神威大將軍，兩道瞳光試圖透穿她慌了主意的人，然後穩下她浮躁的心。那種眼神，我一直認為很魔，此時更具有說服的催眠力，夏麗赫却不敢用正眼和他對視。

「妳很愛耶谷？」耶哈雅把所有的零碎疑難集中成唯一的焦集點，必然是私下裏仔細分析了好一陣。

「可是他這會子，完全變得不可理喻，他……他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把哈山的睡床霸住，要哈山上來屋裏頭跟我同房。他還不時提醒我，一夜夫妻百日恩，他忘了我這七年是如何討生活的，他儘是爲哈山周全的設想，嘴上頭一句話都不提我這些年的感受如何。」她骨嘟嘟的狂飲了一大口，被噎了一下，差點翻了胃。「我最受不了他整夜裏依依吾吾直呻吟的病痛聲，死神已離他不遠，就在床側賞玩地看着他一分一刻地落入死亡大網，又不讓他落個痛快、乾脆，拖泥帶水的把我也連帶捲入這旋渦的圈圈裏。」

「妳可曾單獨的和耶谷談過？」我冒然的問了一句。

「談甚麼？」她不解地問。

「關於妳和耶哈雅的事。」

「他不知道，我跟他信上提過，他沒贊成也不表示反對，總之他的態度一向來就是這個樣子，對任何事都不熱誠不關心。」

「我想我應該和哈山耶谷當着面說個明白。」耶哈雅兩手把玩着大啤酒杯，不停地兜轉，杯外的表層水珠融淌了桌面，遺下水漬。

夏麗赫似乎不贊成耶哈雅的说法，她狠狠的扔掉煙，吁了一口氣，心眼底又滿不舒服，緊跟着又取了一根煙，連連擦了幾根火柴擦不亮，兩手竟微微顫抖起來，搞了老半天終才點上煙，她氣敗地埋怨着。

「瞧我行正衰運時點一支煙都教火柴作弄，兩手竟抖得好似吸毒的人。」

「爲甚麼不讓我們面對面把話攤開說？」耶哈雅顯然是慣了她這種突然改變的作風。

「你心腸這般軟，他們父子倆個連一陣線你說得過他們？」

「丟開耶谷，跟我一道走，妳捨得嗎？」

夏麗赫啞掉了，搖搖頭，輕啣了一會，隨即淚珠掙脫了線地滾下來。

「這事終歸是要當面取得對方諒解，否則我們日後也不會好過。」耶哈雅安慰地輕拍她手背。

「夏麗赫，妳越哭越亂，心頭更是沒了主意。」我也忍不住插了一句。

「不！讓她哭，哭過一陣她會好過些，我諒解她。」耶哈雅平靜地說。

夏麗赫盡情地哭。我和耶哈雅乾坐着。

我終經不起夏麗赫的一再懇求，祇得以局外人的身份陪他們抄另一道行人稀少的小徑，繞得老遠，穿入馬來甘榜。

夏麗赫臉上映現着怪誕的色彩，使我深覺納悶，好似她已毫無選擇的接受了某種命定安排的事實，而誰也改變不了。她顯得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得到耶谷的諒解，一方面又不願意耶谷和耶哈雅面碰着面，而哈山倒在其次。這其間有着什麼隱情，難不成耶谷會憤恨地拿刀子要脅耶哈雅，逼他遠離夏麗赫。

我偶爾側一側臉，驟見他臉上泛了一大片蒼白的陽光，不由得教我想起那張在海邊拍的彩色照片，他在陽光下給人的感覺竟是如斯蒼白。

不少個閒坐在屋脚下乘涼的馬來鄉巴睜大了詫異豆圓的眼珠子，嘴裏頭咬嚼着檳榔片和抹了一層熟石灰膏的荷醬葉（俗稱茛葉），邊不停地咀嚼，嘴角滲淌着鮮紅噁心的液汁。憨直樸實的臉老瞪緊我們三人，有幾個怕是按捺不住心頭納悶，操着馬來鄉語和鄰屋腳下的朋友，隔得老遠的招呼應起來，雖是儘量壓低聲調不教我們聽見，可是對方又耳聾似的直追問，一遍一遍的重覆着却又讓我們全聽着了。

經屋後繞到前頭小徑入口，瞬前去，哈山和一名看似十七八歲的馬來少年面對面地坐在門梯口，想是沒料及會有這等想不到的情景，兩張臉同時訝異地看着我們。

哈山僅圍件青藍間色的格子紗籠，布面還泛着一層腦亮，帶股布勁板硬的不十分服貼，而馬來少男穿的已是服貼順人的舊紗籠。兩人除了腰以下一件紗籠光着腳板，上身爲了涼快而打着赤身。哈山那一身垂落而鬆塌塌的胸骨部位多了幾張顯明的脫痛苦日本膏藥，兩隻胳膊彎也各貼了兩張，看上去渾身病味的蠟黃一身，馬來少年猜是明白了怎麼一回事，睜大憤恨的眼珠，很不客氣地狠瞪着我們。他一身骨骼塊大奇魁，整個臉型看起來挺俊秀，可惜鼻翼不豐且略嫌塌扁了些。他憤怒的表情，很容易教人把他測想成愛尋事鬧是非的不成熟少男。

他故意踩下兩級，站在哈山前面，兩手交插着胸前，擋着門梯口，有意護着哈山，跟夏麗赫耶哈雅敵對似的。

「耶谷，到屋裏去。」哈山蒼老的聲音出奇溫祥慈靄。

耶谷拿眼梢橫掃了夏麗赫一眼，滿臉不屑的神色，轉個身大步踏入屋內。哈山一手搭着膝蓋頭

一手抓著門梯口的雕花欄杆，很辛苦的站直起來，然後退回屋裏。

「那就是哈山，耶谷已回到屋裏。」夏麗赫微微側着臉跟耶哈雅說。

夏麗赫首當其衝，哈山回頭望她，她全不瞞哈山一眼，自顧自的脫了鞋，回身招呼我和耶哈雅

「上來吧！這屋子一片瓦一塊木都是我夏麗赫的私有產業，別人算不了什麼，只有我才是這屋子的主人。」那尖酸刻薄的語氣似乎是衝着哈山說的。

不意裏頭却冷冷的冒出了一句話。

「別忘了這屋子裏還有爸爸和我。」是耶谷，好一個憤怒的少男。

「耶谷，別拿這種語氣跟妳媽說話，才吩咐你又忘了！」哈山略帶責備的口吻說。

我們才入了門檻，哈山已走到後門梯口，正要朝廚房的梯子往下跌落，心裏惦念着什麼，又回轉身朝水晶床上躺着的耶谷說。

「耶谷，你來，跟我一塊到屋腳下，讓你媽和客人好好的聊聊。」

等約一會，耶谷仍然大模大樣的在水晶床上盪盪擺擺，毫無行動表示，好似沒聽見。哈山又叫了他，「耶谷，我要你到屋腳下你聽見了沒有？耶谷——」

「爸，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要幹什麼！」耶谷一骨碌坐起來，很不服氣，故意的囁囁起來，衝着我們這些不速客說似的，「這是你的家，是你的房子，你老是這般畏畏縮縮的躲着人，更加教人看不起你。你先別走開，你要我幹什麼我都答應你，但你總得擺出你的尊嚴讓所有的人都能尊重你信得過你啊！」

哈山給說到心窩頭的傷疼處似地，在後門檻上洩氣地緩曲着身坐下來，半晌，一副可憐兮兮地說。

「唉！這能算是我的家嗎？我一個又病又窮的流浪漢，終身落魄苦熬，掙至最後一口氣也不敢圖這種福氣，註定是好是歹，老天早作安排了。」

耶谷已經從床上站起來，聲浪一陣比一陣大。

「爸，我不要再看到你這副委屈的樣子，你不要背着我坐在那兒，爸！你進來這兒，進來這兒，否則我立刻收拾衣物回阿姨家，我就永遠不再回來看你，不要老是教我失望，爸——」

哈山沉默似泥團，好一會想藉着門檻站起來，又徒勞的坐下去，滿嘴更是呢呢喃喃的，也不知是埋怨自己一身骨子濕疼還是恨自己小家氣相，見不得人。

耶哈雅並沒一塊坐下來，空氣因我們這些人不和協的呼吸而逐漸混淆怪異。耶哈雅作了準備地，走近哈山。

哈山沒當做看見背後靠得兩尺近的耶哈雅，自顧自地憐惜着不聽使喚的膝蓋彎，嚙嚙不已的唇舌也不知盡說些什麼來著。

耶谷瞧這情景，誤以為耶哈雅有什麼不利於哈山的舉動，整個人敏感而起了一警覺，跨出水晶床，兩大步趨前去站在耶哈雅的左側，小痞流氓擺架勢地，兩眼瞪緊了耶哈雅每一個小動作，好像要洞悉他的動機。

「哈山，容我自己介紹，我是夏麗赫的朋友耶哈雅，有件事我想和你當面談談，在這兒或屋前後頭任何一處都可以，有沒有結果我給你人格保證絕不動你一根毛髮。」

哈山咧着一嘴又爛又醜凹凸不齊的黃板牙，一副癡呆傻不出半句話的嘴臉，似懂非懂，先是詫異地望着耶哈雅，夏麗赫，我：最後竟集中在耶谷臉上，莫非期待耶谷給他勇氣和信心。他底懦弱無能更是表露無遺。

「哦，跟我有關嗎？」他費了好大的勁問耶哈雅。

耶哈雅似乎不愛多說，祇等着哈山點點頭或搖搖頭，然而哈山卻拿不定主意，若有顯慮地瞞着耶谷。

耶谷彷彿教他那一眼直添了油鼓了氣，更加擺出一副鹵莽勢輕拍耶哈雅肩膀，當家老大的口氣說。

「凡事一切要跟我爸說的，當着這大夥的面跟我說也就得了。」

耶哈雅低頭思索片會，臉色自如。

「這也沒什麼不妥，反正事端出在你身上。」然後無意間瞟了夏麗赫一眼，夏麗赫儘想避開他，怔怔地直望着地板。

「耶谷——」哈山惶恐地想告訴耶谷什麼，然而耶谷却一個勁地揮阻他往下說，極不耐煩，不願哈山加插一句話。

「你已不算小孩了，應當比我更清楚你媽和你爸目前已沒有夫妻名份。」

耶谷半冷笑半思忖地牢盯着耶哈雅的認真神情。

「我跟你媽也打算在這半月之內註冊結婚，你若願跟着你媽，我當然十分歡迎。」

「否則……」

「當然你若打算跟你爸爸，這房子也算歸你們父子倆，如果手頭上需要一筆錢做點小買賣，我可以籌一筆數目，好讓你們暫時把生活安頓妥當。」

耶谷稍稍轉過頭來，冷冷地盯着夏麗赫，銳利似刀鋒口的腫眸含着無比的怨恨和鄙視的敵意，好一會子收回眼光瞪着耶哈雅。

「哦，倒瞧不出你那麼慷慨大方，說出來聽聽，你所謂的一筆錢是四位數還是五位數？」

「我想，要湊個八百一千是不成問題，更何況我也不算什麼有錢的公子哥兒。」耶哈雅很坦率很認真地說。

「哈！我當是幾位數，區區的八百一千，你可把我媽看成什麼女人囉！便宜的二手貨？坦白說，事情可沒你想得這般簡單，說得倒是慎重其事的，八百一千，你是嫌她老大一把歲數，由着你削價減價！」

這回，夏麗赫可真氣抖了，再也嚥不下這口氣，鐵黑着臉大聲潑罵耶谷。

「你這雜種王八，白養了你你拿我當什麼人看待，你給我滾！你馬上給我滾！」

哈山瞧這齣戲演得火辣，默不作聲地踩落後門梯。奇怪的是，老子是一副沒神沒勁，兒子又是一副興風作浪的惹一事算一事，兩碼子脾性兩碼子人，沒一處相像。

耶哈雅直耐住心頭火，平心靜氣地走過來說。

「他要開條件，就讓他開出條件，無論如何先別火，讓我好好跟他談，我曉得妳心頭够委屈，事情了當我今晚就帶妳走。」

耶谷已前俯後仰，似狂風裏一棵小樹，恣意地大笑，帶股囂放的味道。

「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我媽她是怎麼個告訴你的？死了丈夫？離了婚？你都相信她這些騙死人逗活鬼的話……：可惜你和其他人一樣，自願做天下第一號大笨瓜，心甘情願上當受騙。」

耶谷這一說，不單單是夏麗赫和耶哈雅同時目瞪口呆楞不出話，我也整個人給挨了重棒似的傻

住；腦裏所有的印象和記憶猛地浮現大片空白。

「你這撒謊的野雜種，你給我滾！你給我惹的麻煩還嫌不夠是嗎？你滾！你滾！你滾！算我這一生白養了你白疼你一場！」

夏麗赫氣喘吁吁的一頭猛衝過去，整個人跌跌撞撞的，却教耶哈雅從背後一把攔腰抱個正着，不讓她沒頭沒腦的把事情弄砸掉。這一着，可惹暴了她的脾性，手脚一陣忙亂又是打又是踢的猛掙扎着，渾身力氣使盡了仍够不上耶哈雅牢牢一把攔抱的臂力。掙不脫，只得在嘴上頭不停地怒罵着。耶谷瞧這光景，更不是味，越不放鬆地在原處尖酸刻薄的數落。

「哼！我媽逢人便聲稱死了丈夫，她一開始打心眼底瞧不起我爸，因為我爸交了一批壞朋友，把壞的勾當全學上了，成天裏吸毒爛賭，欠了一屁股債不說，田地房產賣光了還要教她還債還得一身寒酸。你沒瞧我爸剛才他那副閃閃縮縮盡避着人的模樣，坐了幾年牢外加在戒毒所呆了整兩年的時光，什麼自尊全都教自個丟光，這會子他也是被逼得走投無路，只求我媽能念在夫妻一場的情份上給他一個回頭的機會。你想想，都近六十歲的人，還捱了一身風濕痛，工作沒着落不說，大老遠的來了這兒，我媽卻一心一意顧著你，把心腸狠起來翻臉無情的，說什麼也不願接受他，一個有妻有兒的男人家，却沒一處容身之地，若換了你，你心裏作何感想，嗯！」

這一番話，可抓到夏麗赫面子上頭，雖然她四肢已精疲力竭，動彈不得，可那張嘴皮子不服輸地一股勁的嘶罵，嗓子都磨得破沙了，仍不甘罷休。

「你這撒謊的野雜種，你給我住嘴！你給我滾！我沒有你這種不要臉的混帳兒子！你滾，你滾，別再教我看到你，我會親手宰了你，你瞧著，我終有一天拿槍斃了你！」

耶谷也被激怒了，更惡毒的直揭夏麗赫瘡疤，比撕破她一層臉皮還難過。

「妳倒說，是我不要臉還是妳自個不要臉，前一陣子每天每夜的在這屋子裏陪那些野戰隊的野男人廝混，讓全村子的人都瞧不起我這野雜種，爲了這事我不得不搬回阿姨家住，要不是阿爸帶着一身病痛的去找我，說了出來你們之間並不會辦理正式的離婚手續，我可也差點和別的呆瓜一般受了妳的騙！」

夏麗赫氣得渾身直抖，簡直拿他沒辦法，百感交集的豪哭着，嘴上還邊說：

「耶谷，你到底要什麼你說！你到底要我怎樣，你說說嘛——爲什麼要這樣無緣由的折磨我，

恨我，爲什麼？我到底犯了你心頭那一條大忌，你說嘛！」

「現在什麼屁話都甭談，我只求這位知書達禮的耶哈雅先生能高抬貴手，勿把自己的快樂建在別人的痛苦上，破壞別人即將團圓的家。他還年輕，他不如爸一把歲數，他應該找個年輕的女子做他太太。爸已經洗心革面，比這位耶哈雅先生更迫切的需要妳，難道妳就眼睜睜的看着他快站起來的時候又給人猛推一把仆倒在地？耶哈雅先生，若是換了你，你心裏將有何感受，也許你會因此而不想不開，心灰意冷的自殺，是不是？」

耶谷發完連環炮，急忙忙的抓起牆上掛着的白色運動衫套上，而後跳下後門梯，依稀聽到哈山問他匆匆忙忙的上那兒，他逕自打廚房的側門繞着山茶葉樹，經由門前花崗石徑走了出去，也不掉回頭望一眼，而哈山則在廚房裏頭喃喃咕咕着。

好久好久，耶哈雅鬆開縮緊的胳膊，夏麗赫卻撲跪在地板上，背着他掩面痛哭。

「耶谷他在撒謊！他在惡意的撒謊——他說的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相信我！請相信我！」

我不曉得耶哈雅的感受如何。只是，我竟叢生被矇騙的始覺。心窩口悶悶的直透不過氣，好似再也歇不下半刻，也不曉得歇下去有何作用，眼前這一切幾乎成了定局。

「我想我該走了。」

夏麗赫依是嚶嚶噎噎的抽哭着，耶哈雅則整個人墮入無限的緘默，似一尊硬板石雕像。

原來想跟夏麗赫說些什麼的，許多話全都梗結在喉裏吐不出嚥不下。也不過半天光景，局勢改觀得太快了些，整個情況竟經不得耶谷幾句不留情面的話而動搖，站不住脚。一時間我不懂該用何種態度去接受，去衡量，或者乾脆棄之不顧。

回到家裏，一直是沉沉重重的，心窩口悶塞了一塊石塊般，直是逼迫難過透了。

晚飯時老爸又跟我提起私立中學普遍需求教職員一事。扒着飯粒，竟益覺得白米飯好生硬難嚥，似乎勉強填填肚胃還不如挨著餓上三天三夜來得好受。

拿平時說，用了晚飯準避難似地回新屋，這會子心思全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懸在半空間，彷彿

佛一想到夏麗赫或許會跑去新屋找我，就渾身怪不舒服。臨時又拖七拉八，儘找些瑣碎事兒給自己添忙個勁的，也就攔了好一會。直生了悶倦意，才拖着半浮半踏實的步子回新屋喘個覺。

打開門，黑撲撲地裏踢着一只淨白的信封。心窩頭可一股熱勁的想瞧個究竟是誰給我寫的，捻亮了燈，卻也來不及把門關上鎖好。

陌生且工整的英文字跡，蠐行在兩張小記事簿撕下的單線紙上，背後簽着耶哈雅的名字。

雅麗，見到夏麗赫的時候，煩轉告她我走了。我是不應該把自己的快樂築在哈山和耶谷父子二人的痛苦上，我不想說我的感受，我慶幸我愛過她，又恨我必須離開她。耶哈雅

我反反覆覆的讀着這兩張記事簿上撕下來的單線紙。好像隱隱約約的看到耶哈雅痛如刀刮地走出馬來甘榜。

「嗨——」低低的一聲招呼，來自門口。

是夏麗赫，一副陰魂不散的身影，表情懶散，浮腫的雙眼呆滯癡遲。她慵懶地用手背擦一擦額前垂跌了一大綹的劉海。

「我路過多次，望見這大門關得死緊，又沒燈光曳出來，以為妳睡着了，不敢敲門吵妳。」

「哦！我剛進來沒一會。」我把耶哈雅的信收入信封。

她沒等我開口招呼她進來，已自先進來，順手把門也帶上。

「心裏煩透了，只好來找妳聊聊天。」她重重地跌坐在沙發椅上，懶懶的說。

「耶哈雅留下一封信，他走了。」我將白信封攔在她手上。

她沒打開信封，但仍覺察得出她臉容稍有一絲不很顯明的變化，只是很快的她又裝出一副蠻不在乎的洒脫，把信封捏在掌裏捏了好一會，然後決意不要看信裏頭的內容，還擱桌上。

「他竟然相信耶谷的話。」她悵然地湊笑，畫了一臉皺紋。那副口吻，想是無可奈何的接受了事實的安排。「妳相信耶谷的話嗎？」

「我不知道，不過，至少有兩三句話使我心裏有被騙的感覺，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悻悻然地說。

「那連妳也相信了。」她被擊敗似地洩了氣，輾做一堆。「妳相信愛情嗎？」她一眼瞧見茶几下還擱了一包原封未動的幸運牌香煙，忍不住取了一支點上，熱捻地抽了幾口才想起問我可能也要一

魂抽着玩，我毫不感興趣地搖搖頭。

「我不會談過戀愛，不過我相信愛情有時很邪有時很美，它的魔力足以影響一個人左右一個人的動機。」

她莫名其妙地噤嘴怪笑，極刺耳難聽，含有諷意。

「妳覺得可笑嗎？」我沉下臉色問她。

「不！我不是笑妳的看法和觀點。我只是覺得自己可笑。一開始那滋味是甜的，匆匆收場時卻又苦又澀，雖然妳不會嘗過個中滋味，我替妳慶幸妳無須承受這種要命的苦擔子。」

「唉——夏麗赫，不管耶谷的話是真是假，畢竟我們朋友一場，乾脆點，忘掉一切吧，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不勝煩地打了個哈欠，伸伸腰，擺出一副疲倦累透的樣子。

「管他明天，明兒的事誰也確定不了，今天必然會逝去，明天終必會來，妳明兒打算做些什麼特別想做的事嗎？」她整個人漫不經心，話語鬆散得互不相搭。

「也許有，我老爸一再暗示我執教鞭，好似我這種是天生必有用的誤人子弟的材料，在家裏閒可惜着，我打算去亞羅士打一趟，也沒決定去多久，很難講，也許臨時又變卦不去了。」

「妳也是遲早要離開這兒，這是痛心的現實問題。」

「以為離家太久，回來至少缺些時日，沒想卻缺得膩掉半個人，想起來有時很煩，沒什麼理想可談，一點意義都沒有。」

「什麼時候離開？我不送妳，我不喜歡這種突然的離別。」她出奇的淡漠，腦後枕着沙發上方，仰起臉，嘴裏吐一團一團煙霧，帶興味地賞看着往上嫵嫵擺舞的煙霧。「感情這東西，如煙霧正濃得來不開時卻爭相散失，除了遺下的煙味，什麼也沒留下，不是不肯留下，而是不能留下。」她拿眼梢偷瞄我。

「妳真的不想看一看信裏頭寫些什麼嗎？」我望着桌几上的白信封說。

「反正他人已走遠了，看不看還不都一樣。」她低低地說，語調有些見梗塞。

「他說他不能把自個的快樂建在哈山父子倆的痛苦上。」我忍不住要傳達他的意思，我不希望夏麗赫誤解了他。

沒料及夏麗赫卻一個勁的仰笑，噙着了心口，連淚也噙跑出來。自我虐待般笑得那麼痛苦，簡

直是跟自個兒過意不去。好一陣子她還歇斯底里的喘笑，邊說着。

「他……他根本就不懂……不懂什麼叫做……快樂……什麼是痛……痛苦，妳不說還好，妳一說可真把我笑得接不着……接不着氣……」她拍拍胸口，猛咳了好幾聲，把原先表情落漠的一張臉激紅，直燒到V領口的胸骨間。

「夏麗赫，妳這副模樣很教人難過。」我緊促眉頭，憂掛地瞅緊她那一反常態的古怪行徑。

「他這番感人心肺的良好話若要面對面跟我攤開說了，我或許直截了當解說與他聽，光說着漂亮，心境卻摸不懂，白做人，白說了。」

「這是基於個人心理感受和處境不同，自然就把持不同的觀點和角度，就根本上說，並非懂或不懂的問題。」我反駁她一句。

「雅麗，聽妳說話的語氣，和以前的口吻完全不一樣，是不是連妳也對我起了強烈反感！」夏麗赫彈一彈煙蒂，在淨潔的地板上跌個粉碎。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她給我的印象也和煙蒂一樣跌成粉碎。

「我們是無所不談的朋友，妳想我會這麼善變嗎？我猜妳是情緒欠佳，疑病重。」我囁囁不安地敷衍她。

「但願一切如妳所說的，是我疑心病重。」她撩一撩蓬亂的髮，半回憶地說：「近兩個星期來，我們之間似乎越來越談不攏，話題的範圍縮小得轉不出那套死了的狹窄框子，希望今天暫告一段落，以後我們還是會有很多機會，唉，談點唯美的東西，例如潮流，藝術……」她又掏了一支煙點着，徐徐緩緩的閒自在着。似乎又嫌它味道太淡，再取一支點着，左右手各夾持着煙，輪回吸，接着用手背揉一揉紅腫掉了神的浮眼皮，不經心地問我：「妳再仔細瞧一眼我現在這副散漫模樣够不够得上浪漫，嗯？」

「妳又離不開浪漫這字眼了。」我只得強打起精神。

「我最難忘我們初相識的那段日子，我說我喜歡藝術浪漫，妳還記得當時妳怎麼說嗎？妳說我頂多看起來三十一二歲。」她整個人又飄飄浮浮不實在起來。

「我記得我當時說妳有三十五歲，其實妳看起來也不過夾在三十五歲和四十歲當間。」
「差不多是這個數字，我不太重視數字。」她給自己辯白了一句，約一會換話題問我，「妳懂

得藝術嗎？」

「不會正式上過這門課，略識皮毛，總之我是門外漢。」忍不住又打了個哈欠。

「說起來還真有一段美麗的往事呢。」她彈一彈煙蒂。（我發覺她彈煙灰的手法熟稔得教人難以置信）然後把夾煙的右手內掌按着額頭。「我唸高三的時候，好迷戀學校新調來的一名年輕美術老師，故他的課我最感興趣，我從來不曉得自己有繪畫細胞，經他目睹我在課堂上畫了幾幅水彩畫，而後當着同學的面力誇我如何具備未雕琢的藝術靈氣，那時候同學們老喊我什麼藝術浪漫派，一直到我在警界服務，我仍念念不忘這種加在我頭上的美譽。本來我是爲他而準備好功課應付劍橋考試的，就在臨考的前一個月他突然告訴我們他結婚了，我所有最純最真的戀情因而破滅，我差一點就考上了。現在回想起，絲毫不覺得自己傻，相反的，我還不時爲了他的早婚而陣陣心痛。」

這老掉牙的舊事她已重提兩次了，仍那麼興味盎然地追述。我也累得眼皮半撐半蓋，不時用手掩嘴巴，故意誇張打哈欠的動作。

她正聊得興上頭，當做沒看見。彷彿一開始她就下決心要把這又長又雜亂無關的話一路無阻的延續下去，隨她高興什麼時候中斷就什麼時候「呸」斷。

我也將就着聽一句溜一句地任她盡情抒發無處發洩的滿腹牢騷，偶爾還忘神偷睇。

「所有的浪漫到頭來都是一場無痕春夢。水晶床上蕩漾的夢，節燈下的愛語私衷，耶哈雅加上夏麗赫，一九七八年初加上雅麗，讓煙和酒麻醉了的夜晚，一張海報牽出來的友情，根本就像一場電影嘛……如果，我是打個比方說，妳是編劇而我是導演，我們該如何折衷一下，如何處理這一段高潮後下跌的低潮。妳喜歡喜劇的處理還是悲劇的手法？我曾經看過一部外國電影，就在鎮上那間破陋的小電影院，我是難得踏入電影院，雖然不花半分錢，除非是三四個同事約好了一塊看。一開始，它給人的感覺完全是生動有趣，根本看不出任何悲劇跡象。兩個同病相憐的啞巴朋友，一個病死後，另一個雖活着，卻得不到心靈上的溝通，妳很難想像一個又聾又啞的年輕人，一旦失去了唯一與他共享心靈的語言和無言的情感溝通的生活伙伴，他的心有多寂寞多空虛。失去了唯一的生沽伙伴等於失去了生活的意義，於是他朝太陽穴發了一槍。這種悲劇收場，至少扣住觀眾的情緒，在我而言，至少四五年後我仍很感動。也許妳曾經看過，也許妳錯過了。的確，它一開始給我的感覺是輕鬆愉快，令人發笑，每一個情節的氣氛都把握得很好，如果平淡無奇地一直線發展下去……」

：也許我看過後沒一個星期就全忘光了。」好不容易給她逮到換一口氣的空檔。

「妳對電影似乎懂得不少，沒想妳會有那麼大的興趣。」我藉題揶揄她一番，可不曉得她到底聽懂了我話裏頭酸不溜丟的另一味意思沒？

「妳的樣子好似很睏倦？」她終於注意上我提不起神的睏意。

「也不曉得吃錯了什麼東西，老是打哈欠。」

「也許我該走了。」嘴上頭光是說着，卻毫不見行動，整個人仍靠着沙發。

「還不很晚，多留一會吧！」我站起身，扭動腰骨子，是該打打神，恐怕她要挨到午夜兩三點，也許就隔個早上才走也沒個準。

她搖搖頭。慢條斯里的取出一支煙，慢條斯里的，毫無去意。

「雅麗，其實我今晚來找妳，並非打算跟妳聊這些，也根本不想談耶哈雅。當他告訴我他到鎮上走走，我就曉得這一切已成了過去。」

「哦——爲什麼不聊一些妳心裏想的話呢？」

「我很痛心的發現，我們也已經成了過去，明天，明天永遠是一個未知數。妳或許去了亞羅士打，我或許南下走走。妳看，我們的路線，很顯明的，有着很大的距離。」

「我也有這種感覺。」

「妳早就有這種感覺，祇是妳不肯明講。」

「我不喜歡受騙的感覺，一次又一次，我很失望。」

「明天一切終將成爲過去，我這會子不要求妳瞭解我，一時間，妳也不可能接受我的澄清。」她說這些話，還裝得出微笑。我始終覺得她笑比苦着臉還醜。

「每個人的良心和同情心都有一定的準則和尺度。我相信耶哈雅和我有着同樣的準則和尺度，使我們無法接受妳這種毫無顧忌的快刀斬亂麻態度。」我可正經八百的跟她說。

「人家都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看來又不似這麼說法。」她又徒地萬分傷感的說。

「妳累不累？」

「一點也不累，只是話匣子特別多。」

「要不要吃點什麼或喝點什麼？」

「不，我頂多再獸上片刻就走了。」她半閉上眼睛，努力想些事兒。

「夏麗赫，不管我們當中誰對誰錯，仍然是朋友。」
她點點頭。

「我在想，把耶哈雅買的東西都送歸妳，妳可願意？」她期待地問。

「我不敢接受，妳怎麼不自個留着，也別想得太多，當它是身外物不就得了。」

「身外物，拿不來，帶不去。」她冷笑了一會。

之後，她僅僅坐片刻，就起身離開。

我站在子夜一點半的門外，目送她人影子被黑夜一個緩吞吞的無形浪，漸捲漸遠，而後無聲息地沒入無邊的黑洋。

午時兩點，夏麗赫來店裏頭結賬，說是要搬回老家住，臉上一派鬆埋自如，我和她約聊了幾句陌生而又不切題的話，她倒落落大方，好似一夜工夫換了個人地，眼裏頭放射另一異樣光采，沒什麼可教她記掛着的。

臨去前，她關切地問道。

「大概妳這兩天就要到亞羅士打，希望一切都順利。」

我內心竟萌起無名歉疚，當自個先前那一番話是唐塞，做藉口。心底下不由得又暗思忖這段情誼算不算數，這般任他眨個眼皮的自來自去，無原由的了斷，真枉費那一段美麗時光。

半個月很快就過去了，我臨時找到一份幼稚園教師的工作，月薪剛好够餬口，每天乘搭巴士車到鄰近鎮教那些又皮又可愛的小毛頭，工作蝕透我空餘的時間；每天早上精神抖擻的去教課，下午回家後午睡片刻，然後熟背幾則小故事及有趣的唱遊玩意，黃昏時讀一份華文報和揀幾條馬來報上的重要新聞讀。

終日和小毛頭聒噪在一堆，終日無憂無慮，也混成了愛叫愛鬧的老頑童。

是星期四下午，幼稚園一年班的一個小女孩從桌上滾跌下來，而後口裏流白沫，兩眼翻白，渾身抽痙。我被嚇得軟了，衝入校長室找李主任。原來是犯了癱瘓，唇都呈白灰色，怪可憐的。

事後，小孩的父親來學校找李主任，怪我不看好小孩，任意讓她爬上爬下。李主任也當着家長的面擺臉色給我看，故意討好對方。

回到住宿的地方，頭昏昏的，似乎快被炸開成碎片。幸好明兒是休假日。我躺在床上，猛吞了兩粒催美睡，覺便呼嚕呼嚕睡至凌晨二時。半夜三更的，摸黑起來沖一杯熱奶和着三片乾麵包。再也躺不下，抓起一份祖國日報（馬來報），翻了兩三頁，一則小小的地方新聞牢牢的吸住了我的視線。

女警探飲彈自盡，據聞是為情所困

（華玲四月四日訊）一名四十一歲的馬來籍女警探，於今晨七時許在門前石徑上開槍自殺，驚動睡夢中的前夫和兒子及左右鄰舍。唯因失血過頻，送至醫院已不治。

據警局人員透露，這位自盡女警探乃為情所困，至於詳情，有待進一步的查詢。我整個人坐直起來。甚至有些兒失措，不知何故，心裏一陣陣寒顫。

終夜難安。我決心請兩天假連同原有的兩天休假回華玲一趟。

抵店屋時正逢周五休息日。家裏沒一個人似地，店門緊鎖住。我有點頹喪，後悔回來之前沒先打個電話通知爸媽。現在光站在店門外，進不得。

一個念頭閃入我腦裏。我也管不了這許多，把旅行袋託給茶室的老板看管。毅然朝馬來甘榜去一趟。

和往常一樣，周五大伙都湧向回教堂做禮拜禱告。整個甘榜空蕩蕩。

接近小石徑時，我正猶豫着是否要跨前去。夏麗赫已死了，我的朋友夏麗赫就在這小石徑上舉槍自殺。我來這兒探望誰呢？她的音容？她孤飄的靈魂？

一個瘦削高高的男人不聲不响的走過來。是一臉愁悵的耶哈雅。他一點也不覺得驚訝。

「我一直有個預感，這兩天妳會回來看她。也許是她告訴我，我們都知道，妳是她的好友。」耶哈雅很憂傷地說。

「我卻在她最失意的時候背叛她。」我底眼眶已濕，不敢正眼看他。

「都別談過去的事，我比妳錯得更厲害。」

「她安葬了嗎？」

「在同教堂後邊的墓園。」

「她們父子倆呢？」

「我昨天來的時候正遇上他們南下。」

「你現在做何打算？」

「暫時不知道，我心裏也很亂。」

「這屋子？」

「先進來坐一坐。」耶哈雅讓過一旁，給我先走。

屋子裏沒什麼改變，只是比原來的空蕩還要空蕩多了。少了那種親切的嗓音，熱情的款待。少了夏麗赫。

「她沒撒謊，她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昨天耶谷坦誠的吐露真話。他似乎沒多大的懊悔，這種孩子。」

「一切都太遲了。」

「我知道他的用意，他是故意教我遭受這雙重的打擊。他似乎要看着我發瘋的心裏才能享得莫大的滿足。」

「她沒留下一句話嗎？」

「她寄給了我一封信，短短的一句話——與其教我活在這世上失去你，倒不如教我永遠失去自己。她署名遺筆，我想了一天一夜，來的時候也趕不及送她安葬。」

「我是讀到祖國日報地方版的一則小小新聞。」

「我一直感覺到她的存在，我短時期內大概會住下，以後，也許永遠住下來。」

我僅逗留一個半鐘頭便離開。

在茶室喝了一杯咖啡，等了約一會，又莫名其妙的跟老板領回旅行袋，並囑咐他千萬勿告訴家人我回來一趟，又匆匆的趕路北上。

我無意要忘記夏麗赫。也許我在逃避心裏加重的罪疚和譴責。她並沒有失去耶哈雅或我，只是我們永遠的失去了她。

重修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七日

評「夏麗赫」

無論是從寫作技巧、思想、內容、人物、對白、宗教、風俗、習慣來看，「夏麗赫」都是一篇不算成功的作品。

(一) 人物、對白

最引起我的興趣的不是女主角夏麗赫，而是從第一人稱的雅麗。作者說她是外文系畢業生，但她的行為舉止卻沒有什麼知識份子的味道。她在外國六年，一回來便和嫂子不和，整天數說嫂子的缺點，又說她刻薄，其實從她與嫂子之間的幾段對話來看，不覺她嫂子刻薄，反覺得她自己處處擺出個刁蠻小姑的款，難服侍得很，在比她差的人面前又充滿了優越感。例證之一便是她形容馬來村民爲鄉巴佬，「我極不順眼他這種小家氣的鄉巴里口吻」，「隨便在這甘榜裡一抓一挑，十個裡頭準都是同樣一副嘴臉」，在我們這種多元種族的社會裡，種族優越感是很危險的事。可能作者的原來讀者對象不是本地讀者，而是台灣，危險性會比較小，但即使是這樣，對馬來民族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作者透過雅麗的眼來看夏麗赫，對她的思路歷程，我們無從了解，像「被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遠不如看第一人稱的雅麗般透澈。雅麗其實是一個相當俗氣的女子：她對

年齡很看不開，才廿六歲，就整天惶惶然不可終日；對別人的年齡也很介意，「我其實早在心裡加加減減的猜測她八成在三十三四」，數數她在篇裡有多少次提到年齡，難怪夏麗赫也對她不耐煩起來：「差不多是這個數字，我不太重視數字」，猶說夏麗赫爲自己辯白，其實是她討厭才真。她也迷信，當夏麗赫叫她躺上新床時，竟說：「叫我昏了腦袋瓜直往新娘床上躺，分明是撞喜」；還有她雖說現在已不迷星座，但星座欄還是照看不誤，說不迷信也難令人相信。她說別人八卦，她自己何嘗不也是一副八卦狀，「我故意試探了一句，『你一定很愛你丈夫』」，對別人的隱私，表現得很有興趣。她亦是一個毛燥的人，以她與夏麗赫的交情，竟會聽了耶谷的一面之詞後而有意疏遠她，間接逼使夏麗赫走上絕路。雅麗在篇裡是個穿針引線的人物，可是却不惹人喜，看完後真會懷疑起來，以夏麗赫一個這樣不拘小節的中年女人，怎會跟她這麼婆婆媽媽小心眼得要命的人談得合攏？可能這是作者的苦心，無意寫完美的英雄（小說裡沒有一個人是英雄），她要寫的是反英雄式人物，可是此種手法對這篇小說並沒有幫助，我對雅麗直接的起反感，並爲夏麗赫有她這麼一個朋友叫屈。

前面已說過，除了雅麗外，我們對篇中其他人物的了解都不是全面的，全是透過雅麗有欠客觀的眼光來看。我們比較可以信任的線索，可能是各人的說話口吻。不過，作者處理對白方面也是一個敗筆。雅麗的國語會話程度怎樣，小說沒有交代，可是從她「隨手翻了幾本近期的，陌生的影畫和生疏的字眼」來看，她的了解能力應當不會很好。但她怎能可以與其他人作連珠炮似的對話呢？假定雅麗與夏麗赫他們之間是以國語交談，耶哈雅給雅麗的信以英文書寫便有欠統一性了，他爲什麼不用回國語呢？更重要的是，裡面的馬來人說話語氣完全是一副華人模樣，況且不是本地華人而是台灣人的口吻，沒有一點民族特色，馬來人怎會用上「一夜夫妻百日恩」諸如此類的中文成語？假如不看內容，我還以爲是兩個華人在交談呢。可是作者差不多全以對白交代情節發展，對白佔了很大的篇幅，但是缺乏真實性的對白是小說最失敗的地方。

(一) 宗教、風俗、習慣

根據我所知的回教婚姻法律，一對沒有婚約的男女同居在一起是犯了通姦罪 (Zinah) 的，夏麗赫和她的前夫哈山已離異了七年，怎麼他可以說回來就回來跟她住在一起？如果夏麗赫真的是因耶谷而投鼠忌器，但這也不是解決不了的事，她大可以去和宗教司 (Khatib) 磋商或告到回教法庭 (Makkamah Syariah) 去，以她那麼開朗的一個人，何必去死呢？而哈山的歸來是全篇的轉捩點，使整個局面起了變化，這個關節眼上一弄錯了便會令我們覺得夏麗赫自殺得莫名其妙。還有，夏麗赫向雅麗哭訴哈山當初怎樣虐待她逼她簽離婚証書，這也是多餘的，如果一名回教徒要和他的老婆離婚，只要當眾說三聲：「我要和你離婚 (Saya ceraikan kau)」便行，還簽什麼証書呢？夏麗赫是一名警員，不是一名弱女子，她怎會默默忍受哈山加諸她身上的百般耻辱而不尋求宗教司或回教法庭的協助呢？回教徒是不可以沾酒的，可是耶哈雅竟會公然地買了幾瓶啤酒招搖過甘榜，在純樸而宗教觀念濃厚的甘榜裡，這是可能的嗎？夏麗赫和耶哈雅都喝酒，這也會造成一種回教徒不守教規的印象，易生誤解的。

(二) 思想、內容

從思想性來看，「夏麗赫」也是脆弱的。雅麗是一個又八卦又迷信又刁鑽又自卑又自大的傢伙，雖然她不怕人言可畏而毅然和夏麗赫交往是她的可取之處，可是她對村民對自己嫂子的思想態度都是要不得的。夏麗赫就比她可愛得多，可是她為什麼要「永遠失去自己」呢？她的死能給予什麼啓示？沒有，連耶谷都會無動於衷，更惶論讀者了。撇開思想性不說，內容也無甚獨特之處，尤其是種種謬誤，使人覺得作者是不是落筆得太輕率了。

(四) 寫作技巧

看完「夏麗赫」後，只覺得這篇小說像一杯無味的水，因為它太平鋪直叙太平淡了。像他們父子、母親、戀人攤牌的這種高潮，都會覺得乏味，因為有雅麗在阻擋我們的視線。如果作者是以夏麗赫的立場來寫，也許會比較成功，因為她才是主角，我們才能透視她的內心

，了解她的感受。但現在我們只是作有距離的隔岸觀火，甚至覺得她的前後形象不一。

(五) 結語

從她以前的小說來看，商晚筠應該是可以寫得更好。可是，她為什麼要寫像「夏麗赫」這樣的一篇小說呢？動機是什麼？是要表揚一對華巫女子的友情？可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她們之間的友誼有什麼動人的地方。如果要寫其他民族，對他們的社會背景與風俗習慣的了解該是最起碼的寫作條件。下次處理同樣的題材時，我們唯有希望商晚筠會寫得更好。

文化沒落的餘音

評介宋子衡的「絕症」

1

不可否認的，宋子衡在蕉風所發表過的許多小說，其主題都是一貫的，即在探求人性完善的本質。宋子衡對人生的價值觀，有着深邃的、與衆不同的看法，只是其欲表現的主題，幅度略嫌不够大。不過，我發覺宋子衡在處理別的題材時，也是同樣高人一籌的。就他在南洋商報讀者文藝版上發表過的來說，就可証明我說的不過份。在商報發表的兩篇小說，其題材都是不同於蕉風的，也許作者是故意這麼選擇的吧。在蕉風二七九期中，我已粗略的評介過他的「五仁金腿」；現在我想再粗略地來談談他近期在商報發表的「絕症」。

「絕症」是一篇頗有幅度的小說，它雖然只有萬多字，却包含了長篇小說的素質；它要表現的事物，是非常廣闊的。作者採取了很巧妙的象徵手法，帶着諷刺的語句，道盡了一個民族文化逐漸沒落的辛酸與悲涼。

我會注意到，目前以文化問題作爲寫作題材的華文小說，可說是少之又少的；對這類題材的寫作，作者必須能深入的觀察，細心的分析，運用高超的技巧，才能處理得當。否則，

那些寫作技巧平庸，一味自認爲很壯烈的作者，一定會把它寫成很表面化，或說教形式；更甚者，便會把它弄成滿紙口號去了。

在我國來說，華族文化實質上，是隨着時代的變遷而逐漸沒落。在各方面來看，都是無法否認的。游牧也會以此爲材料，寫了一篇很不錯的小說「揮春」，在文中把一股哀愁表露出來，是那樣的無可奈何的滋味，使人讀了不覺湧上一股吃不下茶飯的愁緒。而宋子衡的「絕症」，却令人讀了有「痛心疾首」的感慨。游牧和宋子衡都能够向這方面去挖掘材料，是够胆量的，也是難得的。

2

我想，我們的文化背景是十分複雜的。根據一些文化史實的評論，我們的祖先，並未把我們高層的文化，根深蒂固地移植在馬來西亞。他們所帶來的，部份爲一些風俗習慣，社會規法，宗教鄉會等之中層文化；而大部份爲那些極普遍的衣食住行方面的低層文化。因此，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是沒有實根的，是浮動的。加之幾百年來，經過幾許的風風雨雨：鄰國的影響、歐洲等國的侵略、英國的佔領、日本的摧殘、及近代歐洲思潮的淹蓋，又經我國的獨立、宗教的競爭、政治的轉變……一向被視爲最能適應環境而生存的華族社會，也曾弄得不知何去何從，迷惘了一陣子。因之，整個社會體系，也已失去了原來樸實的本質，而亂七八糟了。試看看，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對過去輝煌的一代懂得多少？他們對自己又知道多少？社會的變遷，時代潮流的澎湃，使上一代的文化棒子，來不及傳給下一代，而下一代的又受了新潮流的浸沐，對上一代只有懷恨、鄙棄，寧願在狂浪中浮浮沉沉。他們怨，他們慌，因爲他們抓不住自己。因此，這一代現存的文化，也是一盤雜錦了。有些是東搬西湊的，有些是東西合併，不倫不類的。誰能够及時來挽救呢？誰能負起這負荷，來重建我們的文化城牆？仔細想想，真是一件令人感覺悲哀的事！我們時常聽人家說：我們有五千年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的，五千年，但我們有多少人知道哪些是優秀的？哪些是傳統的？就以中層文化來說，哪些是真正的傳統？有些也許外看似傳統，內裏却是離傳統很遠了。

自然，一族文化之興衰，與整體的地理環境、生活狀況、政治因素有着密切的關係。就以與文化關係最大的教育一環來說吧，過去我們有完整的中學甚至大學，可是，現在，因環

境的變遷，中學已失去了過去的本質。目前，不可否認的，許許多多中學畢業生，連一封私人的情信都寫不通。而且，錯字一大担，更何況小學生呢？這樣的情況，如何去承担五千年的文化傳統？這些年輕人，連本身都認不清，如何去承認過去？他們只懂得迷醉在物質上，管他娘的什麼精神文化，這樣的一代，能不令人失望麼？但回過頭來，我們又哪能責怪他們呢？像「絕症」中的建築商國根，他本打算要把「國根大廈」（教育）建達十八層的，但是種種原因，包括他兒子的不自愛，不理解父親的宏願，致使把大廈改爲十三層；結果，還是發覺不得要領，只好改建爲六層了。而六層的大廈，只打了地基，尚未完成，便去了。留下來，給那個受教育不深，令堂兄們瞧不起的文華去負責興建，這的確令人不得不替他擔憂。

3

讀「絕症」，會令人想到許多社會悲哀的現象。作者巧妙地運用一支熱鬧無秩序的出殯行列，來描寫現今不倫不類的所謂文化傳統，及其前後脫節的現象。作者花了兩三千字來描繪這羣送殯人的情形，自然是着意這麼做的，同時是含意深刻的。它在「絕症」中，佔着重要的部份。它用諷刺的文白、悲涼的調子、象徵的事物、混亂的場景，寫出一幕令人心悸的文化沒落的餘音景象。

由第二節開始，作者便轉用第一人稱來敘述顧家的興衰原因。作者之要在故事正文中用此觀點，自有其因由。第一，這將使事物更親切，更逼真。第二，這種文化的傳遞，與作者有切身關係。這個「顧家」，是整個社會的縮影；顧家的幾個好好壞壞的人物，即爲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代表。可惜作者應用的篇幅太小，未能把人物更深刻的活躍起來，這是「絕症」美中不足的。

現在，讓我粗略地來分析這小說的表現技巧吧。首先，我們必須注意這小說的標題。它叫「絕症」，這是一種醫學界無法挽救的病症。它指的是我們的文化已患上了無可救藥的病，逐漸在沒落，倘若不加理會，便只有死路一條。正如主角顧國根，總以爲小痛不打緊，太遲醫治，便撒手而去了。作者應用這個病名，來作爲題目，是非常有象徵性的。讓我們先讀他這一小段吧：

「國根就這樣去了，去得這麼快。」有人這麼說。

「患了這症候，死是一定的，不過，你知道嗎？國根的病只是太遲醫治，他只認為慢性肝病不會怎樣，死不了，誰知那壯健碩大，又終日勞動的體格，也經不起摧殘。」另一個撐着紙傘的這麼說。

「唉！小痛不醫，必成大禍。」一個戴近視眼鏡的也插嘴道。在剎那之間，一股恐懼即刻把幾個對話的送殯人，溶入了沉默，只垂着頭踽踽而行。

以上這些文字，不是信手拈來，而是作者用心良苦才寫出來的，可以說淋漓盡致，字字珠玉，其中充滿悲愁，充滿無可奈何的氣氛，像這樣發人深省，引人深思的寫法，在「絕症」中，可說每一句甚至每一字都是。可見作者對文字的用法，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讓我們再看他第一段的寫法：

一支幾達整哩的出殯隊伍，在喧鬧煩擾的秩序中蠕蠕地移動着，幾個穿着白色背心和短褲，手執着白紙旗的督隊，正左右前後穿梭着，落地地試圖把這支潰不成形的隊伍整頓起來；但只見這支隊伍中段甚至已脫了節，這種散亂和混雜的情形，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了。督隊們個個都汗流浹背，無可奈何地聽由着隊伍自行發展，只好自顧自的拿着喪家分發的毛巾頻頻揩着額頭上的汗滴。

在這開始的首段中，作者運用了「潰不成形的隊伍」、「中段已脫了節」、「無可挽救」、「由着隊伍自由發展」、「只好自顧自的拿着喪家分發的毛巾」……等等有象徵性的句子，一針見血地把整個社會情況，非常成功地呈現了出來。一個有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族，今天已到了這種「無可挽救的地步了」。我們豈能無動於衷？

下來，我們再看他另一段：

由於出殯前下了一陣雨，凜冽的風雨仍陣陣不停地向着出殯隊伍迎頭吹刮着。執明旌的偏又是個瘸了腿子，還掛了滿身元寶的丐幫人物，本來行動就已不甚靈活，再加上這沉重的負荷，只見明旌左右幌動，且不時向後傾下，不過這個衣着腐舊的丐幫人物總算還盡責，出盡全力把它支撐着，始終不會讓它完全倒下。……

文化之會逐漸沒落，其原因自然很複雜，但上面我們已提過，地理環境、生活狀況、以及政治因素，是爲主要之影響。本段中出現的意象如「陣雨」、「凜冽的風」、自身難保的「丐幫人物」、而且是個「瘸子」、「不時向後傾倒的旗旗」……都是一些促使文化走向末途的阻力因由。那代表文化的旗旗，由於這樣的人來舉，想想，它不倒下，也算不了不起。由於社會有着畸形的偏向，且受時代的轉變影響，普通的文化形態，自然亦會隨着變動，因此，許多生活習慣、社會法規、宗親思想等等，已經變得更脫離了原來的面目，而變爲不成形了。我們且不論這種新文化的產生價值，但一般上來說，人們却把這些不三不四的文化，當作是道道地地的傳統文化，大喊要發揚它。同時，有些已是落伍得根本不值得保留或發揚的東西，人們却捧爲至尊，大力推廣；另外有些實質是應該發揚的，却被鄙棄，被歪曲。這些例子，俯拾即是，我不想舉出來。總之，我們五千年富麗堂皇的文化，在今天，似乎只有三百年那麼貧乏了。這種消退，不令人「痛心疾首」麼？因此，作者接着這樣寫道：

緊跟在明旌後頭的就是一對字姓大紅燈籠，上頭用金漆寫了一個兩尺見方的「顧」字。接着上來的又是一對白色的喪家紙燈籠，用黑墨寫上「顧府」，另一邊則寫上「四代大父」和「享壽六十有七」，仿佛宋字體顯然已走了樣，但仍那麼威嚴地從鬧市招搖而過。……銅樂隊吹起了職業性的「友誼萬歲」，褪了色的制服上標榜不出一點某某人的哀榮記載；……潮州大鑼鼓奏的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拜年」和「蘇武牧羊」……還有穿着高跟皮鞋的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纏在他們臉上的，就是那層厚厚的迷惘；……

4

宋子衡在「絕症」中，除題目之外，他對人物姓名的安排，也別有用心的。那個曾經是了不起的建築商章國章（偉大的國家文章（文化））生意失敗後，顧國根（照顧國家文化根基）却代替了國章的建築公司；這個代表着整個文化領域的老人，有五個孩子一個侄兒（養子），國根把孩子們排名爲重華、振華、建華、民華、維華及文華。意即：重新振頓，建設民生，維護文化。還有國根的賢淑妻子，那種溫柔、仁慈、果斷、堅決的爲人，正是優良的文化傳統。

小說在第二節開始，轉爲第一人稱時，作者便着重於描寫「顧家」的人物及事件，以倒敘方法，一幕一幕地以這個家庭的事物，來印證第一節中所呈現出來的現象。這個顧府即是整個社會的縮影；這個家庭的沒落，便是整個社會文化的沒落。引致這個家族的沒落原因，就是主角的孩子們。

國根，是一個能吃苦耐勞，有骨氣，豪爽俠義，重恩愛友，知書識禮的人，他喜愛唐裝裱，拉二胡，寫墨字，是個正統文化的象徵，而且是搞建築的（作者的安排很妙）。國根當然希望他的孩子們能够幫他搞「建築」，可惜他的孩子們，個個都是病態的。他們完全沒有承繼到上一代優良的文化，反之，他們都被時代摧殘了；他所接受到的，却是沒有仁義道德，沒有禮義廉恥，沒有正氣凜然的文化思想。他們自私、善妒、粗暴、沒有人情味。他們對上一代殷勤的寄望一無所知。他們只愛錢、玩樂、淫妄、閒盪。最可憐而最不足惜的便是「維華」，這傢伙不喜歡此地，根本上他因是「維美」，而溜到美國去，又感到不能適應環境而一死了之。「維」已毫不足惜的死了，「文」雖然是個好侄兒，可是應如何來維護下去呢？一個有着優良文化傳統的「家」，却長出了這許多敗家子，以致使顧家趨向冷落、混亂、淒涼、破碎。如今把那未完成的六層樓（文化根基）交代給不是很能讀書，又不是親生子的文華手上，的確是過重的負荷。文化根基尚未建立起來，國根便去了，他掙扎了一生最後留下來的餘音只是禮生們陣陣丑角聲調：「孝子家貧，下跪，奉香，獻酌，奠，獻餽，獻時修米盛獻生果糕餅香茗哀章……。」

5

「絕症」不可否認，是一篇水準很高的小說。作者已做到每一句話都包含着深遠意義了。讀者必須細細品嘗，才能體味出個中滋味。我們希望，其他作者，也能寫出這樣好的小說來。國根已去了，但這個「絕症」却還存在的，讓我們盡力來醫治吧！

註：「絕症」發表日期：七七年十月十二、十五、十六、十九日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日



■新加坡一羣年輕人出版「牛雜誌雙月刊」，內容包括：每期特輯、專題訪談、生活隨筆、青春講座、讀者信箱、精美海報；還有小說、散文、詩歌、電影、電視、唱片、書評、幽默、猜獎、漫畫及許多其他的。歡迎訂閱，一年六期，訂費叻幣九元。

郵購地址：

5 3 6 2-G, 2nd Floor, Woh Hup Complex,
Golden Miles Shopping Centre,
Beach Road, Singapore 7.

■第三期「樓」已經出版。內容有：因摩、潘正鐳、林山樓、沈穿心、西河洲、邱樹榮、黃繼豪、鄭英豪、梅淑貞、孟仲季、陳來水、寧牧兒、張瑞星、謝清的創作及牧鈴奴、完顏藉和李有成的翻譯。售價新幣兩元正。

郵購地址：The Storey Publisher,

182-C, Lorong Tai Seng,
Singapore 19.

「樓」第四期將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截稿，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吡叻「天狼星詩社」為慶祝六週年社慶，出版了詩人節紀念特刊。收有該社的「七七年大馬現代詩獎」的獲獎作品。有意函索者可寄五角錢郵票至：張樹林先生

P.O. Box 114, Telok Anson, Perak.

■王潤華詩集「內外集」，由台北國家出版社出版，一六七頁，新台幣四十五元。





- 由於小說來稿衆多，本刊特此推出小規模的「小說與小說評論」專號；雖然因欠缺充份的準備而顯得不够週全，但相信讀者仍能從中透視本地小說的諸般風貌和趨向。
- 小黑認為馬華小說的表現「令人失望」，我們毋寧說文學上的成果都是點滴相承而循序漸進的；現今的表現固然不算可觀，但只要作者能踏實的走下這條「寂寞的路」，豐收的日子還是可以期待的。
- 本地小說向以短篇為主，很少中篇以上的創作；或者缺乏發表園地是作者無意構思中長篇的原因之一，爲了打破這個局面，本刊願意以連載方式刊登中長篇，希望作者在這方面有所拓展。因摩的「棕色世界」是革新後的「蕉風」採用的第一個中篇，將於下期續完。
- 商晚筠的「夏麗赫」亦是一個中篇，長約四萬字，有極濃厚的地方色彩。爲了配合柳非卿的評析，全文一次刊完。

□ 編輯室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郵政匯票(Postal/Money Order)，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Syarikat Edcom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備註	

風月刊

0119/78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期 1978 年 7 月號

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0 senaskah